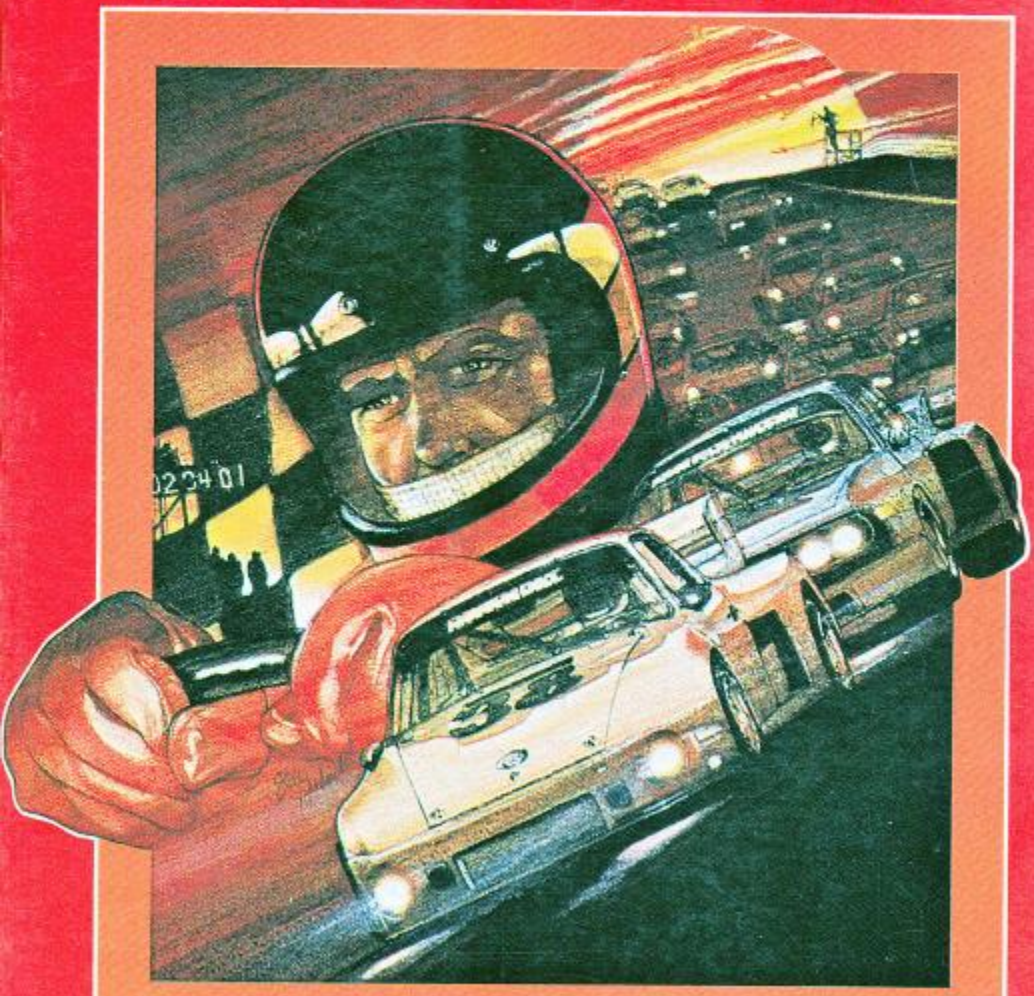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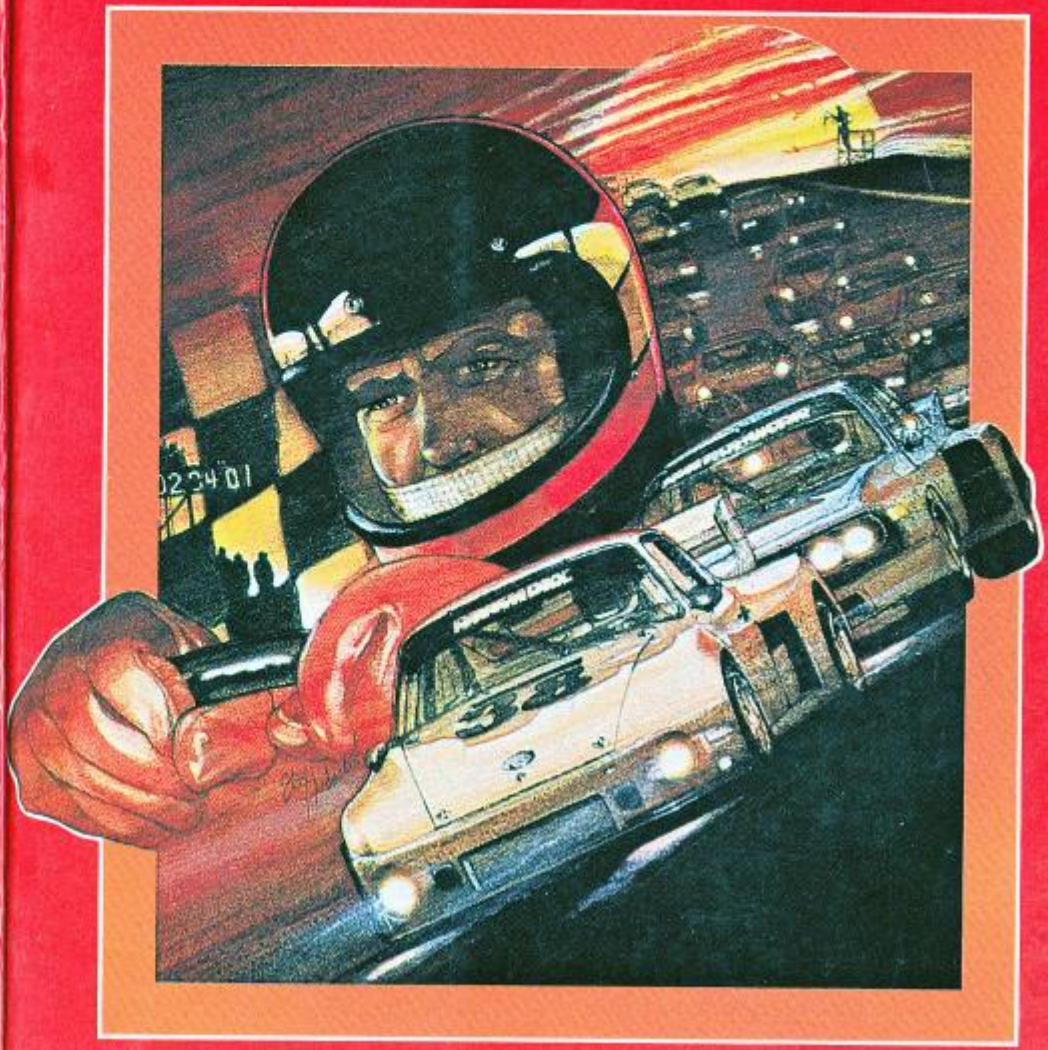
殺手

HAROLD ROBBINS原著・陳欣譯



殺手

HAROLD ROBBINS原著•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每一天，他的小說在世界各地至少賣掉兩萬五千冊，全部銷數估計超過一億五千萬冊——這位當代最暢銷的作家，作品已經被譯成三十二種文字，他不斷探索現代文明中性、暴力、麻醉品、同性戀的泛濫，和工會、財閥、黑社會的邪惡勢力——而他筆下的生動人物、曲折情節、和充滿吸引力背景，在在都印證他推崇爲「最偉大說故事者」的地位。

殺手——他的肌肉強壯、他的心地凶狠、他的儀表翩翩、他的出生高貴，而更顯他身邊的性感美女，更是接連不斷——他，義大利的貴族，舉世聞名的賽車手，放蕩形骸的花花公子，同時也是黑手黨的最後一張王牌——因常被暗殺的刀客，從紐約的摩天樓頂到地中海的山坡樹下，從密耳波爾的賽車場到殺警人家的擊劍廳，從最綠的草地到最冷的死亡，他正在——

當代名著精選61

殺手

Stiletto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人物表

西撒爾——義大利伯爵，世界聞名的賽車手，同時也是情場上和黑社會中的殺手。

賴蒙地——西撒爾的叔父。

唐・艾米利奧——黑手黨首領。

喬治霍曼——『大荷蘭人』——黑手黨首領。

尼古拉巴巴斯——『唐吉尼克』——黑手黨首領。

艾利・法哥爾——黑手黨首領。

狄基・亞當斯——證人。

威士德——證人。

沙姆・凡尼可拉——證人。

喬治・巴克——聯邦調查局特派員。

狄・喬丹——聯邦調查局特派員。

史特尼——聯邦調查局特派員。

麥卡文——聯邦調查局特派員。

史特朗——美國警察總部隊長。

基爾——西撒爾的僕人。

多尼奧——西撒爾的僕人。

芭芭拉・藍——美艷的名模特兒，西撒爾的女友。

艾麗娜——西撒爾青梅竹馬的女友。

露克・尼可斯——西撒爾的女友，女賽車手。

馬丁——西撒爾的秘書。

17-12-80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第一章

晚上十点钟过后，那撈女走进来时，只有三个男人在酒吧柜边，及一个男人坐在酒吧后头的桌边。一阵寒冷的夜风跟着她吹了进来。

她坐上只高凳，冬天大衣从肩膀上垂下。她说：「给杯啤酒来。」

侍者沉默地拿了杯啤酒，放在她面前，然后把二十五分钱收下。

「有生意吗？占卖？」她问。她的眼睛向吧间男人望去，期望能得到反应。

侍者摇着头：「今晚没有，玛丽亚，今晚是星期天晚上，所有的寻芳客都在家里的床上了。」他走开，开始从吧柜上拿起玻璃杯擦亮。他望着她呷口啤酒。玛丽亚，他把她们全都叫着玛丽亚。那些玻多黎各来的，有着发亮的黑眼睛，结实的乳房及臀部的小女人们。他正在猜她多久前才给人打了一炮。

那撈女放弃了吧柜边的男人。她转过身，望向坐在桌边的男人。她只能看到他的背部，然而，从他衣服的剪裁手艺看来，她知道他并不是本地人。她疑惑的望向侍者。他耸下肩，她於是跨下凳子，向那桌子走去。

她坐到桌边时，那男人正呆望着他的威士忌酒杯。「寂寞吗？先生。」她问。

当他抬起头望着她时，即刻知道将得到怎样的答复复。那深蓝色的眼睛，棕褐色的脸及饥饿的嘴唇。这种男人不会接受别人给与的享乐，他们去攫取。

「不，谢谢你。」西撒尔有礼的回答。

捞女僵硬地微笑下，点下头，然后走回吧柜。她又跨上高凳，并拿出支烟。

侍者为她点了火柴：「正如我所说，」他微笑的低声说：「这是星期天的晚上。」

捞女深深的吸了口烟，然后缓慢地吐出。「我知道。」她冷冷地说。她的脸正显现出淡淡的忧虑，「但我必须工作呵。这是个昂贵的嗜好。」

酒吧边的电话响起，侍者离开她，走去拿起电话筒。他从电话亭走出来，走向西撒尔的桌子。「先生，电话。」

「谢谢。」西撒尔回答，然后向电话亭走去。「哈囉。」他说，并把电话亭门拉上。

那是个接近耳语的女人声音，她以意大利语说：「必须在早上解决掉。」她说：「在他出庭作证之前。」

西撒尔以同样的语言回答：「可能在别的地方吗？」

「不能。」在电话筒的声音很低，但也很清晰。「我们不知道他将从那里来。我们只知道他将於十一点钟时在法庭上出现。」

「其他的人呢？」西撒尔问：「他们还在老地方吗？」

「是的，」她回答：「拉斯维格斯及迈亚米。你计划好了？」

「所有的都准备好了。」西撒尔回答。

女人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那个人在坐到证人椅前必须干掉。其他的一样。」

西撒尔笑着说，「告诉唐·艾米里奥别担心。把他们都当作死人好了。」

他放下电话筒，然后走回西班牙哈林区的黑夜。他把衣领翻上抵御冬天的寒风，开始步行。在两条街外的公园大道上那了辆吃客的德士。他坐进去。「艾摩洛哥。」他对司机说。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倚坐在座位上，点燃了枝香烟。他开始感到兴奋。这是真实的。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他重获这真实感。他回想起他的第一次。第一个女人及第一个死亡。很奇怪地它们总连聚在一起。生存的真实感总比不上当死亡在你手中挣扎时那么真实。

似乎是很久的事了。那是1935年，他十五岁时。那天，山脚下的小西西里村正举行游行。法西斯党人常举行游行。党领袖莫索里尼的照像及布条到处都是。他那金着眉的脸，愤怒地圆着的拳头及猪样的眼睛。

「艰难的生存。」「作个真正意大利人」。「意大利就是力量。」

那天下午，西撒尔在他归途中，抵达山脚下时，向山上望去。古堡矗立在山顶边缘的山岬上。过分的修饰而显得丑陋。它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从遥远的祖先，第一位卡地诺利伯爵娶波几亚家族的女儿为妻时就存在了。

他上山经过吉兰多克的葡萄园时，黑葡萄的香味弥漫着。他还记得那时他的身心从前个晚上以来是多么的兴奋。那老军曹所讲述的发生在莫索里尼宫内淫亵狂欢的故事正充塞整个脑子。

「淫荡啊！」那老军曹哈哈大笑地说：「整个意大利历史上也没有更淫荡的事了。在一个晚上他干了五个女孩子。我的工作是把女孩子带去给他。每个女孩子都弓着脚走出来，好像是给牛干了似的。至於他呢，哈，早上六点钟，就生龙活虎地起床，而我们做了两个小时的早操。」老军曹口涎流到下巴上：「我告诉你们，年青人，如果你们要女人，只要穿上意大利陆军的制服就可以得到了。因为每个女人都认为她是在替莫索里尼服务。」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那个女孩子。她正从吉兰多克屋后走出来。他曾见过她，但对她的性感未曾如此狂炽过。她是酿酒工人的女儿。高大强壮的大腿孔动物。她正从在园后小溪旁的冷却屋提了桶酒走出来。遇到她时，她停住。

他站住，深盯着她，阳光的热气在他体内燃烧。他以手背擦去脸上的汗珠。

她的声音低柔又充满敬意。「先生，要不要喝杯冷酒？」

他沉默地点下头，向她走去。他提起了桶，让红色的酒液从喉口流下，酒眼满了他的胸襟。他感觉酒精在体内活跃，充满了热力而欣爽。他把酒桶还给她，他们站在那儿深望着对方。

渐渐地，她含羞答答地红着脸，把眼垂下。他看到她那双乳头突然僵硬起来，顶着她薄薄的胸衣。她的乳房似乎膨胀起来。

他转过身向山林中走去，深植在他心底的信心使他自信他能攫获她。

「跟我来。」

那女孩很驯服的自动跟着他。从林深处，柯林茂盛以致看不到天空。她在他身边坐下，她静静地让他的手指把她的衣裳脱下。

他躺在那儿，慢慢地欣赏着她充满弹性的身子，葡萄粒般的乳头，上下起伏着的肚皮，及那粗壮的大腿。他感到惹火在体内燃烧，他跨上她的身子。

对他来讲，这是第一次。当她把双股收紧夹住他时，他高声地呻吟两声，然后他翻下身子，喘着气在她身边潮湿的草地上躺着。

她默默地转向他，她的手指及唇在他身上巡游着。起初他把她推开，接着他的双手阵在她乳房上，他紧紧压挤着她，以致她痛苦地喊叫起来。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抬起头望住她的脸。她的双眼圆大而晶莹。他再次压挤，她再次喊叫起来。但这次她是闭上双眼，眼角挂着泪水，咀唇微张，她刚醉地吸着气。

一种他从未未感受过的权力感充实着他。他残酷地抓紧手指。这次她痛苦的喊叫把树上的乌儿惊飞。她张开眼，深望着他。然后很崇敬地把头向他那又再生气盎然的身子俯下。

在黑暗中，他开始离去。他感到他是那么完整而坚强，草地上也似乎变成了地毡，在他走到丛林边缘时，她喊住他。

「先生。」

他转过身。她赤裸裸的身体站立在黑暗中，似乎是刚从大地上冒出来，她那双眼像两池晶莹的泡水。她感到骄傲而又满足地微笑着，别人看到她的神情也会厌恶。这不是劳工，也不是通常的工友，这是血液，真正的，未来卡地诺利伯爵的血液。

「谢谢你。」她诚心地说。

他冷酷地点下头，然后在丛林中消失。她弯下身提起她的衣裳。

六个星期后，西撒尔在村内的剑击学校再次遇到他。剑击教练们老早都不再教导西撒尔了。西撒尔早就比他们技高一筹，他只是来学校练习而已。这时，大门打开，一个军人走了进来。

他走进训练室，四处张望，他那身莫索里尼卫兵的漂亮制服与这充满着古代气氛的训练室格格不入。他的声音浓浊。「你们之中那一个是西撒尔·卡地诺利？」

整个训练室静了下来，二个正在练习着剑击的年轻人放下他们的剑，转向这人。西撒尔从他刚在练习着体力的墙边慢慢走出来。

他在那兵士面前站住。「我就是。」他说。

那兵士瞪住他说：「我已与我的表妹罗沙订了婚。」他严厉地说。

西撒尔看着他，他想不起这个名字。「她是谁呢？」他文静地问。

「罗沙·吉兰多克」，这兵士愤怒地吼嚷这名字。「我从罗马被召回来跟她结婚，因为你把她弄怀孕了。」

西撒尔注视着他，这下他明白是怎回事了，他松弛下来，问道：「是这回事吗？」他感到种奇异的骄傲。「我会跟我伯爵父亲提起，他会赔偿些钱给你。」

他转过身想走开，那兵士跳到身前：「钱？」他喊道。「你以为这是我要的吗？钱？不！」

西撒尔冷静地注视着他。「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跟我父亲提起。」

他掴了他一巴掌：「我要公道。」

手掌印很明显地在西撒尔脸白的脸呈现了。他无畏地瞪着兵士说：「卡地诺利家族是不愿与平民动手打架的。」

那兵士怒毒地咒骂道：「卡地诺利家族是胆小者，皮条客及妇女们的恶魔。尤其是你，这杂种子，是他们中最坏的一个！莫索里尼的话是对的，他说意大利的贵族是一群病毒的颓废份子。他们必须腰开，把权力交还给平民。」

（三）

西撒尔的手如闪电般地击出。看来这兵士比他要重上廿磅，但这一击却使他倒在地上。西撒尔望着兵士，整个脸也变了。他的眼睛似乎指了下来，以致他的胡髭子都不见了。他抬头望着教练，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有人敢面对着他提起他并不光彩的诞生。

「给他一把剑」，他平静地说：「我要斗他。」

「不，西撒尔先生，别打。」剑击教练恐惧地说：「伯爵，你父亲不会允许的……。」

西撒尔打断了他。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无可否认地充满了威力。「给他把剑，我的父亲不愿看着我们的名字受了污辱而没有报复！」

那兵士已站了起来，他冷然微笑地看着西撒尔，「在意大利军队的传统中，右手拿剑，左手拿匕首。」

西撒尔点头。「是这样的。」

兵士脱下他的外衫，他那强壮的手及前臂露了出来。他充满信心地注视着西撒尔：「去叫你的神父吧，你这小强奸犯！」他说：「你是死定的啦。」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西撒尔没有回答他。在他眼睛深处，有种邪恶的快感而显起来。他脱下他的衣衫，抛在地上：「准备好了？」

兵士点下头，教练叫他们站好位置，西撒尔雪白的身子在那兵士深棕色的身体比较下是那么的弱小。

「开始！」

他们的剑在头上顶着。教练把他们分开，兵士的剑大力地扫了下来。

西撒尔闪开，那剑在他身边扫过。他大声地嘲笑。那兵士咒骂，大力地扑刺。西撒尔轻而易举地躲开他的攻击，并开始反攻，他急速地抖着剑花。他的剑格住了兵士的剑，并顺势一拉。兵士的剑跌在地上。

西撒尔的剑顶着士兵的胸膛：「怎么样，先生？」

那兵士咒骂一声，并用匕首把剑格开，他转过身，想拾起地上的剑，但西撒尔已转到他面前。

兵士瞪着他大声咒骂，西撒尔大笑着。他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快感，西撒尔也把手上的剑抛了。

在他的剑落地前，兵士的匕首已向西撒尔的脸划了过来，西撒尔轻微地移动，那把匕首向空间划了去。

西撒尔低头闪过，他已把匕首拿在手掌中，那兵士也开始闪避，他浮躁地刺出，西撒尔轻易地跳开。

西撒尔向前刺出，那兵士向后跃退，看到有个破洞，又冲了上来，两个人于是纠缠在一起。兵士的双手紧紧地夹着他。看来，西撒尔处于下风，他们站在那儿，紧抱在一起挣扎了会儿，慢慢地，兵士的双手松了下来。

他的匕首从手中滑落，身子向地上跪倒，他的双手紧抓住西撒尔的膝头，西撒尔退后一步。

这时人们才看到西撒尔手中的匕首。

那兵士倒在地上，教练慌忙地冲上前。「快叫医生。」他高声地喊叫，在兵士身边蹲下来。

西撒尔转过身，拾起他的衣衫。「不必麻烦了。」他朝向大门走去，平静地说：「他已死了。」

连想下都没有，他把匕首收进外衣，走出大门走入夜空里。

向山上古堡种去的大路转弯处，那女孩等着他。看到他时他停了下来，他们互相默默地注视着。然后西撒尔离开大路向丛林走去。那女孩柔顺地跟着他。

走到再看不到大路的地方时，西撒尔停下来，她的眼睛圆大而明亮。她向他走去，他脱下她的衣服，双手把她那赤裸的双乳残忍地紧抓住。

「哦……。」她半陶醉地呻吟，他急忙脱下衣服。

（四）

明亦的西西里月亮已挂在他们的头上，在黑暗中他坐了起来，寻找她的衣服。

「先生。」她温柔地说。

他没有回答，他的手已找到了裤子。他站了起来，把脚伸入裤管。

「先生，我是来通知你，我的表哥——」

「我知道了。」他打断，俯视着她。

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他说他要把你杀死。」

他微微一笑。「我还是好好的。」

「但，先生，他随时都会找你，可能在这里。他是个善妒而又自傲的人。」

「不会如此了。」西撒尔无动地说：「他已死了。」

「死了？」那女孩的声音就如在尖叫，她跌坐于地：「你杀了他？」

西撒尔正扣上衣的钮扣。「嗯。」他应了一声。

她向他凶猛如虎地扑了来，她的双手抓住他。她半哭半尖叫地说：「你这魔鬼，你双手沾满着快新鲜的血还来跟我做爱？你，比野兽还要低贱！我现在要去跟谁结婚呵？你在我肚子内的那个东西该如何处理？」

突然间她灵光一闪，他捉住她的手，紧紧地勒住。「是妳故弄了孕的，不然怎会呢？」他说。

她直视着他，知道他现在已发觉了。她把头倒后，向他的脸吐口水。「我现在不要它了！」她喊道：「它会是个魔鬼，像他父亲一样的杂种子！」

他把膝头大力顶击她柔软的腹部，那巨痛使她呼吸困难而跌倒，她伏在地面上，开始呕吐。

他注视着她，他的手自动地伸入他外衣袋里摸那把匕首，他把它拿出来。

她抬头看着他，双颊充满着恐惧。

他呷下咀唇，冷然地微笑：「如果你不要它，那么，你自己把它割下来吧。」他把匕首抛在她身边的地上。「这会使妳清洁，他的血还沾在上面呢。」

他转过身走开。

翌早，人们发现那女孩已死去。她双手紧握着匕首倒在那儿，在他双股间凝结了血团，血液已渗入了她身子下的大地。

两天后，西撒尔到英国升学去。自此他就没回去意大利，直到五年后发生了世界大战。

同一期间内，兰多克以卡地那利伯爵赔偿他的一万里拉，兴建了间新的酿酒厂。

德士在艾摩洛哥前停下，高大的看门人打扫车门。他看到西撒尔，微笑地：「司，卡地诺利伯爵，」他热诚地说：「晚安。我正以为今晚我们不会看到你呢。」

西撒尔付了车费给司机，走出德士时，看下手錶，已是十一点半了。他微微一笑，想到有个女人正在餐厅等着他，使他兴奋，她那温热的身体才是生活的真义呢。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第二章

特警员乔治巴克把他办公室的灯光熄灭，走到门前时，他犹豫了阵子，然后又转到桌前，提起电话筒。这是给警察总部史特朗队长的直线。「怎么样？」巴克问。

史特朗浓浊的声音从线上传来：「你怎么还没回家？已过了十一点啦。」

「我知道。」巴克回答：「我有些东西要整理，我想在回去之前，跟你查看情况嘛。」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那警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把整个地方都监视了。法庭一带已被肃清，那地方的每间建筑物及每个角落我都派了人，他们整晚通宵都守在那边，一直到我们把证人关进法庭。相信我，在他进入法院之前，没有人能走进他范围十尺以内。」

「好。」巴克说：「早上我会直接去飞机场接机。十一点时，我与你在法院见面。」

「好的。现在别担心，睡下觉吧。」史特朗说：「这里一切都在掌握中。」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但当巴克回到旅社他房间时，他失眠了。他坐在床上，想打个电话给他的妻子。接着又取消这念头，她会为了这半夜打来的电话而担忧。他起床，在张椅子坐下。

迟疑地，他把挂在椅背上的枪拿出来，细心检查。他把弹膛打转，然后把它放回检套。「我太紧张了，」他想，「在这案件上我干得太久了。」

六年以来，除了这个案件外，他未曾办过别个案件。「把黑手党团了吧，这个社会，集团，或者什么鬼名的组织，这个一直以来控制着美国的黑社会。」他的上司对他这么说。

那时他还年青，至少如此，因为他感到现在的他已苦老了。当他开始办这个案件时，他的儿子还在初级中学，今年他就要大学毕业了。

时光流逝，那些找到线索但又失去的苦闷年头已流逝。要成为「唐」的路途是很遥远的。当然，那些小卒常常掉进他们的陷阱，但那些大头却常给溜走了。

现在终於有所突破，在两个联邦缉毒组人员在进入纽约的小船上被人谋杀了的案件中，终於找到了个线人。这种线索颇变成有史以来最有策划的犯罪案件，以致四个首领被传上法庭，以谋杀及策划谋杀而受审。

在他脑海中，他清晰地看到四位被告的文件夹。乔治「大荷兰人」华垒，年龄57，21次被捕，罪状不成立。现在职业：工会职员。艾利「慈理匠」法哥尔，年龄56，11次被捕，1次被判罪，缓刑。现在职业：承包商。尼古拉「棠古尼克」巴巴斯，年龄52，32次被捕，9次被控谋杀，2次被定罪，被监禁20天，现在职业：无。知名的赌徒。艾米里奥「法官」马特洛，年龄61，11次被捕，1次定罪，处狱五年，被驱逐过，现在职业：退休。

想到最后的那个人，他不禁苦笑起来。退休，那报告书所说的，从什么工作上退休？从谋杀？贩毒？从参与人们不能接受的非法行为上退休吗？对这位他的走卒称呼为唐·艾米里奥的「法官」是不可能退休的。

战后他与奴西亚诺及亚多利斯一起被驱逐回意大利，使他得了更多犯罪的便利。其实，他们不该为了他曾在战时替政府策划过反攻意大利的事件而容应把他从牢狱放出。一旦把这种人捉到了，最理智的办法就是把锁匙丢掉了。

巴克还记得，马特洛要回来的风讯使他风尘仆仆地在国内飞来飞去，但总找不到他。然而一些形迹证明他已回来了。毒贩都死了，没有了证明。但这次可不同了，这次他们有个要讲话，以求自救的证人，由於这些证据，所以特地从意大利把马特洛带回来。

这已进行了很久，但这次终於把他们捉住了。三个证人。他们的供词都互相符合，而且将使被告们被判死刑。现在只剩下个难题，那就是如何把证人活生生地送到法庭上的证人栏去。

巴克烦躁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望下黑暗的城市。以他对马特洛的了解，他可以肯定地知道就在这窗口外面，这城市的某个地方，刺客或刺客们已在等待了。

问题是：如何，怎样，几时，从那里以及是谁？

留着胡须的领班弯下身，恭谦地低声说：「监小姐，卡地诺利伯爵已来了，请跟着我来。」

他转过身，他以缓慢端庄的模特儿步伐跟着他；她那头柔软的红发在肩膀上闪亮，一边缓慢地走着，一边陶醉在那些转过头，用欣赏的眼光跟着她的自傲里。她听到一位贵妇低声地说：

(六)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这就是在『燃与火』中演出的女人。芭芭拉·蓝。你知道吗？在化妆品广告出现的那位。」

领班带她走过斑马线装饰的甬道，走到西撒尔坐着的桌边。西撒尔看到她时，站了起来。领班拉开桌子。他微笑地轻吻她的手。她把大衣脱下，然后坐下。

「香槟？」西撒尔问。

她环顾下餐厅，然后点点头。在柔和的灯光下，四周都是满身珠光宝气的妇女，及些肥胖，吃得好但又显拘谨的男人，这就是艾摩洛哥的特点。现在面对她的是位活生生的伯爵而不是那些半醉的推销员，那种一只手按在大肚腩，另一只手在桌上企图摸入她裙底的男人。

他举起杯，注视着他。西撒尔·卡地诺利伯爵，他的家史可推延到六百年前波几亚家族的年代。他在世界各地参加赛车，每天的社会新闻版都有他的名字出现。

「明天早上妳能不能准备妥当？」他微笑地问。

她也微笑地说：「我是很讲效率的，我的行李已打点好了。」

「好。」他点头赞许，举起杯：「来，干杯。」

「为我们的假期干杯。」她温婉地笑着啤了口香槟。很久以来没有尝到香槟了。一直以来她只能喝到那种比较好的啤酒，这使她回想起她在家乡水牛城的某间仓库当书记时，模特儿学院召唤她的那一天。这使她有机会在传播事业中得到上镜幕作广告的工作。

她请了半天假，到一间旅社参加个面试。她还记得她紧张万分地站在旅社最大套房外的甬道上。喧闹的叫喊及笑声从套房内传出。她鼓出极大的勇气，按了门铃。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打开门。

她吸了口气：「我叫芭芭拉·蓝。」她说：「介绍所叫我来的。他们说你们征求一个做广告工作的女孩。」

那年轻人站在那儿，注视着她好一会儿，然后微露笑容。这微笑使他本已苍白的脸看来柔和些。他退后一步，把门打开：「我是杰，高略。」他说：「我主管广告部，请进来，让我跟你介绍。」

她强装镇定地走入房间。她感到不安而喘着气，不禁暗自咒骂自己起来。还有另外三个男人在套房的客厅上，在墙角的桌子上还摆着鸡尾酒餐。

高略把她领到一位坐在窗边的男人面前。虽然他微笑着，但整个脸却很忧郁。他叫马得，巴利斯，是这广告片的制片人与编剧。这套影片的资金使他忧虑。「嗨！」他说：「摸热，喝些什么？」

第二个人她一眼就认出了，他是每个礼拜都出现在电视的第二主角，人们都叫他为「倒霉的小子」。他刚巧来拜访这位制片人，几年前他曾在这位制片人的一部失败的片子中演出过。

第三位是佐尼芝生，他是本地电影制作公司的经理。他很高大，清脸通红，看来是喝醉了，介绍时，他站起来弯身行礼，差点倒到身前的咖啡桌上去。

杰微笑地看着芭芭拉把这位经理轻轻地推回座位去：「我们从早上八点喝到现在。」他解释说。

她笑了下，好像这种事她是可空见惯了的。「介绍所说广告电影有空位。」她说，企图把这话题拉回公事去。

「是的，」杰回答：「我们需要个『永不女郎』。」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什么？」她问。

「『永不女郎』，」他解释：「我们的电影片名是『永不，永不』。」

「你很修长。」巴利斯说。

「五尺九。」她回答。

「脱下妳的鞋子。」他边站来边回答。

她脱下鞋子，提着它们站在那儿。他走过来，站在她身边。

「我有五尺十一。」他骄傲地说：「我们不要有位高过我的女孩出现在报纸的相片中。妳不可穿高跟鞋。」

「好的。」她说。

他走回他的座位，坐下，他的眼睛盯住她的身裁。「妳有带泳衣来吗？」

她点点头。这是每个模特儿手提包中的必备品。无论到那儿她都带着它。

「穿上。」他粗率地说：「让我们看看妳的本钱。」

那『倒霉的小子』马上站了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她跟前，色迷迷地看着她。他眨着眼睛。「如果妳不穿上泳衣，那就更好。」他高声的说。

她羞红着脸，真求地望向杰，他微笑地把她领到卧房。「妳在内面换吧。」他说，并把门拉上。

她匆忙地换上，在浴室的镜前稍微整理下，夏日被晒成金褐色的肤色使她充满自信。她拿张纸巾，把上唇的水气抹掉，然后回到客厅去。

她打开门时，每只眼睛都转向她。这时，她充满信心地，以模特儿的步伐走到客厅中央，然后慢慢地转动身子。

「多美好的身材可！」制片人说。

「对我来讲是不夠的。」那『倒霉的小子』大笑地说：「我希望赤裸裸的。」

制片人还盯住她。「对高等的时装模特儿，你还企求什么？她们穿上衣服比脱掉衣服还要好看，她是最好的人。」他望向她的脸问：「三十五寸？」

她微笑地点点头。

制片人站了起来说：「我有好莱坞最好的眼睛，二十年来未曾猜错一次。」他转向杰：「她及格了。」

「倒霉的小子」走过来，瞪着她的乳房「我的天！」他的声音都走了调。

巴利斯笑了起来。「别胡闹了，来，我们该找些吃的了。」他说着走向大门去。

「倒霉的小子」和电影经理跟着他走向大门，在门边巴利斯转过身，对杰说：「告诉她该如何做，然后在五点钟时给她个记者招待会。」

门关上，她与杰对望着。他微微一笑：「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会儿？」

她突然感到脚软。她愉快地坐到制片人刚才坐的椅子上。椅子还有余温。

杰放了些冰塊，并倒了杯可口可乐递给她。

「谢谢。」她说，从他手上接过来喝了

「他们是这样放荡的。」他微笑地注视着她白色的泳衣及修长金褐色的大腿。

「常常这样吗？」她问。

杰还是微笑着，但她感到他声音中的苦涩。「常常这样。」他回答：「他们都是大人了，他们一直在企图证明些什么。」

接着下来的一个星期，她成了水牛城内最出风头的女孩。她的玉照没有一天不在报纸上出现。就在那星期，她在尼加拉瓜报出现了二次。她在每个地方性的电台及电视台出现，并与那地方的重要商人及记者见面。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杰一直陪伴着她。他不露痕迹地使她与制片人常出現在同张照片里，也常暗示他们会拍电影。第一个晚上她到凌晨三点才回家，第二个晚上她根本没回家，整夜就泡在杰的房间里。

那是个充满色彩，令人振奋的星期。过后一切是那么平淡而没有意思。那星期内她所认识的人，似乎都忘了她，就连每个星期都出席她时装表演的主妇们都忘了她。

她还记得最后那个晚上杰对她说的话：「芭芭拉，这小城市容纳不了妳这个人才，妳该到纽约去，那才是能接受妳的地方。」

他给了她他的名片，及他认识的一位摄影师的名片。六个星期后她来到纽約，杰是子管理人说他已搬到加里福尼亚州去了，但那摄影师还在。奇怪的是杰所说的话很正确，纽约是她的地方。在两星期内，她成了「时集」杂志的封面女郎。一年之内她成了纽约最红的高级时装模特儿之一。她的薪金是每小时六十元，每年她赚了将近二万元。

她很勤奋工作，而且很少出去。电影事业对她是太繁忙劳苦，以致她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周末时，她飞回水牛城，在她买给母亲的新屋子的草场上闲躺。

有个下午，她正在市场酒店表演时装。那些拍外景的道具中，有辆红色的「亚花罗密欧」跑车。当她打开车门时，一个介绍所的行政人员前来。跟在她后头是位高大、看来是外国人的男人。那男人很英俊潇洒，当他微笑时，他的牙齿洁白又整齐。

「芭芭拉。」代理人说：「我想替你们介绍下，这位是卡地诺利伯爵，是他把这辆车借给我们拍外景。」

芭芭拉抬起头。她知道这名字。卡地诺利伯爵，每天在报纸看到的名字。是个传奇人物，像那波达哥及模那塔里般，那种传说中的人物。

西撒尔提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能认识妳是多么荣幸。」他微笑着。

她微微一笑，点下头。然后他离开，她也开始她的工作。那天晚上，她在她的房间躺着看电视时，电话铃响，她拿起话筒说：「哈囉。」

「芭芭拉？」他的声音从电话筒传来时更显得浓厚：「我是西撒尔·卡地诺利。今晚我请妳宵夜如何？」

「我——我不知道。」她受宠若惊地回答：「我也正空闲着。」

他的声音很坚定：「那么，在十一点之后我去接妳，然后我们去艾·摩洛哥。」

在她回答之前，他已搁下电话，她失神地走进浴室，开了盛缸水，直到她浸在浴缸中时，她才意识到她是真的会在那晚和他见面。

过后，相对坐在餐厅时，他向她举起他的香槟酒：「芭芭拉，」他严肃地说：「整个城市都在谈论着妳，说妳会成为最成功的女人。我感到高兴，如果妳能让我对妳有所帮助的话，我会感到莫大的荣幸。」

「什么？」她吞了口气，直视着他。

他笑了起来，她这才知道他在跟她开玩笑，她也笑了起来。她拿起她的杯。对付美国女孩子的手段，他还得多多学习呢！

西撒尔的声音使她从回忆中惊醒。「我在九点半时去接妳。」他正说着：「这使我在去飞机场前，有时间到法院去拿些文件。」

「很好。」她说：「我会准备好的。」

（九）

西撒尔红色的「亚花罗密欧」在建筑物外标明着「职员应用」的泊车格间停下，他向芭芭拉咧嘴笑笑：「妳不会介意在这里等我一下吧，我进去拿些文件。」

她摇摇头，但由於对那些官方的标示及规则的担忧，她不由地说：「请快一点，我不想被他们赶走。」

「他们不敢的。」西撒尔钻出车座，他头上戴顶高帽帽，充满自信地说着向大厦走去。

她跟随着他走进入口处，那个入口处写着「美国移民及归化部」。他消失在大厦里，有时看来他就像个小男孩。

上个星期他打电话给她时就给她这么一个印象，他说他刚从欧洲的家乡回来。他已下了决心，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所以当他被叫到有关部门去拿文件时，他说他要庆祝一番，是以邀请她跟他到个充满阳光的地方过一个礼拜的假期。

她未曾考虑就答应了他，当她放下电话时不禁微笑起来。可能这次他会认真些。虽然她也风闻过他有别的女人，但整个礼拜跟他在一起——机会是更佳些。

这个角落似乎很喧闹，她望向那儿，那儿似乎围了一堆人，这时，有个警察走向前来，他在车边停下，看了她一眼。「小姐，妳不会逗留很久吧？」他问。

「不会很久，先生。」她急忙回答：「我的朋友进去拿些文件而已。」

警察点点头，开始走开。那角落的噪声渐大，她把他叫住：「警察先生，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他向那角落扫视了下，回答说：「那是佛利广场，今天他们开始审判那些黑社会人物，看来纽约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想进去法院听审。」

西撒尔先到接待室，柜同的书记抬起头：「我是西撒尔·卡地诺利，」他说：「我来拿我的文件。」

书记点点头。「第一次文件吗？」

「是的，」西撒尔微笑回答。

书记在柜上的文件夹查了会儿，然后拉出张小卡片，递给说：「卡地诺利先生，请你坐下，十分钟内我替你摘要。」

西撒尔微笑：「那很好。」他犹疑了一下子，然后问道：「附近有厕所吗？」

书记指指大门，微笑地说：「楼下大厅的左边。」

「谢谢。」西撒尔回答，然后走向大门：「我一下子就回来。」

他走出大门，走下大厅。他在男厕所前停住，四处张望。附近没有人，他急忙向个写着「楼梯」的门走去。他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把门关上，他急忙地跑上楼梯。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那辆黑色轿车在法院前停下，人群围拢上来。巴克从他坐在证人旁的座位上望出，然后回头对证人说：「你倒吸引不了不少人。」

证人狄基亚当斯有着长形脸。他蜷缩在座位上，把帽子拉下来遮着脸：「真是个大交易，」他苦着脸说：「一旦他们知道我是谁时，我的生命连二分钱都不值。」

「不会有人伤害你的。」巴克保证地说：「我们已告诉你我们会保护你，到目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镇暴队把车周围人群推开，史特朗队长的头在窗口出现：「OK，走吧。」

（十）

巴克先出来，跟着是三位特派员，他们站了会儿向四处环视，巴克点点头，证人这才出来。

人群中发出阵喧噪声，特派员及警察紧紧围住他向人群走去。摄影师及记者高声地向他们发问，他们无言地向前走入法院，然后转向走廊。

「这里，」史特朗说：「升降机已在等待着。」

他们跟着警察队长走进空着的升降机。门关上，升降机开始发动。他们不禁松弛下来。巴克望向史特朗：「我们成功了。」他微笑地说。

史特朗点点头回笑：「最危险的已过去了，我们只剩下楼上的记者群罢了。」

狄基望着他们，他苍白的脸孔充满了恐惧：「如果我渡过这一关，我会终身感激你们。」

巴克脸上的笑容消失，他们互相严肃地对望下，这时门又再度打开。

西撒尔在三楼的楼梯口出来，然后急忙地向升降机走去。他看下挤在法院门口的人群，有二个警察站在门口。他把右手插入他夹克的袖口里，手指触摸到那把匕首冰冷的尖端，他怪异地绽开笑容。

他感到他的心脏怦然跳着，这就是他在赛车时打个大转弯而不知是否转得过时的感觉。他吸了口气，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那升降机门打开，人们马上拢前来，西撒尔静站着。他知道他们定然不会在这升降机。他的情报是完美的，只是时间短促，以致他不能够充份地准备。他倚在第二及第三架升降机之间。

第二个门打开，侦探们紧围着证人走出来。西撒尔急忙跟在他们身后，让人群在后头推挤着。现在他没有机会，因为有个侦探在他与证人之间。记者们高喊地发问，闪光灯不住地闪烁着，摄影师们上下不停地想替证人拍照，他只有等待机会出现，但一旦他走入了法院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已走近大门，西撒尔已把匕首拿在手上。他似乎停止了呼吸，他的肺部充满了沸腾的氧气泡。压力沉重得以致每个人似乎缓慢地行动着。

人群在关闭着的大门前停了会儿，证人后面的侦探移动着，空气似乎从西撒尔的肺部冲了出来。人群在他后头推挤着，把他推向前去。现在，现在是机会了。

西撒尔根本没感觉到手移动，似乎他是身不由己地，那匕首已如刺入热牛油般地刺入证人的心脏。西撒尔把手掌打开时，以弹簧控制的匕首就已退缩回他袖子去了。

两位警察先生打开法院的门时，证人似乎绊了下脚，西撒尔已向楼梯走去。这时正好闪光灯向他脸上一闪，以致一下间他花了眼，当他恢复视力时，即刻大步走开。

法院内一片静寂，只外面的走廊传来喧噪声。这喧噪声似乎越来越大了。

马特洛看了看被告们。「大荷兰人」神经质地玩弄着领带夹。艾利法哥尔在扯着指甲，连堂吉尼克也在他面前的木板上乱画，声音越来越大了。

「大荷兰人」趋近他说：「不知他们带了谁来？」

堂吉尼克充满恐惧地咧着嘴说：「你就要知道了。」

马特洛憎恶地叫他们闭上嘴，他的眼睛朝向法院的大门，其他的人跟着他望去。

首先是几个侦探出现在走道上，跟着是证人。他像是绊了下脚，旁边的警察马上把他扶住。

「大荷兰人」顿下脚，愤怒地低吼道：「是狄基亚当斯，这野杂种！」

法官的木槌在桌面上敲击。证人在法院里又走前几步，他的脸充满了恐惧，他又绊了脚。他向被告栏望去，他张开了嘴似乎要说话，但没有声音发出来，血丝在他唇角流出。他的眼光恐怖地望着，然后软了身子跌下去。他的手紧抓住巴克的大衣，终於抓不住而倒在地上。

「把门锁上。」史特朗喊道。

「大荷兰人」趋前向马特洛说了些什么，马特洛喝道：「住嘴！」他那冷漠脸上的眼睛闪出笑意。

(十一)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西撒尔在门边出现时，那书记微笑地望着他说：「我已把你的文件弄妥了，卡地诺利先生，请你在这儿签下名。」

西撒尔接过支笔，在纸上签了名，然后说：「谢谢你。」他把笔还给书记，拿了文件走出去。

当他走到阳光下时，脑中还充满了紧张的情绪。他眨了眨眼，芭芭拉在车上向他招手，他也微笑地招着手，手上的文件在飞午着。

芭芭拉娘娘地朝着他微笑道：「恭贺你，卡地诺利伯爵。」

他走过车子，笑着坐下：「你还没读到这文件，亲爱的，我已不再是卡地诺利伯爵了。只是简简单单的卡地诺利先生而已。」

他高声地笑了起来，他开动了引擎。「只剩下简单的西撒尔，哈，我较喜欢这样的名字，它比较有乡土味呢。」

西撒尔把车转进大路，回头看下她说：「妳知道吗，妳是在嘲弄我。」

「不，我并没有。」她连忙回答：「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呢。」

当他的车子转过了法院时，满肚的紧张已消逝。「点支香烟给我可以吗？亲爱的。」他问。他感到下部燥热，血液在双腿间兴奋地奔流。

她把烟支放进他嘴唇间轻轻地说：「我真不知我母亲会如何说我，」跟个男人出外一个星期，没有结婚，连订婚也没有。」

从眼角他看见她在微笑着。「妳母亲不知道的话，也就不会伤害到她了。」

芭芭拉还是保持着笑容：「当然，如果她知道我是跟个欧洲的伯爵那就不同的。但现在只跟个简单的先生而已——。」

西撒尔截住她：「妳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她张着大眼看住他：「不知道，是什么？」

股间的骚意使他难以抵抗，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放在他双腿间硬翘翘的肌肉上。她感觉到他的亢奋，笑容在她脸上消失，他把脸转向她，她感觉到他眼瞳中的慾念，然后又渐渐消失了去。

「我想妳母亲定很势利眼。」他说。

她笑了下，然后却沉默下来。汽车转入城市地下道，向飞机场驶去。他只下意识地驶着汽车，他整个心思已回到西西里岛上的家乡去了。几个礼拜前他才回了去，但现在觉得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一个时期，唐・艾米里奥是如何称呼他的叔叔？一个敲诈的放债人。他不禁地独个儿笑了起来，他在想现在唐・艾米里奥又不知如何看待他了。

那个倒在地上死去的人只不过是他的「债务」中的偿还额吧了，另外两个却将是十二年来堆积的利息。三个对一个，这该把债务还清了吧。

他回想起唐・艾米里奥传给他指示的那个晚上的情形。

第四章

西撒尔的车在卡地诺利城堡里壁前的旷地上停下来。他闭熄引擎，把车门打开。这时有个老人从屋内望出。当他看出西撒尔的脸孔时，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走下吱吱作响的楼梯。

「唐・西撒尔，唐・西撒尔！」他衰老的声音在呼叫。

西撒尔朝向他温和地叫道：「基尔！」

那老人慌忙地向他行礼，「唐・西撒尔，你该预早让我们知道你要回来。」他说：「我们会把屋子打扫好。」

西撒尔苦笑道：「基尔，这也是个意料之外的行程。我只能在这里逗留一晚。明天我得回家去了。」

老人皱起眉尖：「回家？唐・西撒尔，这就是你的家。」

西撒尔朝屋子走去：「是的。」他温和地说：「我老是健忘，但我现在是住在美国。」

基尔从车的后座拿起了旅行袋，匆忙地跟着西撒尔：「赛车如何了？唐・西撒尔，你赢了吗？」

西撒尔摇摇头：「没有，基尔。我的引擎烧毁了，我得退出，这也是我有时间来这里的原因。」

(十二)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穿过大厅的大门，走到他父亲的画像前停下。他向那画像中高贵的脸庞注视了会儿。精神上及生理上，战争毁了他。他公开地反对德国，以致党卫军头目莫索里尼下令充公了他的土地，这老人过后不久就死去。

「我对你的车感到遗憾，唐·西撒尔。」基尔在他后面说。

「车？哎，是的。」西撒尔的视线从画像上调开，走向图书室。他并没有在想他的车，或是他的父亲，他正在感慨着这一直以来的变化。

当他从战场回来时，一切都已失去了。他的叔叔已攫取了一切。银行及土地，除了城堡及衙头之外的所有一切。他的叔叔对他父亲把衙头传给西撒尔而感到愤怒，是以他一直阻绕西撒尔承继他父亲的衙头。

虽然对这事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拥有着银行的短小老人对此事的愤怒。西撒尔还存着他去会见他叔叔的痛苦回忆。

「赖蒙地叔叔。」他对视着老人说：「听说我父亲有些钱存放在你那儿。」

赖蒙地从他的杂乱的桌上冷冽地望过来：「我的侄儿，你听错了！」他以冷酷的声音说：「如果反过来说，那就对了。我死去了的哥哥——一任伯爵，当他死去时，不幸地还欠了我一大笔钱。在我的抽屉里存放有土地及城堡的抵押文件。」

这是真确的，因为这些老早就搞妥了。一切都留给赖蒙地、卡地诺利。接着下来的三年，西撒尔一直生活在那老人的阴影下。他不得不依靠他生存，以至他憎恨起他的叔叔来。他得常常来他叔叔的办公室要钱去参加他喜爱的剑击练习。

就在这种情形下的一天下午，西撒尔第一次与艾米利奥·马特洛会面。

他正在他叔父银行的办公室，这时外头一阵骚乱，他转过身望出玻璃门。

一个英俊、头发斑白的男人走来。他走过之处，人们都尊敬地向他行礼，西撒尔问：「这是谁？」

「艾米利奥·马特洛。」赖蒙地回答，同时已站起来迎接那个人。

西撒尔好奇地抬起他的眼皮，他从没听过这个人。

「马特洛。」他叔父不耐烦地解释道：「『组织』内的一个唐，他刚从美国回来。」

西撒尔笑了下，黑手党，而他们自己称呼为「组织」。像孩子们一样地玩着流血的游戏，而且还互相称呼为叔叔、侄子及表兄弟。

「别看不起它。」他的叔叔眨眨眼：「在美国，『组织』是很重要的，马特洛也是全西西里最富有的人。」

门打开，马特洛走了进来：「你好吗？卡地诺利先生。」他的声音充满了美国腔。

「你的拜访使我感到荣幸，马特洛先生。」赖蒙地低下头行礼：「今天我如何替你服务？」

马特洛向西撒尔看了一眼，赖蒙地急忙趋前。「让我替你们介绍，这是我的侄儿，卡地诺利伯爵。」他又转向西撒尔：「这是美国来的马特洛先生。」

马特洛仔细地打量他：「卡地诺利少校？」

西撒尔点点头：「那是战争时的事了。」

「我听说过你。」马特洛说。

这次轮到西撒尔来打量他。只有少数的人在战争时期听过他的名字，只有那些有特别情报的人才知道他。他猜想那人究竟知道他多少底细。「我感到荣幸，先生。」他回答。

赖蒙地要直接说生意，他粗鲁地叫西撒尔退下。「明天再来。」他轻蔑地说：「我再看是否有闲钱让你去参加剑击练习。」

西撒尔咬住他的唇，蔚蓝色的眼眸一下子变成又暗又冷，一时间他身体僵硬起来。这老人太过份了，他已经太过份地欺侮他了。他走向大门时，他感到马特洛的眼光跟着他。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关上门时，听到赖蒙地的声音说：「是个好孩子，但也是个负担。过去留下的遗迹。训练也是无用的，他不会工作……」那门把这侮辱性的声音关闭掉。

基尔已在图书室起了火，西撒尔站在火堆前，手中拿着杯白兰地酒。

「再多半个小时，晚餐就准备好了。」老人说。

西撒尔点下头，他走回房间，从桌上拿起还搁在那儿的母亲相片。他还记得她的眼睛，她的眼瞳跟他一样是蔚蓝，但温柔和蔼而又慈祥。他还记得那天他在后园时，她走了前来。那时他才只八岁。

他正全神贯注地以一支小针把一只青苍蝇钉在木柱上，并注视牠挣扎的情形。

「西撒尔，你在作什么？」

他转过身，他的母亲站在后面。他欢愉地笑着指给她看。她的眼光随着他的手指看去。

她的脸色变白，接着生气的说：「西撒尔，不可！马上把它放掉！太残忍了！」

西撒尔把针从木板上拔起。苍蝇还刺在针上。他好奇地看着母亲，然后看下手上的苍蝇。他拉住翅膀把它拔出，丢在地上，一脚踩去。

他母亲愤怒地瞪着他：「西撒尔，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他想了下，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接着，以胜利的微笑说：「我喜欢杀生。」

他的母亲瞪着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屋子去。一年后她患了伤风死去。过后他被父亲接到城堡去住，接着下来是受到教师及家庭教师教诲，然而没有人敢厉言责骂他。

他把相框放下。他感到烦躁，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了。这城堡充满了过去的回忆。跟过去的回忆断绝的唯一方法是把城堡卖掉，及成为美国公民；只有这样，才能像用刀把一切的连系割断，把身心里的过去驱除掉。

他想起了那把他召唤来此的讯息，这讯息使他退出了车赛，也使他跟伊丽娜在丽娃拉的约会取消。他想到伊丽娜时不禁微笑起来。这些罗马尼亚的女人实在是活宝贝，尤其是那些承继了衙头的。现在，她大概是在加尼福利亚与那丁德省的富佬鬼混吧。

基尔打开图书室的门说：「晚餐已准备好了，阁下。」

第五章

雪白柔软的餐巾，吐着黄车光芒的蜡烛，擦得闪闪发亮的餐具。基尔对自己的安排感到满意，冷盘是鳗鱼片，加上热烫烫的Scampi 放在长桌上。

基尔已换了侍人的紫青色的制服，他傲立在空着的雪白长桌上首的椅子边，等待着西撒尔。

西撒尔坐下，拿起了餐巾：「谢谢你，基尔，太好了。」

基尔骄傲地点下头：「我尽我所能，阁下。」然后他开了瓶酒：「这已不像往日，那时每个晚上餐桌都坐满了人。那是很遥远的事了。」

西撒尔尝下酒，点点头，是很久的事了。时间不会停止下来，基尔也是一样，他看了下桌面。

战后还不是这样。那时只要桌上还能摆有食物，虽然布料少了点，也该算是很幸运了。他想起马特洛来见他的那个晚上，也就是他在他叔叔的办公室遇到他的同一天。他也是坐在这同一张椅子，从没有盖上桌布的桌面上吃上了牛油的面包及苹果。

外面车声停住，基尔走向大门，一会儿他回来说：「马特洛先生来拜访阁下。」

西撒尔叫基尔把他引进。马特洛一进房子，他的尖锐的眼光似乎洞察一切。那没有桌布的桌面，不丰富的食物及冷然无光的铁具，然而他脸无表情。

西撒尔摇摇手请他坐下，又邀请他共餐。马特洛坐下，摇摇头，他已吃饱了。西撒尔并不介意这些。他是那种对贫穷不引为耻的人。所以他并不感到尴尬，他只是感到疑惑。他的地位是很安稳的。

寒喧过后，基尔清洁了桌面。西撒尔倚在他的椅背，他那健康的牙齿正咬着苹果。

马特洛看住他。他注视着这个不拘小节，近似阴黑冷冽的蓝眼瞳及有着强壮牙齿的，坐在他对面的年青人。他也看到那拿着苹果有力的手腕：「你能讲英语吗？少校？」他以英语问道。

西撒尔点头，以同样的语言回答：「大战之前，我在美国受教育的。」

「很好。」马特洛回答：「那么你不介意我们用这语言交谈吧。我的意大利语……嗯……当我三岁时我就离开这儿了。」

「我不介意。」西撒尔回答。

「我想你正在猜想我来此的目的吧？」马特洛问。

西撒尔无言地点下头。

马特洛的手指向古堡：「我父亲常跟我提起卡地诺利古堡的神奇事迹。他们从村子里望上来，看着它在夜空里闪闪发光。」

西撒尔把芦果心放在桌面，耸耸肩说：「现在是沾了战争的光。」

马特洛马上回答道：「或者是沾了你叔父的光吧。」

「那个放债人！」西撒尔充满厌恨地说：「他现在占有一切了。」

马特洛直视入西撒尔的眼睛说：「只要他还是活着。」

「那种家伙是不会情愿死去的。」西撒尔说。

马特洛微笑起来：「在美国，我们有个特别的名称给这种人。沙洛特，那个戏剧中的高利贷者。」

西撒尔也微笑起来：「有时美国的称呼很传神。沙洛特，很不错。」

马特洛又拉回主题，接着说：「你叔叔只是孤单的一人，他没有家庭，没有别的亲戚，只有你，而他的银行值二亿里拉。」

西撒尔看着他，他了解这长辈的意思：「我曾想过很多次，真不该让那老猪生存下去。但如果我干掉他，我将得不到好处。」

马特洛严肃地摇摇头说：「是的。但假如你在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某个地方玩剑击时，他死去了，那么你将再富有起来。」

西撒尔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基尔，」他呼唤。「把那瓶拿破岑白兰地拿来，我们在图书室里。」

当基尔把门在身后拉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站在火炉前时，西撒尔转向马特洛，直率地问：「你为什么而来？」

马特洛微笑地拿起白兰地说：「我听人说过关於你的事，少校。」

「听过什么？」

「你还记得盟军反攻意大利前的那段时期吧？」他没等西撒尔回答就接着说：「我的一位伙伴，现在住在那不勒斯的。我把一张名单给美国政府，以便他们在筹备反攻时与他们联络。这些地下份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了的，这些黑手党份子。」

西撒尔沉默。

「我知道你是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派去跟OSS合作的意大利军官。你被派去跟九个人联络及保全他们的行动；但你杀掉他们五个人！」

「他们不合作。」西撒尔马上说：「我已在报告中解释了。」

马特洛微微一笑：「官方的报告对我是无用的。我自己有过调查，对他们的效忠也没有信心。但你与我都很清楚，你知道的，官方没有看过他们的屍体，我的朋友却看到了。」

马特洛放下手中的白兰地，望向西撒尔：「我的朋友，这就是我不明白你的叔父的事了。在你手中，死亡是种乐趣及容易的事，然而你怎会让他生存着？」

西撒尔看住他：「那时不同，那是战争时期。」

马特洛笑下：「战争只不过是你的藉口，还有其他的人呢？当你还未成年时，那个在村中的兵士呢？还有去年你还在求学时，用车辘过的一位年青英国女人呢。还有那位你在罗马当司令官时，恫言要把你揭露的德国情妇呢？」他看着西撒尔的脸：「你知道的，我的情报来源比官方的还完整。」

西撒尔在一张椅上坐下。他呷了口白兰地，微笑说：「就算你有这些情报吧，也是无用的，你能用它们作些什么？」

马特洛耸耸肩：「我不想以它们来作些什么。我告诉你，只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有兴趣。你知道的，我们能互相帮忙。」

「是吗？」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马特洛点头：「一些事件迫使我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在我心灵深处，我是个美国人，不是意大利人。我的生意利益也在美国。不幸的是，这一段时期我不能回去美国，至少在法律上讲是这样。当然，我是可以回去一阵子的，但这很冒险，而且不能太长久。同时，我也预见将来我还需要些盟友，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像你这样与我没有连系，但紧急时能帮助我的人。」

西撒尔瞪视着他：「你的那些伙伴呢？你的『组织』中的朋友呢？你一定还有很多盟友的吧？」

马特洛点头：「是的，人们都知道他们了。他们也互相认识，而且警方也有记录。不久后，他们就不成秘密了。」

马特洛站了起来，走到火炉旁，他背向火炉，向西撒尔望去：「你一定对你目前贫乏的生活感到厌倦了。这种苦闷单调是违反了你的性格。如果你打破这种生活的约束，你要做些什么？」

西撒尔抬起眼：「我不知道。大概是旅行吧，买些汽车，参加车赛。在利曼斯，杜利诺，沙玲等地。那儿有很多刺激的赛事。」

马特洛笑了起来：「我是说你如何生活。你知道的，钱也会有花完的一天。」

西撒尔摇摇头：「我从没考虑到这些，我不喜欢作生意。」

马特洛点了支雪茄。「呵，没有忧虑的年轻人。」他的声音和蔼可亲地说：「最近，我通过朋友买了一间汽车公司的一些权益。几年之内他们打算打进美国市场。如到那时在赛车界你已有声望，那时你可能成为美国公司的首脑，你要不要干？」

「还有什么不想要的呢？」西撒尔回答：「但你期望我给你什么回报？」

马特洛看住他：「将来，一些要求。」

「怎样的要求？我不参与你们那些愚蠢的生意，那些赌博，毒品……。」

马特洛截住他的话：「如果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财富？」

西撒尔笑了起来：「财富？谁要它？我只要足够我随心所欲就够了。」

马特洛跟着他笑道：「好，你并不贪心。这也是你的优点。这样就不必对任何人懵怕了。」

西撒尔再拿起他的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将对我有怎样的要求。」

马特洛望向他，他们的眼光交错在一起：「明晚你在某个地方进行剑击练习时，你叔父将死去，而你只要报答我为你所作的。」

静止了一会儿，然後西撒尔微笑起来：「好。那么我们就这么同意了。」

马特洛严肃起来：「你愿意宣誓吗？」

「我宣誓。」

「你有刀吗？」马特洛问。

一支匕首马上在西撒尔手上出现。马特洛望了它一眼，西撒尔微笑地倒过刀柄递给他。「这是我的兄弟。」他说：「我们一直在一起。」

马特洛接过匕首：「伸出你的手。」他说。

西撒尔伸出手，马特洛把他的手平放在西撒尔掌上。他飞快地以匕首在食指划了一下。血从两人的食指流出，溶合着在他们的手掌中流下。

马特洛看着他：「我们的血已溶合在一起，从此我们是大家庭中的一份。」

西撒尔点点头。

「我将为你而死。」马特洛说。

「我将为你而死。」西撒尔跟着说。

马特洛提起他的手，把匕首还给他。他深望着西撒尔的脸。他把食指含在口中吮吸至血停止流出：「从现在起，你是我侄儿。」他说：「除了我通知你，我们不会再见面。」

西撒尔点点头。「好的，叔父。」

「如果你需要跟我联络的话，你把讯息交给村内邮政局局长，那么我就会跟你联络。」

「我明白了，叔父。」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就如马特洛所说的，蒙蒙地第二个晚上就死去。那时西撒尔正在邻村作剑击练习。接着下来五年一下子就过去了。

汽车及车赛，舞会及罗曼史。直到１９５３年，正如艾米利奥所说的，他被聘请为一家汽车公司的美国代理首脑。他的受聘在报章上大事渲染。他那野性的生活及惊险的车赛使他成为国际性令人注目的人物。还有两次为女人而与人作生死决斗哩。对美国人来说，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

在这十二年中，他只见过马特洛一次。去年，他被一个电话召唤到一个位在西班牙哈林区酒巴内的房间，在那里他们只互相寒暄祝福。

马特洛同时也表示他对西撒尔的成就感到欢愉。他并没逗留很久，因为一架飞机正等待着把他送去古巴。从那儿他将回到西西里去。那次分别後，一直到有一张便条在他刚要开始赛车时塞到他手中，他才再次接到马特洛的讯息，那便条叫他马上回到古堡去。

那鸡汤香味可口，龙虾肉甜美辛辣，当他把餐巾放下时，一辆汽车驶入方场。

他无奈地看着基尔走向大门。一会儿，基尔手上拿着个信封走回来：「是村内的邮政局长，他说有封特信给你。」

西撒尔接过信，把它扯开，是两张打满指示的纸张。他飞快地再三阅读，然後他慢慢地把信放在桌上，伸手向咖啡壶。

十二年已过去了。现在唐•艾米利奥这张纸是要他偿还人情债，而且还加上了利息。

第六章

拉斯维加是个夜城市。旅社外的泳池清洁透澈而又晶蓝。池边只有些旅客及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兜生意的捞女，侍应室内夜色正浓。

有人说他们是见不得阳光的，因为强烈的阳光会扰乱赌徒们的感觉。那种在轮盘的旋转中，或是骰子压在桌面时，企求着赢钱的热烈感觉。也是这种感觉使这个城市能在沙漠上建立起来。

这里是冒险家的天地。代价及未来的梦想都在这里。金钱，至高至上的金钱，性，生意及欢笑。金钱，拉下吃角子机的摇柄，或者你会鸿运当头呢。

他们从剧场餐厅出来，一边还在为刚才观赏的由世界最好的演员表演的喜剧而发笑。他们停住，俯视着下面赌场的侍应室。

已是晚上十点了，马哈拉惹的赌桌正围集着人群，这些人刚从表演所出来。西撒尔的眼睛在场内巡搜着。

「你没听到我所问的话吗？」芭芭拉问。

西撒尔转头望向他，他的双眼正充满着种怪异的情绪：「没有，我没有听到，亲爱的，是什么事？」

芭芭拉看着他。换了另外一个男人的话，他定会道歉或者申辩他有听到。但他只是简单地说他没有。「投骰子还是轮盘，我刚才问。」

他突然笑了起来：「轮盘吧，我已经在那些象牙骰子损失了很多。我真不了解那些东西。」

他们开始走向轮盘桌。「可惜她们这里不玩纸牌，那才是文明人玩的东西。因为那是需要些技巧，单靠运气是不行的。」

芭芭拉走向张桌子，他拉着她的手腕：「不要这边的，太挤了。去那边。」

这是她要走去的桌子的对面。他说对了，这张桌子比较少人。他拉了张椅子，她坐下。她微笑地望着他：「今晚运气好吗？」

他点下头，把一叠筹码放在她前面，笑着对她说：「非常幸运。」

在纽约，巴克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把咖啡罐放下，拿起电话筒：「乔丹，从拉斯维加。」接线员说。

「把它接来。」他说。

狄•乔丹的声音传了过来：「哈囉，乔治，怎样了？」

「不太好。」巴克忧悒地说：「我们迷失了。我们还想不出是谁把狄基亚当斯干掉的。你们那边怎样？」

乔丹说了下，「还很好，现在他在轮盘桌上像是不会有明天似地拚命赌。」

「他被保护着吗？」巴克紧张地问。

「我派了两个人站在他左右，还有一个站在他后面。没有人能靠近他的。」

「我还是感到不安，我们也曾重重地保护着亚当斯的，但你看，事情还是发生了。」

「如果你那么担心，乔治，」乔丹说：「为什么我们不把他关了起来。那么，没有人再能接近他了。」

「你知道的，那个协议。」巴克回答：「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在开庭之前，被告们就会知道谁是证人了。」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证人就不会再作证，这样，案件又完了。」

「马特洛现在定在开怀大笑吧。」乔丹说。

「当他再上法庭时，他就不会笑了。」巴克许诺地说。

乔丹说：「我的手下正以二十对一打赌他不可能会出庭。」

巴克不相信地说：「你是说他们真的相信他将被干掉？而他还这样地在赌场出现？」

「是的。」乔丹简洁地回答：「他说这是听天由命了，所以在他还活着时他要做他想做的。」

巴克把电话放下，再拿起咖啡罐。这是他对他们感到疑惑的一点，他们是胆小者，皮条客及凶手，但他们还是有他们生活的方式及目标，是不是死亡？他自己也不知道。

威士德坐在轮盘桌边，全神贯注地注意着旋盘。旋盘停住时，那球跳落红「20」。他在张纸上记下，然后飞快地结算下。他是对的，今晚的旋盘一直转向黑点。现在是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於是把一堆筹码押在黑色上。

他发觉乔丹已走到他后面，但他也没转过身。那个站在他后面的保镖说：「请你代替下可以吗？狄，我得去小便，不然要爆炸了。」

他没听到乔丹的回答。那球儿跳下红色，他输掉了。他看了一会，再把另一堆的筹码押在黑色上。

西撒尔转过身子看了威士德一下。芭芭拉正全神贯注旋转中的轮盘。马特洛的指示很详细，西撒尔已监视威士德三天了。

保镖们在那儿，他们一直在那儿。两边各站了一个，他的后面也站了一个，而他的双眼也一直在戒备着。如有一个去了那儿，立刻有另一个填补上来。当那个人的眼睛扫过来时，西撒尔急忙把脸转开。他已看夠了，如有点儿运气——他想到这句子时不自禁地笑起来，这里每个人都讲这句子。如有点运气的话，他的工作今晚就能解决了。

他拍下芭芭拉的肩膀说：「我去拿些饮料来。」

她抬头看着他微笑一下，然后又转开，贯注在赌博上。他向酒吧间走去。他走过威士德的桌子，然后回头看了下。

他看到威士德全神贯注的脸。在威士德对面坐了个金头发的女人。西撒尔看了会儿。当女人倾前时，他可清楚的看到她那丰满的双乳拉紧着她衣裳上的两条细带。他突然微笑起来。他知道他该如何作了，开个玩笑，一个任何来到拉斯维加的人都会听到的玩笑。

乔丹不安地环视下，他多么希望他的职务能早点完成。当他从法律学院毕业时，他被宣传吸引住而加入联邦调查局。他期望会过着追捕罪犯或者间谍的那种刺激的生活。从没想到他会分派到这里为这种小罪犯担任保姆的工作，而且已整三个月了。

他望向桌子对面，那对男女出现了。是很引人注目的一对。他还记得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时的那个晚上。他们似乎有点面熟，好像曾经在那里见过面，他细心地调查了他们的资料。

那女的是美国最出名的模特儿之一。芭芭拉・蓝，那个「煙与火」中的女郎。她曾在上千的化妆广告上看过她。男的是西撒尔・卡地诺利伯爵，也是社会上有名的赛车名手。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看到西撒尔跟那女的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开。他想起他曾经读过关于这男人的资料。这种人才是真正在享受人生。也只有那些富裕的欧洲佬才会如此。他们从不管别人的评言，他们有胆量去他们要去的地方。现在他正陪伴着美国最美丽的女人中的一个，然而他还是那么冷静平稳。他再看了那女的一眼，那些广告的词句倒很确实。而一些人就是那么地幸运。

西撒尔等到那金发女人在凳上坐直身子。她烦躁地转向陪着她的那个矮胖男人。他从筹码堆中拿给她些筹码。她又转向桌面。西撒尔左手拿了杯酒从吧厅走出来。

他走过金发女郎的后面时，停留了会儿。主持人转动旋盘，然后把球抛下。西撒尔的手飞快地在金发女郎背后移动下，然后又开始向他的桌子走去。

他感到太阳穴开始悸动，还有那种痛感。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那痛感从那儿开始，然后一步步地蔓延到全身。他已熟悉了这痛感，以致很久以来就对它不感到恐惧了；这是刺激冒险时带来的痛感——那种望向地狱虚无境界的感觉。

他站在威士德后面，威士德手拿着筹码，以手肘搁在桌边。那保镖正要转向他时，有人尖叫了起来。

保镖即时警觉，他的手随即移向腰间的枪袋。西撒尔急忙移动下。在桌子对面，金发女郎气急败坏地拉住衣裳遮掩住胸部。她是失败的，因胸部终究太大了。

西撒尔放开匕首，接着又感到匕首已弹回到衣袖里去。威士德静静地坐在凳上。保镖转回身了。西撒尔还看到他在微笑，这时芭芭拉接过酒杯。

金发女郎这时经过他们的桌子，后面跟着那矮胖的男人。她那副高音嗓子向他们飘来：「我告诉你，它们不是断掉的。它们不会断的，它们是被割了！有人……」

「哎，亲爱的，每个人都在注意我们了。」矮胖男人哀求地说。

「我才不管这些呢！」金发女郎回答，匆忙地向吧厅走去。

西撒尔与芭芭相视一笑，接着她转身，再押下注。

乔丹转回头望向威士德，他手拿着筹码，静静地坐在那儿。轮盘停下来，又是开黑点，主持人把一叠筹码推到他面前。威士德还是不动地坐着。

轮盘又开始旋转，乔丹望向另一个保镖。那保镖耸耸肩。

「押下注，先生女士们。」主持人以低沉单调的声音喊道。有几人下注。主持人把球向旋转盘抛下。又再开黑点。威士德面前的筹码又增加了，他还是没有动一下。

那痛感已抵达西撒尔的胸部了，以致他呼吸也困难起来。他低下头对芭芭拉说：「我们不该把在拉斯维加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这挤满着愚蠢的人的地方吧。」

她抬头望向他，嘴角泛起笑意地说：「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西撒尔强挤出笑容：「找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她眼中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感到股电流从他身上流出，而她抵御不了。「是那金发女人使你兴奋了吗？其实男人怎受得了。」

「那不是真实的。」他马上回答，并伸手拉她。

他的手掌温热又湿气，好像正在害高烧。她向她看去：「不舒服吗？」

「我很好。」他回答：「我只是对这些只想着钱的人们感到不耐烦。我只想跟妳在一起，我想触摸着妳的身体。」

她的双唇骤然干燥起来，她感到阵骚热在体内流窜。脑海中飞快地闪现出他那丰满肌肉的身体，她捉紧他的手，直望他的脸。

他的脸充满了兴奋的表情：「我们先来些冷冻的香槟酒」，然后再来些温热的白兰地。」他说。

她似乎被烧到似地站了起来，她的双脚无由地感到脆弱，她强作微笑地呢喃着说：「然后再来冷冻的香槟酒？」

乔丹再次看下威士德，这已是第四次开黑点了，威士德面前的筹码已堆积了将近九千元了。「别太贪心了，杰，还是收下些押注吧。」他微笑地按了按这证人的肩膀。

出乎意料之外地，这证人脸朝着桌面倒了下去。他的手打飞了那些筹码，脸也搁在筹码上。

一个妇女高叫了起来，乔丹扶起威士德的头。他的双眼死沉沉地睁开着。乔丹放下他的手，匆忙地说：「帮我把他扛出去！」

那些保镖们急忙移动起来，他们熟练地抬起了威士德走向副经理的办公室去。一时骚乱了起来，但这也是一下子而已。

赌场主持人温和而又单调的声音保证地说：「各位，没有什么事，那位先生只是晕倒而已，没什么事的。」

这就是拉斯维加的名言——那些金钱，那些明日的美梦——只一下子，那轮盘又开始移动，人们已把刚才还跟他们坐在一起的男人忘了。

事情就这么了结。主持人却在第二天早上因偷了威士德遗留在桌面上的五千元筹码而被开除了。

他们转过身，看见那些人匆忙地抬着威士德。芭芭拉直望住西撒尔的脸。

他的眼光冷酷，他的嘴似乎是微笑而微张着。他看着他们，然后转向她。

一阵凉意自心底泛起：「你为什么这样地看他们？」

他的脸色马上松弛下来，嘴角泛起微笑：「我正在想什么事都可能在这儿发生，总之，你赢不了他们。」

他深吸了口气，那痛感已到了他的腹部，他真想高声地呼喊，他说：「走吧，这儿已没有什么了。」

巴克正要离开时，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走回来拿起电话筒。

是乔丹打来的，他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着：「他们刚把威士德干掉了！」

巴克慢慢地沉坐在椅子上：「干掉了？怎么会？」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匕首！跟干掉亚当斯一样，」乔丹的声音似乎抖碎了：「对不起，乔治。我们每分钟都监视着他，我不知他们如何干掉他的，今晚，赌场内正挤满着人呢。」

巴克突然明朗起来说：「你听着，一小时后你再打来，我要打去迈亚米，证实下凡尼可拉是否安全？」

他放下电话筒，又拿了起来，电话员接了线：「给我在迈亚米海滩的特派员史特尼。」他说。

他们已知道所有的证人了。他在等电话时这么地想。他们已知道了，所有的秘密，而那些防备似乎都已失败了。

他们都知道了。

第七章

除了她睡梦中低柔的呼吸声，房间内静悄悄地。他睁大着眼睛望着天花板。那是多少年前的事，而他几乎忘掉了。

战争，过后一切就不同了。每种东西都有了代替品。死亡、危险、刺激，那种在你体内流动的权力感——而你也感到那裂体欲出的权力正逐渐把你推向命运的终点。

在黑暗中，他愉快地微笑着。他从床桌拿起香烟盒，那烟盒已空了。

他静悄悄地滑下床，走向衣柜，从烟盒中拿出支香烟点上。从窗口望出去，第一丝阳光已在水平线上浮现。

「西撒尔。」她的呢喃从床上响起。

他转过身，他看不到隐在黑暗中的她：「什么事？」

「开第二瓶香槟酒。」她的声音也睡意沉沉。

「我们已开过了。」他说。

「但我感到口渴。」她如小女孩般的声音说。

西撒尔哑然而笑道：「妳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他听到她推开被褥坐起的声音：「我口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是不？」

他笑了下：「我想是的。」他回答，然后走出天台。

天还深沉，在远处，他可听到蟋蟀声及沙漠上呼啸着的风声。那深蓝色的天空已逐渐为晨旭所顶替，他倚在栏杆上望向沙漠。

她走出天台，站在他背后。他没转过身。她靠近他背后，双手伸向他的胸膛环抱着他，并把头倚在他裸露着的背项。

「就要天亮了。」她说。

「是的。」他回答。

她把唇压在他的肩膀：「你的皮肤很平滑，清洁而又柔软，我从未遇过像你这样的男人。」

他笑着转过身：「一定是那些酒吧。我还是孩童时就开始喝酒了。据说西西里的酒对你的血液及皮肤很有好处。」

她望着他的脸。她总觉得他某些地方使她疑惑不解：「当你跟我做爱时，为什么你一直说你就要死去？」她好奇地问：「在那个时候说这种话不是很反常吗？」

他微笑地看着她：「这就是我们意大利人所称呼的——小死亡。」

「为什么呢？」她问。

微笑在他咀角消失：「不是吗？每个诞生不正是死亡的开始吗？妳不感到那痛的感觉吗？」

她直视着他的眼睛摇摇头说：「不，只感到它的快感。这大概是我们之间的差别吧。这也许就是有时你那么靠近我，而我还是感觉到部份的你是远在一个我不了解的世界里。」

「胡说。」他回答。

「不，并不是胡说，」她马上反驳：「就如当他们抬着那男人经过我们身边时。一时，我感到我是与你在一起，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在那厅内，但下一刻当他们经过时，你似乎已远离了我。那男人死了，是不？」

他瞪着她：「妳怎么会这样说呢？」

「他是死了的。」她低声地说：「我从你面上的表情就知道了。你知道的，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但你是知道的。」

「这是很愚蠢的说法呵，」他轻轻地说：「我怎么会知道呢？」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在那天，我们开始我的行程的那一天。当你从法院出来时，你的脸也是同样的表情。接着在飞机上打开报纸时，我们读到有个人就在我们出现的法院建筑内被人刺死了。」

她的头倚靠在他的胸膛上，以致她没有发觉他的脸僵硬的表情。「我不必读明天的报纸，也知道楼下的那个男人已被人刺死，我可以感觉出来。我猜测在迈亚米时会不会一样？」

他不知道她是否有感觉到在他裸露着的肌肉下的心脏正在激烈地跳动着。他使到他的声音温柔起来，说：「就像平日一样，充满阳光及温暖。」

她抬头望住他的眼：「我不是这个意思，亲爱的，我是说会不会也有人死亡？」

他已撤去他的掩饰，深望住她的双眼，说：「每天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死去。」

她几乎是呻吟地说：「你不会是死亡天使吧，亲爱的？」

他骤然笑了起来，又再掩饰地说：「这是种荒唐的说法呵。」

「不是的。」她慢慢地说：「我曾读过一篇关於一个女孩子与死亡天使恋爱的故事。」

他的手握着她的乳背，把她的头压在胸膛上，问：「后来她怎样了？」

他可以感到她的嘴唇在他的胸膛蠕动：「她死掉了。当他知道她已发觉他是谁时，他把她的生命带走了。」

突然她抬起头望住他：「西撒尔，你会把我带走吗？」

他的手紧握住垂在她肩膀上的长发，把她的头叜后，以致她的脸朝向他：「我会把妳带走的。」他说，然后他的嘴粗鲁地压上她的双唇。

第八章

迈亚米是个充满阳光的城市，建立在佛罗里达海岸外的一条狭窄的沙滩上。每年都有外来的投资兴建起新的旅社。今年新开张的旅社是圣多拜。

圣多拜大酒店，十一层楼的建筑物刺入海蓝色的天空。这建筑物就好像毕加索笔下的蒙地卡罗皇宫那样的艺术化。这些以季节内每间房租多少为审美标准的佛罗里达人，都说这是空前最美的旅社。它的房租是每天八十元。

它的前面有保留给旅客享用的十尺宽的沙滩。它也拥有号称为空前最大的晶绿色游泳池，池旁四周围是四排帐蓬屋；屋前是些阳光直接照射的露天天台。每间帐蓬屋都设有各别的洗澡室，电话，牌桌，椅子及冰箱。

每天下午三点，每间帐蓬屋都有牌会在举行。那些玩家通常都只穿着短裤或游泳衣，躲过阳光在屋内享受。躺在池四周的长凳上是那些阳光浴的人，他们的身体闪亮着油或药剂的光芒，正在尽情享受着他们本已透支过度了的金钱。

沙姆·凡尼可拉站在圣多拜一间套房的窗前，望着下面的游泳池。他的身材高大。在他还是孩童，为里克在波莱尔奔走时已很高大了，那时他的体重已超过二百磅。现在他身高五尺十一，体重也有二百四十磅。

他不满地哼了一声，然后走回房内。房内正有三个人在玩着纸牌。他望着他们。「真是他妈的。」他骂道。

特派员史特尼抬起头，和蔼地说：「沙姆，我们的命令是这样呵。」

「命令，界线。」凡尼可拉哼了下：「看来也是没用的呵。他们何尝不是把亚比里斯关在波莱尔的酒店套房内半个月，结果也是被人干掉了！」

史特尼微笑着：「沙姆，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跌出了窗口，人们都说他是自杀的。」

「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凡尼可拉回答：「我了解他，他是被人推跌的，他自己不可能跌下。」

「况且，」史特尼强调说：「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可不同啦。」

凡尼可拉笑了起来：「还是一样的。」他嘲笑地说：「狄基亚当斯在他赶往法院途中被干掉，杰威士德却在一间挤着千多个人的房内——而你现在来告诉我和以前不同了！」

史特尼静默下来，他跟其他的探员互视一眼。他们都没开口。

凡尼可拉从袋中取出支雪茄，走进房间，在沙发上坐下。他咬口雪茄尾，然后吐在地毡上。他点上火，倚靠着看住他们。他以较温和的声音说：「你们听着，我也是个付税者，政府每天都在花我的钱请你们来囚禁我。如果要不是想得到些利益，又何必花这些钱呢？」

史特尼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想住到监狱去吗？」

凡尼可拉瞪着他：「别使我发笑吧，史特尼，你和我一样的冷静。你知道的，对我的生命，你也是没有多大的把握。」

「你怎么啦，沙姆？」史特尼烦躁地喊了起来：「你能活生生的不是很好吗？」

凡尼可拉的眼睛严肃起来，「当你们捉住我时，我看来自己是死定的了。如果我不供证，你们会控我谋杀罪；如果我供证，那我只有等着他们来干掉我。现在我已没有足夠的时间了，所以，你可否向你的上司说我要求每天下午让我花一两小时在那游泳池内？我会依照你们的指示而做的。」

史特尼望出窗口，看下游泳池。只是一些日常见到的人，凡尼可拉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没有人能在那儿靠近我的，你可以监视着出入口处，只有两个而已。」

史特尼转过身，走进邻室，并把门关上，凡尼可拉望着那两位坐在牌桌的探员。他们又再开始玩牌。他静静坐在那儿，吸着他的雪茄。

几分钟后史特尼走了出来，他走过房间，在凡尼可拉前站住：「好吧，沙姆，你得到你所要求的，但，你要记住，你如看到些我们没看到的东西或是认出任何人，你得马上通知我们。我们不希望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

凡尼可拉站了起来，走向窗口，他望下游泳池。「当然，当然。」他急忙回答：「我也不急着去死呵！」

史特尼走向牌桌边坐下，凡尼可拉转过身看着他。他微笑起来，但双眼却无一丝笑意，他说：「至少我肯定一件事。」

其中一位探员抬起头说：「什么事？沙姆。」

「有着棕褐色的皮肤，」他回答：「至少那些在我被摆平了，来看我的人们猜测不出我在那里渡过冬天。」

芭芭拉站在天台上，眺望着海洋，这时房内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走进去，拿起电话筒。

「卡地诺利伯爵的电话，从纽约来的。」接线员说。

她手按住电话筒：「西撒尔，你的电话。」她向卧房喊道。

他穿住泳裤走进来，这几天阳光照晒而现深褐色的皮肤跟雪白的泳裤成了强烈的对照。他从她手上接过电话筒，说：「我是卡地诺利。」

接线员的声音从筒内传出来。西撒尔说：「好的，把它接过来。」他望向芭芭拉：「是我的秘书，马丁小姐。」

芭芭拉点下头，又走出天台去。她可以听到他微弱的对话声音，好像是关于一辆在棕榈滩的车子的事。几分钟后他放下电话，但没有出来。她转过身时，看见他在记事簿上写些东西，她走进去。

他抬头微微一笑说：「对不起，生意。」

她点点头，看着他。这已是计划中他们在一起一星期的最后一天了。「我多么希望我们的一星期刚刚开始。」

「我也是的。」他回答。

「我讨厌去想到明天我们回到纽约时的情景。那时多么萧瑟寒冷，须一直等至夏天才会像这儿这么温暖。我多希望能永远住在这儿。」

他微笑地说：「这是无可奈何的呵，假期也终须结束的。」

「我们呢？」她问，她并不单指假期而言。

他知道她的意思：「必须结束的。」他平静地说：「我有我的生意，妳也有妳的工作。」

她感到悲伤。她这才知道答应这个星期假期时的她是多么愚蠢，发生在她俩之间的事对他来说只是假期中的一部份而已。「有人真正了解你吗，西撒尔？」

他惊异地望着她：「奇怪的问题。」他回答。

她突然走前去抚摸他，使他感到她的存在。她又走开，以致她的手不能碰到他。「不，是真的。」她说：「很多人都说你是个花花公子，我知道你并不是。」

西撒尔从桌边向她走来：「我一直都很幸运。我能随心所欲对我的生意有很大的帮助。」

她直视住他的双眼，「这就是你接近像我这种女人的原因吗？且又把你的声誉建在赛车事上，只因它对你的生意有好处？」

他捉住她的手：「妳是最特出的女人。」

「不是？」她说。她对自己不能抑止之情感到愤怒。「还有那些贵妇呢？狄帕郎艺基或者其他的女人呢？一个月前的报纸不正报导你在整个欧洲追求她的消息吗？」

「艾丽娜？」他轻笑道：「我自小孩时就认识她了。我们的家庭是老朋友，况且她也不紧要了。她现在在加利福尼亚陪着个德省富佬，她对德省富佬有特别的胃口。」

她低下眼睫，说：「对不起。」

他托着她的下巴，扳起她的脸说：「我有个主意，在棕榈滩有汽车，我的公司要我看下。与其今晚飞回纽约，不如我去提那辆车驶回去。我对飞机本也感到厌倦，这样也能拖长我们的假期。」

她微笑了起来，可能她又估错了他。可能这不只单纯是个假期吧。「真是好主意。」

他看下腕表，说：「已是三点钟了，我们可再游多一会，然后在棕榈滩吃晚餐，早上是可抵达杰逊维了。」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凡尼可拉走出帐蓬屋，他穿着件夏威夷款式的泳裤。他站在帐蓬屋的阴影下，望下那些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说：「现在可除掉我晒太阳的限制吧？」

探员们互相对望下，史特尼转身看下在出口处驻守的探员。他们对望下，然后点点头。他站了起来。「我想可以了。」他勉为其难地说。

其他二个探员都站了起来。凡尼可拉开始很小心地走过那些日光浴的长床及桌椅，向游泳池走去。他们站在他周围，他从架上拿了个塑胶浮筏滑进水里，他走到池中，然后笨重地爬上浮筏伸展身体躺着。

史特尼注意着四周围的人，一个年青的探员对着他说：「头子，看到什么吗？」

史特尼摇摇头，「没有。我想该是很安全的了。他们穿着的衣服不足以使他们取藏任何武器。」

年青探员咧唇一笑，他的眼睛已望向池边的女郎：「那些女孩子的衣服也一样遮掩不了她们的『武器』！」

史特尼笑不起来，对他来讲，现在没有什么可笑的。

凡尼可拉从池中浮筏上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家伙，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他咧着咀说：「这已是外出的第三天了。没什么事发生，是不？十分钟后通知我，我要翻身，我不想被晒焦。」

「好的。」史特尼回答，他在池旁的一张椅子坐下。他对将要完毕的工作感到庆幸。

凡尼可拉漂了去。那些探员无聊地望着其他泳者时，戒备不知不觉中松了下来。

西撒尔望向池对面的那些人。他扫视下芭芭拉。她伏躺着，背部向太阳，闭着双眼。他感到心脏开始跳跃，他又望下池对面。

凡尼可拉漂到池中央。那儿有堆年青人在玩水，他们的声音漂向西撒尔。他的手下意识地移向腰部，他摸到收藏在泳裤内匕首的刀鞘，他急忙把手移开。

其中有个探员站了起来，他向凡尼可拉呼唤。凡尼可拉笨重地坐起来时差点跌下水，然后他翻过身，面朝下地伸展他的身体，那名探员又坐下。

西撒尔又扫了芭芭拉一眼。她静悄悄地躺着。他站了起来，吸了口气，然后潜下去，他向深处潜入，双眼感到刺痛。他向池中央游去。

芭芭拉坐起来时刚好听到他潜水的声音，她喊道：「西撒尔。」

但他已去了，只剩下水面上的水泡。她眨下眼笑了起来。在某方面来讲他就像个小孩，已经三天了，他都在练习在池底下来回潜泳。

她看一眼帐蓬屋壁上的时钟，还差二十分钟就已四点了，她开始收拾她的东西。已经很迟，而他们就要离开了。

她刚修补好嘴唇上的口红时，他的头在池边出现。他张开口吸气，同时怪异地咧着嘴微笑。他深瞪着她，好像她是在遥远的地方。

她微笑地问：「这次成功了？」

他从池中跃起来，回答道：「我成功了。」

她的声音充满惊奇：「西撒尔。」

他双眼阴光一闪。他的手摸下匕首，它还在那儿的刀鞘内。他看下她，然后随她的眼光移向自己的身体。她抛过来的浴衣把他身体缠住。她笑了起来，他向她走去。她逗弄地说：「西撒尔，你真像是小孩子，刚才被你吓倒了。」

他无动於衷地笑笑，拉住她的手，把她推倒，笑着说：「我不是已告诉你我们西西里人最单纯的人吗？」

她笑着拾起她的沙滩布包，一起走回旅社去。

帐蓬内的电话响了起来，史特尼站起，对其他探员说：「我去接电话，你们好好看着他。」

他们点头。他走进帐蓬屋，那个最年青的探员四下环视，然后对另一个人说：「我没工作时，倒希望能回来这里享受下。」

另一个笑着说：「你花不起的，这儿一切都很贵。」

史特尼走回来，这是几天以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对他们说：「来，把他叫起来，今晚我们就回纽约去。」

其他的人都站起来，转向泳池。史特尼的声音飘过浮筏说：「好了，沙姆，起来了，你的十分钟已经到了。」

沙姆的十分钟已过去。已死了的沙姆凡尼可拉躺浮在逐渐沉下去的浮筏，他的脸压在玻璃盖上，双眼静大望下水底，他最后的记忆也已消失。在他看到西撒尔从池底游向他的笑脸时，他突然感到心脏一阵剧痛，接着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第九章

州立阳光大道从迈亚米向北伸向比亚斯堡，穿过一片沼泽湿地。堆堆的棕榈从点缀着佛罗里达的大西洋海岸线，早冬的夜晚，会不时有浓雾从骤然冷却的海面吹来，跟农田上的浓烟混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大雾，像盖了被单的床似地覆罩了整条大道。

「吉亚」的引擎怒吼着。芭芭拉趋前把收音机扭开。音乐在车内飘扬。她从驾驶盘望向前方，那强力的探照灯直射入浓雾去。

「雾来了，」她说。

西撒尔点下头，问道：「要把车蓬拉上吗？」

「等下吧，很清爽。」她回答。

他们静默下来几分钟，电台报告员截断了音乐宣布说：「现在是从迈亚米的十一点钟新闻。」

西撒尔看着她。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面的大路。新闻记者的声音传来。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今天下午迈亚米滩的圣多拜旅社内，沙姆凡尼可拉在游泳池内被人刺杀后，政府今晚在纽约宣布，对「黑手党」四位头子的控诉案件已经完全失败了。政府也透露每宗行凶的武器都是匕首。这种行凶的武器发源自意大利的波几亚时期。那个时期的刺客都很喜用这种武器，因它的特别形状能致使体内出血，而当匕首拉出时，死者的伤口会紧合起来。警方及联邦调查局都很重视这点，而尽其所能地搜寻破案及找出杀手或杀手们身份的线索。同时在华盛顿……。」

西撒尔伸手把收音机关掉。「近来的新闻都令人厌烦。」他笑了下：「总是谋杀和犯罪，他们不能报导些别的东西吗？」

芭芭拉没有回答，她的眼睛盯着路面。

他又笑了下：「醒来，别打瞌睡。妳在驶车呢。」

「我清醒着。」她说。

「那才好，我感到安全些。」他微笑地说。

「我只是在想。」

「想什么？」他问。

「那个死在游泳池的人。我在想是那一个人。不知我是否见过他或他见过我。」

「真是奇怪的想法，」他说：「妳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她的眼睛还是直视着大路：「如果我们有交谈的话，我可能会警告他。可是我不知道。」

他笑了笑。「妳怎么会去警告他？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她扫视他一眼，她的眼光深沉痛苦。「我该告诉他关於死亡天使的事。它如何从纽约到拉斯维加，又到迈亚米地跟踪着我们。」她不由自主地微颤：「你想它还在跟踪我们吗？」

「太荒唐了。」他说：「妳还是让我开车吧，妳给这些胡扯搞昏了头了。」

她顺从地打向右转的讯号，然后渐渐停止下来。她把车驶到路边，停止下来，她转过身望着他。

「这样也好。」他说：「我较熟悉前面的路，那边有条狭窄的桥，而且雾也越来越浓了。」

「我不与你争论。」她说：「你来开车吧，但小心点。」

「我会小心的。」他说，然后把她拉近身边，他轻吻她。

她的咀唇冷硬地接触他的咀唇：「我不管你是不是死亡天使。」她呢喃地说：「跟你在一起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

他忍不住地冲口问道：「如果我是的话，妳怎么办？」

她疑惑地看着他。「现在轮到你胡扯了。」她说。

他突然警觉起来。如果她知道并且能了解的话，事情可就不会这么簡单了。为什么只有他才使她这么怀疑呢？「我可能就是凶手。」他慢慢地说：「终究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发生谋杀案。」

她瞪着他微笑起来说：「但也有其他的人在一起。西撒尔，有时你跟我一样的荒唐。」

他笑着走下车，他走到她的旁边，看着她。她拿出支口红，开始修饰咀唇。

「亲爱的，给我一些光线，」她低着头说，「我怕会搞得一塌糊涂。」

他点燃他的打火机，看向她。他感到他的双唇僵硬起来。

她抬起头，好奇地问道：「你在看什么？」

「妳。」他回答说：「妳真美丽。」

她微笑说：「那在我搽上口红前该赏你一个吻。」

他伏在身边低下头吻她。这次她的咀唇较温热，而且蠕动着。

「西撒尔，」她低声说，「我担心我已爱你太深了，以致我不管是不是你把那些人杀掉的了。」

他站直起来。她转头，开始搽上口红。他低头看着她。在剪短了的卷发下是她雪白的颈项。他提起他的右手，手掌平直伸出。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她已知道太多的事实，死亡引向死亡。凶杀就像池中的涟漪，渐渐地扩展，以致离受害者及行凶者越来越远了。他提起他的手，以空手道的招式全力地击了下去。

口红筒子弹地飞射到车的仪表板上，然后滚落下车板。他低看着她，心脏激烈地激动着。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她一只手还紧握着，头倾倒一边，颓然伏在驾驶盘上。他因没有看到她的眼睛而感到庆幸。他环视四周，附近没有车辆。他走向车的另一边，在她的座位旁坐下，他倾前扭开车锁，开动引擎，车吼然发动。

他又四下环顾，整条路空洞洞地。他从衣袖内拿出那把匕首及那连系在一起的弹簧，用力一旋，把它们抛进黑暗深处。他听到他们溅落沼泽时的水声。他把车开动，坐在驾驶座的旁座上，他伸手操动着驾驶盘，把车驶向大路。

他的脚大力地压着油门，不到一英里就是那桥子。这时车的时速已是八十英里。他望向深雾。芭芭拉向他这边倾倒。

桥已在望。他低咒着，把她的身体推向驾驶盘。他的脚离开油门，然后把脚提起。他稳定地把持着驾驶盘把车向桥头的混凝土撞去。

在撞击的前一杀那，他向空中跳起，车的速度使他身体笨拙穿过空间飞向水面。

在他跌入水中的前一杀那，他听到车撞击的巨响。四周一片黑暗阴沉而又寒冷。他透不过气，他一直向水底沉下去，肺部感到窒息。他以为他不会再浮起来了，他狂乱地划着双手。芦苇草缠着他，似乎要把他拖下去。终於，他又再看到了天空。

他吃力地爬向河岸。他感到全身都在发痛。当他的脚踏上陆地时，不由颓然地跪了下来。他从岸边爬上来，整个人倒伏在地上。他的咀充满了污物，面部被割而感到焚炙的痛楚。

地面潮湿冷硬，寒意在他体内窜流。他不禁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的手指插入地面，紧紧地抓着。他闭上双眼。夜拢了上来复盖着他。

巴克靠在椅背上望向窗外。冬天的太阳投下建筑物的巨大阴影。凡尼可拉已死去了三天，而他们还没有一点线索。他望向坐在桌对面的探员。他们是纽约警察局的史特朗队长，拉斯维加的乔丹及迈亚米的史特尼。

他的手因失败而软弱地放在桌面。「事情就是这样了。我并不想责备任何人，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面对它。明天早上我将去华盛顿会见总长。巴登参议员在追究着调查局，而总长要个完整的报告书。」

「你要怎样回答他呢，乔治？」史特尼问。

「我能夠告诉他什么？」巴克无力的说：「我并不比他知道的多。」他从桌上拿起一个信封：「我的辞职信已准备好了，我明天就呈上去。」

「等一下，」乔丹说：「总长没叫你滚蛋吧！」巴克忧悒地微笑：「怎么，杰，别天真了，你与我同样了解总长：他不喜欢失败。」

他们都静了下来。巴克按下他桌上幻灯机的开关。它开始在墙上投影出一张照片。那是张法院内通道上人群的相片。

「你发现什么吗？」乔丹问。

巴克把开关按住：「这是报界记者所拍摄的相片。那时狄基亚当斯正被送上法庭作证。」他按下扭，转上一张相片，「我已看了上千次。你以为能从他们拍摄的相片上找到什么东西？他们拍摄的相片一点也帮不了我们。」

他又按下按钮，再转下另张照片：「我忘了你们还没有看过这些相片。」

他注视一会儿，又按下按钮。

「等一下。」史特尼兴奋的喊叫道：「刚才那张照片再映一次。」

巴克按了按钮。史特尼站起，向墙边走去，细心地观摩那张照片。他用手指指着一个人，「你能不能把这戴青色绒帽的人放大？」

巴克无奈地笑下。又是个无的放矢。「那帽子不是青色，那是墙上的漆。」

史特朗队长插了进来：「是青色，我还记得在人群中那么惹眼。」

巴克急忙调下镜头。现在银幕上现出一个人的脸。这只是个侧脸，但无误地，那帽子是青色。

「我曾看过这顶帽子。」史特尼说。

「同样的帽子很多。」巴克说。

「但不会有同样的一张脸。」乔丹突然说：「我是见过这个人。」

他们看着他：「那是卡地诺利伯爵。」他说：「那个赛车能手。在拉斯维加时，他就在我们的邻桌。他跟那『烟与火』的化妆广告模特儿在一起，芭芭拉蓝。」

史特尼跳了起来，喊道：「他们在圣多拜出现。我就在那儿看到这顶帽子。我在大厅上，他们到柜上注册时他正戴着这顶帽子。」

巴克注视着他们。大概不止这些吧。他提起电话，说：「我要卡地诺利伯爵完整的生平资料，从他出生到昨天为止的资料。」

他放下电话，眼还瞪着他们：「你们知道他现在在那里吗？」

「我知道。」史特朗队长回答。他从衣袋内拿出份报纸，打开放在桌上。他在报纸上方角落指了一下。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巴克看去。是卡地诺利的相片及报导。标题是「最特出的运动员将於明天出院。」下面是粗略对州立阳光大道的车祸报导。一个女人在车祸中死去。

巴克抬起眼，吹了声口哨：「如果这家伙是杀手，」他的声音沈恰起来：「他将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他不会留下任何证人，不管他的或者别人的。」

第十章

巴克站在公园大道的一间汽车展示处前面。玻璃窗后外国入口的汽车闪亮地炫耀着，在大门的玻璃门上小塊的银色字粒写着：「西撒尔・卡地诺利，汽车入口商。」

他打开示范处的大门走进去。有几位顾客正在观看汽车，他站了几分钟，一个顾客离开，有个推销员向他走来。

他个子高大，头发银白的，穿着大衣，钮扣上还插了朵小花。他看来不像是个汽车推销员，反而像个经纪人。「怎么样，先生？」他的声音无可否认地有礼，但也冷傲。

巴克想起这里对顾客的招待方式，跟那位爱尔兰人（巴克向他买了部车）的和蔼态度的巨大差别，不禁微笑起来。他轻摇下头，问道：「我想见卡地诺利先生，他在吗？」

推销员又不大高兴而傲慢地说：「卡地诺利先生从来不到展示处的。」

「不来？那么我该到那里找他？」巴克微笑地说。

「我也不知道，」推销员说：「你去办公室问看。」

「在那里？」巴克有礼地问道，他已经懂得去应付这种势利眼的人。这种人在把外壳除去之后，里面是空洞一无所有的。

「在十五层楼。你可从那门走出到大厅，那儿有升降机。」推销员指着个入口处。

「谢谢。」巴克说。

「别客气。」那推销员回答，然后斯斯文文地走向一位刚走进展示处的客人。

巴克走进大厅，等着升降机。这是在公园大道新建成的建筑物。每样东西都自动化、连升降机也装有音乐系统。西撒尔是很富有，他想。他有他的身份，这种人怎么会跟黑社会有连系呢？

他还记得当史特朗队长接到有关他的资料报告时，脸上出现那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真不明白。」队长这么说：「这个傢伙拥有一切，名誉、金钱、战争时的英雄、名誉。他跟这些流氓根本就格格不入。」

这也是困扰着他们的问题。当然他也有些可疑的地方，一些他们不能明白的事实。例如他在战争时期的记录。虽然他在进攻意大利的战事上与盟军合作进行地下掩护，而得到奖牌。但他曾在那项行动中干掉五个自己络联的人。而其他二十多位在一起工作的人员，却认为只有四个人才是必须除掉的。还有，关於卡地诺的叔父被人谋杀的事件。那时卡地诺利虽然远离现场，但那时战争刚结束，他正陷於穷困的境地。在案发之后，他就富有起来。还有那些跑车及车赛。在短短期间，卡地诺利就成了国际间令人注目的人物。虽然还有些像他一样有名。狄波达哥在一场赛车中死去，西撒尔也有参加那场赛车，他因粗鲁的驾驶而被令中途退出。他也有两次被指责造成其他参赛者的死亡，但没有迹象显示出他与那些地下黑社会有所连系。

升降机的门打开，巴克走进间灯光调和的接待室。四周的墙上都挂满了名贵汽车的海报。接待女郎坐在角落的一张小桌上。

「有什么事吗？先生。」她问。

巴克点下头：「我想见卡地诺利先生。」

「你可有跟他约定了？」女郎问。

巴克摇摇头。

「你找他关於什么事？」女郎问道。

「一些私人的事。」巴克回答。

女郎不以为然地拿起电话：「我看卡地诺利在不在。」她轻蔑地问：「你的名字？」

「乔治・巴克。」他回答。

他站在那儿等。女郎低声地对电话说，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请你等一下，卡地诺利的秘书，马丁小姐，等下会出来见你。」

他走向张舒适的沙发坐下。前面的小凳上放满着每个国家每种语文的跑车杂志。他懒散的拿起一本，粗略地浏览。他一抬头，一个女人从门内走出，站在他面前。

「我是马丁小姐。」那女人有礼地微笑说：「是卡地诺利伯爵的秘书。除了预早约定的以外，他不会接见任何人。我可以帮你吗？」

他缓慢地站了起来，感觉到接待女郎投射过来好奇的眼光。他无言地从衣袋内拿出他的证件。他递给马丁小姐。

她看了下然后再望向他。她的脸充满疑惑的表情。

「对伯爵的打扰我感到抱歉。」他和蔼地说：「但我想在某方面他可能给我们些帮助的。」

马丁小姐把证件还给他。他放回他的衣袋。「请你等一下，我去看他是否有空见你。」

她在门后消失。他再坐下去，几分钟后她又重新出现：「请跟我来。」

他跟着她经过个大办公室。里面有好多个男女在桌上工作。普通的办公室。从这儿他进入另一间办公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她又引他进入另一间办公室。这间才是属於卡地诺利的。

巴克看到里面的装饰时不禁睁大了眼。摆设充满古风。灯盏也是装在高贵的雕像上，连那人工火炉也是以意大利云石作成。在火炉前均是些瓷器及金杯，而只有这些才能使得这整个办公室有点商业化。卡地诺利不坐在桌边。这间办公室根本就没有桌子。

他从舒适的长椅站起来。椅边是张电话桌，有本记事卡放在电话旁。他伸出手向巴克。他的握手很稳。

「我能为你效劳吗，巴克先生？」他摇手请他坐在对面的座位，问道。

巴克等到秘书离开办公室后才坐下。他向坐在他前面的男人观察了会儿。

卡地诺利对他的打量不以为意。他的表情平稳，嘴角轻微地笑着。他看来好像只对这访问感到好奇而已。很平稳，巴克这么想。任何能当杀手的人他的神经必当是冷硬如冰的。他慢慢地微笑起来。

「你在微笑？」西撒尔问道。

巴克点了下头。突然有个念头闪过脑海。自从他来到这儿，每个人——包括卡地诺利——都同样地说：我能帮你吗？他的经验告诉他如有太多的这类自愿帮助，其实一点帮助也很难得到的。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我只是在想，卡地诺利先生。」他说：「我见过的办公室中有几间能像你的办公室这么舒适。它看来太舒适了，以致使人没有心情办公了。」

西撒尔笑了笑。「这是事实。」他承认：「但在我这行生意上，没有很多细节来打扰我。是以我可以以我的嗜好装饰我的办公室。最主要是我是个自私的人，我只考虑到我个人的舒适。」

巴克点点头。这人看来一切都很妥当。看来跟他转弯抹角是没有用的了。卡地诺利可能跟你这样地周旋一整天的。他趋身向前说：「我想你已从最近的车祸中复原了吧？」

西撒尔点头，「我已经好了，谢谢。」

「该是个可怕的经历。」巴克接着说。

「无可形容的可怕。」西撒尔的语气严肃。他似乎想找更恰当的英文字眼来形容它。「是个悲剧，我一直在自责我所造成的祸事。」

「你能使它不发生？」巴克急速地问。

他以为他看到西撒尔眼中的虚伪。「我想可能的。」西撒尔回答：「我应该不让她驶。那辆车她应付不了。」

在那一刻巴克已得到他所要问的好多个问题的答案了。他要引西撒尔毫无怀疑地自动上钩，他成功了。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我很高兴这已经过去了。」巴克平静地说：「现在我们谈公事吧？」

西撒尔点点头：「好的。」

「从那次的车祸中，」巴克说：「我们从报章上发现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内，你到过拉斯维加的马哈拉惹及迈亚美海滩的圣多拜。」

「是的。」西撒尔承认。

「还有，上个礼拜的星期一，你也在纽约佛利广场的联邦法院出现。」

「你们调查得真清楚。」西撒尔回答：「是有这回事。」

「我提到这些地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巴克问。

西撒尔微笑。「如果我假装不知道，那我是个傻瓜，是不？」他问道：「我也有读报纸。」

「那么，你也知道那些黑社会案件的控方证人都被人谋杀了？」

西撒尔点点头：「我知道，但我想不出我与这件事件有何牵连。」

巴克看着他：「那天你去法院作什么？」

西撒尔对着他的眼光：「你不知道吗？」他笑了下：「我是去拿申请公民的第一份表格。」

「但移民部是在底层。」巴克说：「而你却出现在第三层法院外的走廊上。」

西撒尔又笑了起来。「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底层的厕所有人使用。他们告诉我三层也有一个，所以我从楼梯上去。当我遇到那人群时，我又走下底层。」

「你在第三层时可有发觉什么不寻常的事？」巴克问。

「整个事件对我来讲是不寻常的。」西撒尔回答：「如果是说有什么特出的事，或是事件，那是没有。一堆人群，然后一些人从升降机出来，而我尝试穿过他们，走回楼梯去。」

「什么理由使你住进那些旅社呢？为什么你不住进拉斯维加及迈亚米的别间旅社？」

西撒尔看着他，「巴克先生，旅社是种时髦的玩意。而我的生意使我不得不有所选择。」他从邻桌的烟盒拿出支香烟：「我想，你该以同样的问题去问那些负责让这些证人住进这些旅社的人来得恰当。」

「你没有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巴克问。

西撒尔点了烟，摇摇头：「我不知道。即使我看到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的面貌。」他犹疑了会儿：「或者在拉斯维加时有看到其中一个吧。我不知道。那时我与蓝小姐正要离开赌场时，有个人从我们旁边被抬了出去。」

「那是其中的一个证人。」巴克说。

「是吗？」西撒尔有礼地问：「可惜那时我不知道。不然我会多看几眼。」

「在你的记忆中，你想有什么事件能对我们有所协助？一些你认为值得注意的人？」

西撒尔摇头。「对不起，巴克先生。」他抱歉地说：「我想不起来。你知道的，那时我正陪着位美丽的女人渡假。我想我那时对别的东西都没有兴趣了。」

巴克发觉到他已走到路的尽头，访谈已要结束，而他没有发现到任何资料。同时，强迫要这人作供对整个事件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不是那种人。巴克站了起来。他看见一双短剑挂在西撒尔背后的墙壁上。「那是什么东西？」他问。

西撒尔也没转过身，答道：「那是匕首。」

巴克走到墙前，看着它们。它们没有光泽，「匕首。」他说：「那些证人就是被这类武器杀死了。」

「我也有读到。」西撒尔不慌不忙地说。

「你拥有它们多久了？」巴克问。

「这是我家族的遗产。」西撒尔回答：「我有收集它们的爱好，在纽约的公寓及意大利的老家都有收藏。这种武器是我祖先波几亚时期最爱用的武器。」

「是吗？」巴克说：「你该是使用它的能手吧。」

（二十九）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西撒尔站了起来：「我想我是的。」他回答：「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它属於被淘汰的。武器也像其他东西一样，也讲究时髦的。」他走过来，从墙上拿下支匕首。他看了下然后递给巴克。

「下面展示处我们出售的玩具每个月杀死的人比这些匕首从法朗汀时期及明以来所杀死的人还要多。」

巴克望着手上锐利的匕首。一个记忆闪过他的脑海。「你是不是那位曾经得过意大利剑击冠军的卡地诺利？」

西撒尔点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古老运动。你玩剑击吗？」

「有的。」巴克回答：「我是学院队的一员。」他轻轻地把匕首放在电话桌上。「我该走了。」他说：「谢谢你的合作，卡地诺利伯爵。」

「我为我不能给你帮助而感到抱歉。」西撒尔文静地回答。

巴克走后，马丁小姐走进办公室时，那把匕首还留在电话桌上。她看下匕首，然后望向西撒尔：「他要什么？」她似乎很关心地问道。

西撒尔拿起了匕首，挂回墙壁上。他转向她微笑地说：「看来，我假期中选择了条很感震的路线。」

巴克倚在他椅子上。「我摸不出点东西。」他承认失败地说。

史特朗微笑：「你本来就料到探不出的，是不？」

巴克摇下头：「我想是的。唯一使我发觉的是那家伙一定是个杀手。我知道。」

「知道和证明是两件不同的事。」史特朗说。

巴克档前，从桌上拿了几张汽车支碎的照片。他把它们推向史特朗。「你看下，这些刚从佛罗里达寄上来的。」

史特朗看着它们：「怎样？

「看到那女郎夹在驾驶盘的情况吗？看到那引擎如何从车头被推到前座去？如果像卡地诺利所说的，撞桥时他正在睡觉的话，他的脚该在那里呢？它们不是如你所想的放在仪器板下的地板上，不然他是不可能从车内飞跌出来的。当车头被推塞过来时他的脚已粉碎了。」

「我看过很多车祸，什么事都能发生的。」史特朗说。

「可能。」巴克承认地说：「但我敢打赌卡地诺利的双脚是在他坐着的座位上，直到车就要撞击的那一刻，他跳了出来。」

「但那个女人呢？」史特朗问：「她在驾驶车厢。」

巴克看着他：「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坐在驾驶盘后面而已。」

「这你也不能证明出什么东西呵。」史特朗说。

「现在我不能。」巴克说：「但我已有些主意。」

「要跟踪他吗？」史特朗问。

巴克摇摇头。「这是没用的。在这家伙的行动圈子内，让我们的耳目去跟踪的话，一定一下子就给他发觉到的。同时也会打草惊蛇。你也知道的，我们的总长对这种重要人物一直也不敢大意得罪。」

「那你打算怎样呢？」史特朗问。

巴克微笑地说：「第一件事是让报纸刊登他被讯问的消息。第二件是找一位能接近他去发掘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的人。」

「谁呢？」史特朗问道。

「例如一个女的，」巴克说：「他喜欢女人。而我们也正好有一位恰当的人选。黑社会。富年。那种工作。」

「如果他是个杀手，那她不也很危险？」史特朗说。

「她说她能对付他。」巴克回答：「我已看过她的资料。相信我，如果她对付不了，那么没有任何人能胜任了。」

第十一章

西撒尔走进午厅时，午会正处高潮。他站在门口，眼睛搜索着女主人。他们的眼光互相交错。她张开了双手，匆忙地走向他。

「西撒尔，我亲爱的孩子。」他吻着她的手时，她说：「我多么高兴你能到来。」

「我即使死了也得来赴夫人出海的宴会。」他微笑地说。

在浓厚的灰发下是双忧郁的眼睛。她微笑着。她的声音比几个礼拜前西撒尔在电话线上听到的还要低沉。「这午厅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她低声地说：「两间厅堂间有个相通的门。大约十分钟后他就会上船来。」

(三十)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没有回声。她提高了声量招呼另一个刹来的客人。「谢谢你送来的那些可爱的花朵。」

「这是我的荣幸，夫人。」他回答。

他看着他转向另一个客人离去。她曾是个美人，在国际宴会上很响噹噹的人物。她的名字曾与最具盛名的午会或王子连在一起。但现在，她却只属於唐・艾米利奥。

他悄悄地走向厕所。他打开门时还听到她的笑声。像她这样走在两种相异世界的边缘的人有多少？同样地，有多少的人处境跟她一样？

冷冽的寒风从哈瑟河吹来。艾米利奥・马特洛从停在码头前的豫士帖出时，穿上了他的风衣。他瑟瑟不展的皇向停驻在那儿的船。探员们从车内走出来，站到他身边。他无言地给他们一张钞票，以付给司机。

「这里。」一个探员边走向码头边说。

「我认识路。」艾米利奥苦涩地说。他们走过木板走向码头。

侍应员引他们走过条甬道，走向第一等的甲板上。开帆的宴会正高潮，音乐从门后缭绕出来。「意大利亚」在一个小时内就要开航。侍应员打开门。

「这里，先生。」

他鞠躬地说。

艾米利奥及探员们走入套房。在房内的一角有个酒吧。

侍应员跟着他们进去。「先生，这一切都满意吗？」他问艾米利奥。

艾米利奥给了张钞票。「很好。」他说。

侍应员鞠躬退下。那两个探员四处探看。那较老的对艾米利奥说：「真漂亮，马特洛。」

艾米利奥对着他微笑：「最好的享受。」他走向酒吧，说：「你不会以为我会住那种政府付钱的差极了的房间吧，是吗？」

那探员咧嘴笑下：「我想不会的。」

艾米利奥打开瓶酒，为自己倒了一杯。他干了杯。「呵，」他说：「真是好威士忌。它使你温暖，尤其是刚受了码头上的冷风。」他转向探员：「来一杯吗？」

探员互视而笑。「你不介意吧？」那较年老的走向酒柜说。

「请便。」艾米利奥递酒瓶递给他。他脱下大衣，放在一张椅子上。「我想我已老了。我的肾已不中用了。我要去小便下。」

他打开厕所的门。较年青的探员站在他身旁。他闪了下身。「青春不在了。」他讽刺地说：「或者你该检查下。」

探员看下厕所的内部。他转过身，尴尬不安地说：「好吧。」

「谢谢。」艾米利奥大方地说。他走进厕所，把门关上。人总究也有些隐私的。

门关上了，但隔壁午厅的音乐一直渗透进来。「好像是狂欢宴会。」那年青的探员倒了杯酒说。

「都是钱作怪。」另外一个说。他把杯举向空中：「沙兰大。」（酒名。）

「沙兰大。」另一个回答。他们干了杯。「真是好酒。」他接着说。

那年轻的望向他。「呵。」他讽嘲地说：「犯罪的享受。」

艾米利奥走到洗手盆前，打开水龙头。他听到从他房间传来那二个探员低语的声音。他急忙走到厕所的另一头。那边有个门可通向另一间套房。门已锁上。

他的手指拓着门，发出种拓抓的声音：「西撒尔。」他低声叫道。

一种拓抓的声音传回。他急忙打开药柜。在柜的上方有支镀匙。他伸入门锁转一，转着动了一下。一会儿他也听到另一边转着移动的声音。

门稍微打开，西撒尔闪了进来，然后连忙把门关上。

艾米利奥微笑地叫道：「唐・西撒尔！我的侄儿！」

西撒尔也微笑地说：「唐・艾米利奥！我的叔叔！」

两人拥抱在一起。「很久不见了。」艾米利奥说。

「是很久了。」西撒尔尊敬地回答。

「你干得很好，我的侄儿。」艾米利奥低声说：「我感到骄傲。」

「我守我的诺言，唐・艾米利奥。」西撒尔回答。

「是的。我把你介绍给『家族』时，他们都很高兴。现在你该成为我们理事会的一员了。」

西撒尔摇头：「我只满足于我与你的协议。唐・艾利米奥，我不想从『家族』那儿得到好处。」

（三十一）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艾米利奥的脸充满惊奇：「你会梦想不到地富有起来呵！」

「我不需要富有。」西撒尔回答：「目前我已有足夠我需要的。」

艾米利奥摇摇头。「但其他的唐会当作是个侮辱。」

「我的本意不是这样。」他接口说：「你向他们解释。在我被召唤去付偿我所欠的债时，我付还了。只有这些而已。」

「但那三个与我同时被审的人也向理事会提出要你死亡的要求。」艾米利奥说：「他们认为只要你存在着，对他们来说是个潜伏的危险。他们从报上已读到你被当局讯问了。」

「他们都是胆小鬼。」西撒尔厌恶地说：「警方并没有得到任何情报。」

「但他们担心呵！」

「向理事会解释一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也不会向他们要求什么。」

艾米利奥摇着头：「我会照你所说的做，我的侄儿。但在得到我的消息之前你要倍加小心。他们都是危险人物。」

「我会小心的，唐·艾米利奥。」西撒尔微笑地回答：「为了他们的安全，我想他们也会更加小心的。」

「我会通知他们。」艾米利奥说。

西撒尔点点头。「好的。几时能再得到你的消息？」

「下个月。」艾米利奥回答：「在墨西哥的大赛车时，我会把理事会的决定通知你。你将参加法拉第赛。你的技工将留在意大利。当你抵达墨西哥时，赛前的一刻，你将收到个电报，说你的技工病了。然后你聘请一个我派去的技工。那时你就能得到我的指示。」

西撒尔颔首说：「如果我有什么更改计划的话，我会像以前那样把讯息放在哈林区『半月』的餐馆部儿。」

艾米利奥微笑：「这我明白。」他拥抱一下西撒尔，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为你而死。」

西撒尔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也为你而死。」他迅速地转向门，溜了出去。

艾米利奥听到转臂振动的声音。他在门这边把锁匙扭转，然后把它放回药箱去。他关上水龙头，感叹地摇着头向他的房间走去。西撒尔拒绝参与『家族』就等于签下了死亡契约。现在，他自己也要西撒尔死亡了。他感叹没有让西撒尔知道他已转了心意。

在曼哈顿区李斯登大道有间以牛排驰名的餐厅。据说它的牛排是世界上最好的，而它的实心面包比老家乡的还要好。但是，这种餐厅的价格是那么昂贵，以致那些在街上流连的人连这几的面包及牛油的价格也负担不起。因此，他只有那些有着大把钱的顾客才能光顾这餐厅。当然这些顾客会以崭新的钞票付给那些穿着制服挣上青色沙拉的侍者。

「大荷兰人」嘴内塞了塊牛排，咀嚼着。一丝肉汁从他嘴角流出。他用塊面包抹了下，然后把面包拌着塊肉塞入口内。他咀嚼会儿，才抬头望向他的两位同伴。「我不管你们的人怎么说，」他咕噜地说：「我说我们该干了他。」

艾利·法哥尔深思着他：「但我们不能肯定是不是他。艾米利奥不会告诉我们的。」

「大荷兰人」把食物吞下。他的刀叉开始去切另一塊牛排：「这又有什么分别呢？」他强调：「我们已没有时间去调查他了。报纸已报导联邦调查局曾讯问他。如果他招出的话，我们怎么办？」

堂吉尼克没有胃口地看着眼前的盘。那些食物真是浪费了。他本来胃口就不很大。「我不喜欢。」他说：「艾米利奥说我们该静等意大利的决定。他是在玩拖延把戏。」

「艾米利奥说，艾米利奥说，」「大荷兰人」暴怒地喊道。他的嘴挤满食物。他急忙吞下，连着说：「我对艾米利奥所说的已感到不耐烦了。那些豚鼠们的屁股坐在椅上坐着，而我们却引颈待毙！他们以为他们开创这事业，他们就有无上的权威！」

堂吉尼克下意识地环视下餐厅，怕给人偷听了。他低下声音：「小心点。这样的说话会使你被干掉的。」

「大荷兰人」愤怒地瞪着他。「你们怎知道他们不会在计谋我们？可能他们正安排使这傢伙来接权呢？你知道他们这些豚鼠们在组织成阵线。」

堂吉尼克静了下来。他望向艾利。艾利呆头呆脑地吃着东西，他的眼睛瞪着盘子。一阵子后艾利抬起头，他轻轻地放下刀叉，温和地说：「这样会使整个事件闹大了。这不是像你那些胡乱的工会事件，『大荷兰人』，这是件重要的案子呵。」

「是呵，」堂吉尼克接着说：「如果他不是那个杀手，那我们可就惨了。我们如何向艾米利奥解释呢？」

「大荷兰人」不住地吃东西，总之，现在他们得采取行动了。这些意大利人掌权太久了。而他们自己的组织，工作及金钱都在这里。这已是他们跟黑手党比远关系的时候了。如果三千哩外没有人要替黑手党工作，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我说我们别再等了。我们干掉他。」他没抬起头，一直在吃着。倒霉的是，当他在监狱时，失掉了罗迪都菲的消息。大荷兰人已和他安排了会面的。不然就能叫罗迪来对付这些黑手党了。

堂吉尼克已失去了胃口。他把餐盘推开。他知道「大荷兰人」在思考。他看下艾利。从艾利的吃相看来他也是知道「大荷兰人」的想法。这不止是干掉一个人而已。这可能是个革命的开始。他感到他已太年老，去参加另一场战争。「我们怎么对艾米利奥说呢？」他问，他是希望推翻他们的决定。

「大荷兰人」的眼光盯住他会儿，然后又看向食物：「我们胡扯些话吧。」他说。

艾利插进来说：「我不知道。你看他们如何对付都菲。他们整整等了二十五年。」

「大荷兰人」轻蔑地说：「都菲在狱中软了下来。他该强硬地坚持，那么事情就不同了。他们怕他，记得他如何干掉卡菲吗？」

「但他们还是终於干掉他，不是吗？」堂吉尼克问。

「当然，但看下他们的手法。」「大荷兰人」说：「用一些生手的小流氓。那些小伙子是那么冲动，以致留下个警察活口。现在他们依靠的是些爱出风头的小流氓。就如这个杀手吧。他也不归属於他们。我们得保护我们的生意。我相信整个国家内的头子们都会同意我们的作为。」

他放下他的刀叉，以手指拿起支牛骨，他舔一下。这是他们出攻的时候了。「我说我们出击。」他加强语气说。

艾利看下堂吉尼克，又转向「大荷兰人」，现在已没有时间可拖延了。「好吧。我们动手。」他说。

他们转向堂吉尼克，他已决定了，少数服从多数，要反对也反对不了，唯只祈望在整个事件过后你还能活生生地生存着。「动手。」他说。

「大荷兰人」微笑起来。他已踏出第一步，而他们不得不跟着他。杀手只是个象徵而已，最主要的是还是黑手党。是他们把这个国家还给美国人的时候了，他的脑子已繁忙地衡量着得失。那些数目使他头晕。他站了起来，低望着他们。

「我不知你们有何打算。」他说：「这是我出狱以来，我的老太婆第一次让我离家外出的夜晚。我要去珍妮那儿躺一下。」

他们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出餐厅。在他离去后，他们互望着。「咖啡。」堂吉尼克对侍者说。

侍者走开时他转向艾利。现在是他们开始买人寿保险的时候了。他们也得给艾米利奥报讯。

第十二章

在中央公园南面的纽约运动员俱乐部第三楼的剑击协会内，每星期的练习班正处高潮。剑与剑相击的回音在练习厅内響落。那些戴着奇异形状面罩遮掩着脸的剑手们，身穿着紧身白衣在午跳着。

西撒尔的剑白光一闪，刺穿着他的对手的防戒线，直刺向白衣上印着的个红心上停住。

「呵哈，」他的对手提高他的剑退后一步说。

西撒尔拉开他的面罩，微笑地说：「很好，韩，但还得练你的手腕力，太弱了。」

那对手也拉起他的面罩，他喘着气对西撒尔微笑问道：「西撒尔，你会参加下个月的锦标赛吗？」

西撒尔摇下头。「我想不可能吧，我要参加墨西哥的大赛车，相信那时赶不回来。你是知道的，那是生意呵，是不？」

那人点下头，「那太可惜了。没有你，我们没有多大的机会夺标的。总之，谢谢你的指导。」

西撒尔点下头：「别客气。」他转向周围一群旁观者，明嘴一笑。「下一个是谁？你怎样？」他开玩笑地说。

他们互相地望下，下意识地笑了起来：「我想你必须等法第尼来吧。你不属於我们这一级。」其中一个说。法第尼是他们的剑击教练。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也好。」西撒尔说。他开始脱下他的面罩。

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给我个机会好吗？」

西撒尔转身。巴克穿着制服，微笑地站在那儿。「哦，巴克先生。」西撒尔平静地说：「当然可以。」

巴克从架上拿了支剑向他走来。他放松他的手腕，把剑在空中抖了下来。他把剑移到左手，然后伸出他的右手。西撒尔跟他握了下，巴克的握手很紧。他说：「卡地诺利伯爵，当我知道你是这儿的会员时，我不能抵挡我的愿望——那就是与当世最好的剑击手之一交手的机会。」

西撒尔微微一笑：「我真荣幸。你很真诚，你需要作格身运动吗？」

巴克点下头：「谢谢，不必了。我一直都处於行动状态。我只希望我们有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我相信我们会的。」西撒尔笑了下。他们走到厅中央，站好位置。「我不知道你也是这儿的会员。」

巴克回笑道：「我是没有时间来这里。我的工作使我不能分身。」他拉下面罩：「准备好了？」

西撒尔点下头。他拉下面罩，他们的剑在空中交击：「好。」巴克喊道。

巴克向前推进，西撒尔把他顶开，然后跳级。他马上知道巴克并不是普通的业馀剑手。他暗自在面罩笑了下。他等着巴克出手。在这交手中，他们享受到乐趣。

人们开始在练习厅聚集。整个厅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巴克全神贯注认真地向前搜进。他的进攻使西撒尔的剑招师化解。渐渐地他一步步后退，观众开始看出形势不对，而嗡嗡私语起来。

巴克还在挺进。他越来越有信心。卡地诺利看来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厉害。他的剑扫下，西撒尔的剑格着它。巴克企图把剑拉出，但西撒尔轻易地把它压住。巴克尽吃奶之力要把剑从眼前那个人的剑下拉出，西撒尔丝纹不动。巴克感到他就像要从泥塑下把剑拉出。突然间，他明白原来卡地诺利刚才只不过是在试探他。

同时西撒尔向他推进。巴克退后几步才站定脚，他虚装直戳，然后飞快地抖着剑头。西撒尔已闲逸地等着他。

西撒尔轻笑道：「很好。」他的声音充满敌意地从面罩下传来：「安东尼利师傅？」

「是的。」巴克小心翼翼地回答：「罗马，1951。」

「我向他致敬。」西撒尔说，并开始进攻：「安东尼利先生对他的学生很苛求，他只接受那些最好的。」

巴克手忙脚乱地应付攻势。现在他已没有时间去进攻。「我跟随他学习并不多久。」他苦涩地说。

西撒尔又笑了起来。「剑術的要求很高。我曾说过的，虽然在我们那个时代，别的武器更流行。」

西撒尔的剑看来似乎有了生命。巴克已感到难以应付地喘着气。他的剑在手上似乎有一吨重。西撒尔似乎感到他的颓势，而把攻势放缓下来。

巴克感到面罩内汗流满脸。每一口气嚼出都加强了胸间的压力。每一下架势都很辛苦，而西撒尔却从容地舞动着。有好多次他发觉西撒尔可以把他刺着了，但西撒尔却故意把他的剑移开。再多顶几下，他想他会脱力倒在地上了。

他的坚意使他的手腕力增强起来。他集起全部的力量作最后的进攻。他扫开西撒尔的剑向前挺进。

「好。」围观者喊道。

巴克突然停住，双眼低望。西撒尔的剑正指顶着他的心。他的剑势迅速，以致他看不见他是如何刺来的。

他垂下他的剑，打开面罩。「你太高强了，卡地诺利伯爵。」他喘着气说。

西撒尔拿着剑向他敬礼，微笑地说：「我很幸运，幸亏你没有很多时间去练习。」

巴克勉强地笑着说：「真感谢你。」

「来，我们去喝一杯好吗，巴克先生？」西撒尔说。

「谢谢。」巴克马上说：「我已迫不及待了。」

他们坐在火炉前的长椅上。西撒尔伸长着脚，他看着坐在他对面的巴克，举起杯说，「你不会只是跟我玩剑击吧，巴克先生？」

巴克看住他，卡地诺利有时看来不像欧洲人，例如现在，他直接地提出他心中的话。「是的，卡地诺利伯爵。」他说：「其实，我是来给你警告，同时提出我们的保护。」

西撒尔抬起眼皮：「那很好。但什么理由要警告我死？」

「我们的地下情报说你的生命将会受到危害。」巴克说。

西撒尔笑道：「表达人的夸张。」

「这不是开玩笑。」巴克说：「有些人要你死亡。」

「我？是些什么人？」

巴克盯住他：「大荷兰人，艾利·法哥尔，堂吉尼克。」

西撒尔无动于衷地问：「他们是谁？」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那个所有证人都被杀了的案件中的被告。你知道吗？他们怀疑你就是那个杀手。」

西撒尔坦率及毫无掩饰地笑了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如果我就是那个把他们从苦难中救来的人？」

巴克趋前，「就是这样。他们害怕你。他们怕你转过来对付他们。」

「他们真蠢。」西撒尔呷下酒，说。

但他们也很危险。」巴克真诚地说：「暗箭难防呵。」

西撒尔站了起来，说，「我会保护我自己的。在战时比这个还危险的事件中我都生存了下来。现在你该也知道我的记录了。我听说你们的部门没有效率。」

巴克点下头。「是的。但我们想给你保护。」

西撒尔的声调冷了下来：「你的部门已给我太多我需要帮助的了。如果不是你们那样迫切地让报章发表，这些人可能还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呢。」

巴克站了起来。「我们感到抱歉，卡地话利伯爵。我不知道报章如何发现我们的对话，但如果你有什么麻烦，请你通知我们。」他伸出他的手。

西撒尔握了下：「谢谢你，巴克先生。但我相信那是不需要的。」

西撒尔打开公寓的大门，走进一个小门厅。他脱下他的大衣，「多尼奥」他喊道。

他站了会儿，然后把大衣丢在椅上。他走到厨房，把厨门打开。「多尼奥。」他又喊了一声，没有人回答。

他摇摇头，走回起居室，向他的卧房走去。他该责备那孩子，不管他是基奥的侄儿了。多尼奥太过份了，常常在他回来时，都不在家。美国社会使他变坏了。

他打开门走进卧室。他亮了灯，向浴室走去。浴室传来水声，他站住，喊道：「多尼奥！」

没有回音。他急忙走近浴室，站定。巴克的警言在他脑中闪过。他移动下来，把匕首拿出。他静悄悄地走到门边，才猛然打开。

一个女人正浴罢出来，手上还拿着浴布。她吃惊地看住他，喊道：「西撒尔。」

「艾丽娜，」他惊呼道：「妳怎么会在这里？我以为妳也在加利福尼亚！」

艾丽娜把浴巾掩住胸部，说：「我正在冲浴。」她的眼看到他手中的匕首：「你拿着刀作什么？你以为谁在你的浴室里？」

西撒尔放松匕首，匕首插进他的衣袖内。艾丽娜走前，握握他的手，一只拿着浴巾，一只环抱住他脖子下。「啊，西撒尔，我需要你的帮忙。」

西撒尔充满疑惑地看着她。艾丽娜通常是不会求人家的帮助，他问：「妳那位慷慨的富佬怎么啦？」

艾丽娜望着他：「你还生我的气。」她说：「我知道，只因我在蒙地卡罗没有等你。」

西撒尔笑了起来，温柔地说：「艾丽娜，妳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转身，走到化妆桌前坐下。她从镜内望向他：「对待我好点嘛，西撒尔。」她低声地说：「我刚经历个可怕的事件。」她从架上拿了条小浴巾，递给他，「请替我擦乾背项。我擦不到。」

（三十五）

他接过浴巾：「那德省佬，艾丽娜，他怎么啦？」

她睁大眼睛：「我不想再提起，太可怕了。你说我瘦了吗？西撒尔？」

他又微笑起来。他用浴巾替她擦背：「妳看来很好。发生了什么事？」

艾丽娜闭上眼睛会儿：「我解脱了。」她说：「我知道我瘦了些。」她张开眼睛转向他：「那德省佬，他已结了婚。」

「妳不是本来已知道的吗？」西撒尔微笑地说。

「当然，」艾丽娜接着说：「我又不是个小孩子。但他妻子是个可怕的女人。不很讲理，真是乡下婆。她为此而拿我向移民部告发。西撒尔，你知道吗，那些人都太愚蠢了。」

西撒尔保持着笑容，静默地摇头。

「他们不讲事理，」她接着说：「我如何能在这国家没有金钱没有工作地住了八年？他们说如果我没有工作或其他正当经济来源，他们将以从事不道德行为把我驱逐出境。」

西撒尔放下浴巾：「妳怎么告诉他们呢？」

「我又能告诉他们些什么？」她坐下肩：「我告诉他们我替你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并不须要工作也能生存时，他们不相信我。西撒尔，给我份工作可以吗？」

西撒尔看住她：「我不知道，」他微笑着：「妳能做些什么？妳不会速记，不会打字。我雇妳作什么？」

她从椅上站起来转向她。她的手还拿着浴巾掩住胸部。她深望着他的眼睛：「你不是有汽车业吗？」

西撒尔点头。

她靠近他：「一定有些我能做的工作。我曾经拥有过劳斯莱斯牌的汽车。」

他又笑了起来。他张开手，她向他移近。他吻了她。「好吧，让我想想办法。」

「真的？西撒尔，」她兴奋地说：「你真好。」她轻抚着他的面颊：「我不会麻烦你的，西撒尔，我保证。我只须工作到我能得到社会福利卡。我想他们是这么说的。这样就能向他们证明我是合法的了。」

他用力拥紧她：「妳合合法的。」他笑着说：「妳可以告诉他们说我认识妳的父母亲。」

她迅速地看下他，猜想他所说的是否还有别的意思，但他双眼只是伴着笑意。她回想起她的双亲，第一次感到喉头给什么东西塞住了一阵子。他吻着她。

她回想起那晚她父亲打开房门看见她的母亲，她自己，及那位富有的美国人挤在床上时脸上的表情。

第十三章

她的母亲是英国人，在十七岁时就嫁了个冲劲十足的年青罗马尼亚人——仑弄·狄帕郎乃基。那时的杂志都报导了这引人注目的罗曼史。一年之内，艾丽娜诞生了。接着的那场革命，把这罗曼史冲淡掉。真实的生活容纳不了那种罗曼蒂克的故事。

其实，在她的童年时，她很少接触到她的父母。在她想像中，她的母亲是个很美丽的女人，而她父亲也是个很英俊的男人。但她大部份的时间都寄宿在学校里。

起先她是在英国的一间学校就读。大战开始，她才近五岁时就被送到那儿。他的父亲加入了英国空军部队，她的母亲为战时的社会福利事务奔走，以致没有时间照顾她。

接着战争结束。父母移居巴黎，而她也被送到瑞士去读书。理由是：她那受伤而近乎残废的父亲为了争取以前拥有的土地权及财产，得到处奔波，所以不能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她的母亲从不考虑到她的心情。她的母亲忙着应付她的朋友及社交活动。同时，艾丽娜对她的母亲某方面的行为感到惶惑，是以很少跟她母亲交谈。

艾丽娜那时已十四岁，而且瑞士的学校制度与英国的大大不同。在英国，是较重视学术上的学习。在瑞士却较重视社交教育。学校内都是些来自英国及美国的年青富有女孩子，来这儿接受世界别处没有的贵族教育。艾丽娜学会了滑雪，游泳及骑术。她也学会了穿衣服，跳舞及社交对答。

她十六岁时，她的艳丽使她出类拔萃。她的容貌及眼睛属於英国，她的身材仅容却像她的父亲。在她学校的那对面是同同样的男校。两间学校都常有联络，以促进学习。

在她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她们有个郊游。她的同伴是个高大黝黑，来自中东的皇储。他有个很长而没有人能记得住的名字，所以人们都叫他亚，亚都拉的短称。他比她大，皮肤黝黑，蓝眼睛而又英俊。他们的小船远离群众，划向个小岛。这时他们穿着游泳衣，平躺在沙滩上，沉浸在中午明亮的阳光中。

他转身注视着她会儿。她微笑地迎着他灼人的目光。他很认真地趋前吻她。

她闭上双眼，手臂环抱住他的肩膀，把他拉紧。她感到爽快。那些沙，阳光及他吐中的热量。她感觉到他拉开她泳衣的带子，愉快的笑声塞在喉头。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他抬起头很严肃地注视着她，她微笑着。

他看着她时，双眼充满疑惑：「妳还是个处女吗？」

她不敢肯定他只是在说说而已还是在问她，她静默地点头。

「为什么呢？」他问她：「是不是跟妳的宗教信仰有关？」

「不，」她回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学校的人都叫妳『冷冰冰的』，」他说：「妳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是处女的了。」

「真是胡说。」她说。她感到她的心脏在她体内剧跳着。

他再注视她会儿：「我想，现在该是时候了，是不？」

她静默地点头。

他站了起来，「我一下子就回来。」他说着走向小船。

她望着他走到水边的小船边，她伸高双手把泳衣脱了，再拉下裤子脱掉。耀光照耀在她的身体上。她转头向他，看他在做什么。

他从裤袋内拿出包东西，然后走向沙滩，向她走来，看到她时他站定。

「什么东西？」她问。

他打开他的手以便让她看到他拿着的东西，回答说：「这样妳就不会受孕了。」

「呵！」她平静地说，这些在学校里都被解释过了。这是他们学习的一部份。一门对那些年青少女们在走进社会前必须武装的课程。

他在她旁边沙下蹲了下来，她转向他。她瞪着他会儿，她的声音充满了惊异：「你很美丽，」她靠近他：「美丽而又雄壮。我从不知道男人会是这样美丽的。」

「男人天然就比女人美丽。」她真诚地说。他转身吻她：「但妳也很美丽。」

她紧抱住他，她的血管都感热起来，身体不可言喻地颤抖。

他抬起头，以为她受惊了。「我也是很强壮的。」他急迫地说。

她是的，比她自己所想像的还要强壮。后来她又在拉山给一个医生在手术台上蹂躏了。

她在巴黎狄柏郎艺基的公寓门前出现时，已是十八岁了。她的教育已像任何女孩子一样地完成。在某方面来说，她的成就还远远地超过其他学生。因为她较漂亮，而且她的潜力也较大。她按了门铃，静等门打开。

她的母亲打开门，一时认不出她。「什么事？」她问，她的声调就好像是在对佣人或低一等的人说话一样。

艾丽娜不禁笑了下。她本来就不敢对她母亲有任何期望。「哈罗，妈妈。」她以罗马尼亚语说。

她的母亲吃惊地叫了起来：「是妳！」

「是的，妈妈。」艾丽娜说：「我可进来吗？」

她母亲惊慌失措地退回门内：「我们以为妳下星期才回来。」

艾丽娜拿起她的行李走进屋内，说：「我在上星期寄了电报给妳，妳没收到吗？」

她母亲关上门。「电报？呵，是的，」她含糊地说：「妳父亲在离家作生意前似乎有提起过。」

艾丽娜感到失望地说：「爸爸不在家吗？」

「过几天他就回来了，」她的母亲迅速地说：「在他的财产诉案中，发生些事。」她第一次真正地看住艾丽娜：「为什么妳会比我高？」她惊异地说。

「我已长大了，妈，」她说：「我不再是个小孩子。」

她的母亲不耐烦地说：「天，艾丽娜，别用那种粗野的语言，用法语交谈，妳知道的，我不懂那种语言。」

「好的，妈妈。」艾丽娜以法语回答。

「这才好些。」她母亲说：「现在让我好好地看看妳。」

艾丽娜站住，她的母亲绕着她慢慢走圈子。她感到她就好像是只在拍卖场待售的马。

「妳的衣著打扮使妳看来较老些，妳不认为吗？」她母亲问。

「我已十八岁了，妈妈。妳希望我如何打扮呢？短小衣及短裙？」

「别顶咀，艾丽娜。我只是一时不能接受我已有位长大了的女儿的事实。我应该看来比妳较老些，以免人误会我们是姐妹。」

(三十七)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艾丽娜看住她母亲，她的话不是没理由。她还保养住她年青的容貌，她看来也不像是三十六岁的女人。「是的，妈妈。」她急忙回答。

「别再叫我妈妈。」她母亲不愉快地说：「这是过时的叫法，如果妳爹叫我，妳可叫我的名字。或者像妳父亲一样叫我『甜心』更好。每个人现在都这样叫我。」

「好的，妈——甜心。」艾丽娜说。

她的母亲微笑起来：「这样不錯，是吗？来，让我带妳去妳的房间。」

艾丽娜跟随着她，走过条长长的通道，走到在厨房边的一个小房间。不必说也看得出这是间佣人房；傢俬很明显地显示出来。

「我们收拾后就很舒适了。」甜心说。她看下艾丽娜。艾丽娜的脸显出不愉快的表情。「怎么啦？」她尖声地说：「妳不喜欢吗？」

「它很小。」艾丽娜说，她在学校的寝室比这还大。

「但，你得接受它。」甜心不愉快地说：「妳的父亲並不是这世界上富佬之一，妳知道的。而且，以我们目前拥有的钱，已不太容易应付了。」

她刚要离开时，门鈴响起来。她站住，然后转向艾丽娜，面上现出个吃惊的表情：「呵，我差点忘了，我跟了美国朋友有个鷄尾酒的约会。乖孩子，替我开开门，告诉他我一会子就准备好了。」

她急忙地向甬道走去，艾丽娜尾随着她。抵达她房门时，甜心停了下来望向艾丽娜：「亲爱的，帮我个忙。别告诉他妳是我的女儿。告诉他妳是我的妹妹，正来探望我，我现在不想向他作个不必要的解释。」

在艾丽娜回答之前，甜心已匆忙地关上她的房门。艾丽娜缓慢经过大厅走向起居室。她不必去猜测她的意思。在瑞士的教育使她明白这些。

第二星期他父亲从外地回来，艾丽娜震惊的目睹父亲整个体态的更变。一度是壮健的体格因几乎瘫痪了的脚的剧痛而弯倒僵硬。他支着拐杖缓慢地移动。当他抵达室内，他马上跌坐在轮椅上。他望住她微笑，她在他身边蹲下，他伸出他的手，把她拉向他。

「艾丽娜，」他说：「我很高兴，妳终於回来了。」

即使是残废了，拜仑大部份时间还得在外奔走。一些家产的事务必须解决，而且还正等待着与当今的政权协商，以使以前的业主能从政府那儿得到些賠偿。归还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整个国家是在苏维埃制度统治之下。

在她父亲外出期间，艾丽娜就忙着找自己的朋友。她尽量少呆在公寓内。通常如她听到起居室有人声，她都以后门出入。

一年多后的某天，她收到一位同学的来信，邀请她到蒙地卡罗一同渡过夏天的假期。拜仑已外出。她於是匆忙地拿着信走到她母亲的房间，她兴奋地把信交给她母亲。

她母亲读信时，她说：「那太好了，远离巴黎的热天，沙滩与海水，我不能再等待了。」

甜心把信摺好放在桌上。「妳不能去，」她说：「我们付不起。」

「不能？」艾丽娜难以置信地说：「但我不必花什么钱呵。我是他们的客人。」

甜心望着她。「妳需要衣服，」她说：「妳总不能穿得像穷人那样呵！」

「我有衣服。」艾丽娜反驳地说：「我从学校带来的衣服还很好看。」

「但现在的款式已变了。那些衣服不再时髦。」甜心说：「那时每个人都知道妳买不起件适合的衣裳。给她写封短信，说很不幸地妳已安排了别的约会。如需要的话，妳可用我的文具写。」

「去妳的文具吧。」艾丽娜几乎哭出声来说：「我自己有，」她跑出房间。

她在甬道时，前门铃响了。甜心的声音在她后面飘来。「亲爱的，替我应门，我一下子就好了。」

（三十八）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艾丽娜咬着唇走向前门。是甜心众多美国朋友中的一个。他几乎喝醉了。艾丽娜自我介绍是甜心的妹妹。

他走进寓室，在张沙发坐下。他望住她：「芭罗尼斯从没告诉我她有这么个漂亮的妹妹。」

艾丽娜为他那种典型的美国急性法而笑了起来：「我的姐姐也没有告诉我她有你这么个吸引人的男朋友呵。」

他快乐地笑了起来。「可惜今晚我必须回去。不然我们该互相熟悉些了。」

甜心的声音从门内传来：「你必须回去吗？约翰？啊，真可惜。」

她走进起居室，约翰挣扎地站起来：「我被召回去。」他伤心的说：「工厂有紧急的事」

「那太可惜了。」甜心拉住他的手说。

「是很可惜！」他认真地望着她的眼睛说：「我们在一起吃晚饭或参加鸡尾酒会都有三次了，每次我都告诉自己在下次我该有所行动。但现在我就要回去，不会再有下次了。」

「你会回巴黎来的。」甜心说。

「是的。」他回答：「但没有人知道是几时。」他又坐回沙发，他望向甜心：「我在楼下的酒吧停了会儿，在我上来之前已喝了三支威士忌。」

甜心以艾丽娜也知道是虚伪的笑声问道：「那又何苦呢？」

他的脸严肃了起来：「我有些重要的事要问妳。」

甜心望向艾丽娜：「亲爱的，替我到冰柜里拿些冰塊来好吗？约翰喜欢喝冻了的威士忌。」

艾丽娜转身离开。她从格子上倒出些冰塊，放在个小盘内。当她回到室内时，约翰和她母亲都静默着，她把小盘放在沙发前咖啡桌上。她看到桌上放着叠钞票。是美金。

她扫了约翰一眼。他静默无言。他手上还拿着皮包。她好奇地望向她母亲。

约翰跟随着她的眼光，对甜心说：「我加到二千五百元，如果她也参加我们。」

她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的脸红热起来，飞奔回她的房间，把门关上。

一会儿之后甜心走进房间来。她冷冷地望着她的女儿：「为什么妳这样地跑掉？」她生气地问：「这太粗野无礼了。」

艾丽娜瞪住她母亲：「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妈妈。我感到呕心，他要我们跟他上床。」

「这些妳不必向我解释。」甜心反驳。

「妳要跟他上床？」艾丽娜不置信地问：「跟那种酒鬼？」

「是的。」甜心平静地说：「妳也一样！」

艾丽娜跳了起来：「我不！妳不能强迫我！」

「妳知道美金二千五百元是多少？在黑市场已是五十万法郎。还有，妳知道我们是如何过活的？以妳父亲残废的脚从军方得到的每月三十二鎊的津贴吗？妳想我们如何负担得起他的医生及医药费？从那些他不能再看到的产业吗？我跟一个残废，一个不能行走的人过活？这种每个男人都能做而他不能的生活是种怎么样的日子？」甜心愤怒地望着艾丽娜：「有这些钱妳就可到尼斯妳朋友那边，我们也有六个月的生活费，妳的父亲也可进行拖延了几次的手术。」

艾丽娜跌坐在椅上：「我不能做，我不能。一想起就使我倒胃。」

甜心嘲讽地笑道：「妳在说些什么？别使我发笑，妳并不是个纯洁的处女。我知道在那种学校所发生的事。妳听我的吩咐做。不然我现在就离家，妳再向妳父亲解释为什么我不跟他生活在一起。妳看他会感谢妳的作为——或者看他是否会相信妳。」她转身，走出房间。

艾丽娜沉思会儿，然后慢慢地起身走向甬道。半途中在黑暗里踢到张桌子。她的母亲的声音从起居室传来。

「是妳吗？艾丽娜？」

「是的。」她回答。

（三十九）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第十四章

「亲爱的，替我拿多些冰塊好吗？」

「好的，甜心。」艾丽娜回答。她母亲胜利的笑声跟随着她走到厨房。

一下轻微的声音使她神经拉紧。她迅速扫下她母亲。甜心在睡梦中，她的手架在额上，遮挡灯光。那美国人在她身边伏躺着，大声地打鼾。

那声音又响了下。似乎是轮椅移动的声音。惊懼猛然使她的心房收缩。她急忙伸出她的手推她的母亲。

甜心坐了起来。她擦着双眼：「什么事，什么事？」

「快点，妈妈。」她低声说：「滚去隔壁房，快点！」

甜心清醒起来，她的眼充满恐懼。她刚要起床，但僵硬住，太迟了，门已打开。

拜仑坐在轮椅上，瞪着他们。他的脸青白而无表情，他的眼光冷酷。

那美国人跳下床，他的手颤抖着，寻觅他的裤子。「让我解释下。」他结巴巴地说。

拜仑紧闭的咀移唇动下：「滚出去！」

那男人惊恐地跑出房间。一阵子后，他们听到前门「砰」一声关上。

拜仑坐在他的椅上，瞪着她们。她们也望着他。甜心紧缩在床上，艾丽娜趋前拿着床单遮掩胸部。终於，她的父亲开口了。

他的眼光直刺他的妻子：「我对妳开只眼闭只眼还不够吗？我忍受妳是因为我曾经爱过妳，而且感到需对妳负责任。但妳是这样恨我，以致连妳的女儿也要开成放女吗？」

艾丽娜说：「爸爸，是我自己——」

她的父亲看着她，他的眼光是多么的伤心：「穿上些东西，艾丽娜。」他温柔地说：「回到妳的房间去。」

她沉默地穿上浴袍，走向房门。他把轮椅稍微退后让路。她的手托摸下她的手臂。他的手冷得如冰。

她走出到甬道，他转下轮椅进房，然后把门关上。在抵达她的房门时，她听到一响枪声。她跑回来，打开门。她惊叫起来，她的母亲已躺在床上死了。她的父亲坐在椅上，张伸着他的手指，她上是支还冒着烟的枪。

她的父亲没留给她什么，但她的母亲还遗留给她六万多元的财产。艾丽娜拿了这笔钱，一个星期内在蒙地卡罗全输掉了。她输掉所有的钱时反而觉得好过些，清洁些。然后她至尼斯拜访她的朋友。

她在那里第一次遇到西撒尔，他在常年的车赛中得到第二名。在那里，她也找到新生活的方式。像她母亲一样，在她周围有着很多愿意帮助她的富佬。她发觉她是如何像她的母亲时，对那儿事也就不太介意了。

现在唯一介意的是，她能认这些事中如何去挤出她的生活来。

西撒尔走回起居室，喊道：「多尼奥！」

多尼奥在餐厅的门拱下出现，手中还抱着包杂货。「阁下，」他喊道：「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他低下声音，眼望向卧房，近乎呢喃而又神秘地说：「芭罗尼斯·狄帕郎艺基——」

「我知道了。」西撒尔截住他：「我已见到她了。你去了那里？」

艾丽娜的声音从睡房传来：「我叫他去买些东西回来作晚餐。我想我们今晚在家中吃晚餐该多好可。」

西撒尔转身看她。她穿着件黑色柔软光滑的紧身裤，金黄色的线织上衫，和一双金黄色的鞋。「妳想？」他问：「妳怎么知道我要在家里吃？妳怎知道我没有计划去艾摩洛哥用晚餐呢？」

她摇着她的头，笑了起来。她那头黑长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走进来：「噢，不，西撒尔。我们不能去，不是在今晚。」

「为什么？」

她对视着他的脸：「以这些衣服我怎能去艾摩洛哥呢？而我只是带着这些衣服而已。」

他靠住她：「这些？其他的衣服去了那里？」

她的手摊住他的脸。她吻下他的面颊，然后她走向沙发坐下。

「多尼奥，给我们些鸡尾酒。」西撒尔说。

多尼奥整个身体都颤动地鞠躬：「好的，阁下。」他走进厨房。

西撒尔低下头望向她：「妳其他的衣服呢？」

「都在加利福尼亚。」她简单地说：「我所有的就这些了——再加上那箱皮大衣。那旅社的经理太不讲理了。当那女人关闭了我旅社的户口时，那经理就把房门锁上。幸好我的纽约回程机票是收在我的手提包内。我於是去机场，接着就到这里了。」她微笑地望着他：「我不是还很幸运吗？」

在他还没有回答之前，多尼奥又回到房来。「鸡尾酒，先生。」他说。

多尼奥把银色的咖啡壶及细缎的杯子放在沙发前的小桌上，鞠下躬，然后退回厨房。西撒尔听到他在洗盘子。

艾丽娜趋前倒咖啡。他看着她。这些不做作的行为，他很欣赏。他感到轻松，这就是她的优点。他们之间不必有什么虚饰。他们互相了解，这就是作为欧洲人的好处吧。

她把咖啡递给他：「糖吗？」

他摇摇头把杯接过来。他缓慢地呷下咖啡，轻微的苦涩味来可口。

「你今晚很沉默，爱人。」她用法语说。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我很疲倦。」他用同样的语言回答：「我一直很忙。」

她移过来，在他身边坐下。她轻抚着他的太阳穴。「是吗？」她温柔地说：「那么我决定在家中用晚餐不就很妥当，是不？」

他点点头，享受着她的手指轻微触抚。

「我们都该早日退休，」她接着说：「我会使你得到好好的休养，我会不让你受到打扰。在床上我也只占小小的位置。」

他张开眼望向她：「明天，我们该到旅社去安排间房间给妳。」

「不必要。」她马上回答，手还是抚摸着他的太阳穴：「这寓室很舒适，而且有足夠的房间。」

他充满笑意：「在美国是不同的，艾丽娜，妳也是知道的。找间房给妳比较好些。」

她轻吻他：「好吧，随你的主意。」

他呷口咖啡。多尼奥走进房来。「还有什么事吗？阁下？」他问。

「没有了。谢谢你，多尼奥，晚安。」西撒尔回答。

「晚安，阁下。」他转向艾丽娜，「晚安。」

「晚安，多尼奥。」她微笑地目送那小佣人走出房间。她转向西撒尔，替他倒满咖啡：「我在想，」她说：「我们不能每晚都在家里吃饭。」

他的嘴角泛起笑意。他知道什么意思。他的手伸向他的裤袋：「当然。」他说：「妳需要多少？」

她考虑了下：「既然我已跟你工作了，那么该算是我先向你透支些我的薪水吧？」

他笑着点头：「是很寻常的事。通常都是这样。」

她笑了起来：「好，那我放心了。先给我一千塊，不，还是二千塊吧。你可以从我的薪水那儿扣掉。」

「二千塊？」他不可置信地问。

她认真地点下头：「我想这些包括所有的费用。我会小心使用的。」

「妳要买什么？」他问：「买下整间迪奥的店？」

「别开玩笑，西撒尔。」她说：「你当然不会期望我只穿这些衣服进进出出吧？」

他不禁笑了起来，这简直太荒唐了，她根本没有金钱的观念：「好吧，我给你张支票。」

他走到张桌上，写了支票，又走回来。「这就夠了吧？」他说，把支票拿给她。

她接过来，把它放在咖啡桌上。那是张二千五百元的支票。她望向他。她感到歉意。他是个难以了解的人。她伸出手，把他拉到她身边坐下。

「谢谢你，西撒尔。」她温柔地说。

他的双眼阴沉：「算不了什么。」他回答：「终究，我们得靠在一起，我们是在死亡中的文明的残余份子呵。」

「别这么说。」她马上说：「你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绝望。」

他看住她。从他眼中，她看到空虚。不能了解的痛苦浸没着他。她吻他，她的手摸向他的大腿。她的手指感觉到他的肌肉迅速地反应着她的抚摸。她抱紧他。

「来吧。」她温柔地说，一种母性的感觉在体内滋长。他像她的父亲一样地受苦：「我使你轻松一下。」

有一件她可以很肯定的事，是她懂得如何去促使一个男人忘掉一切，而她自己也忘掉一切。

「大荷兰人」坐在停放在街角的汽车内，从后镜注意着后面，看到他们从艾摩洛哥走出来。「开动你的引擎。」他向司机说。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那高大的看门人招了的士。「大荷兰人」看到艾丽娜对西撒尔说了些什么。西撒尔微笑地向看门人摇摇头。他们转身，与他相反的方向走去。

他愤怒地咒骂着。他们已监视了四个晚上，而每个晚上他们都叫的士。「今晚他们却步行。」他说：「去五十三街。我们在力盛顿道截住他们。」

但当他们转北向力盛顿的街角飞驰时，他们又越过了。艾丽娜及西撒尔在路的另一边。正转向五十三街走向公园道。他们转身时给「大荷兰人」瞥到。「妈的，又失掉了！」他咒骂：「去五十五街，再转公园道，我们在那里截住他们。」

那司机转过紧张而又苍白的脸来对着他：「不对劲，老板。」他紧张地说：「还是等下个晚上吧。」他转回头，刚好及时避过辆载牛奶的卡车。那大轿车飞向五十五街。

「你只管着看路。」「大荷兰人」咆哮地喊道：「我要在今晚。」

他们在公园道的交通灯前停下时，他不耐烦地注视着街道。一定要在今晚。他的妻子已生气了。他每个晚上都出来监视他们，他不知道是否能再忍受多一个晚上了。

交通灯转变，汽车开始移动。「他们在那里，」他说。他们正穿过西根大厦前门的帐篷。他们停住，看向喷水池内七彩的光芒。

「转向五十二街，」「大荷兰人」说，伸手拿起座位旁的一支冲锋枪。「他们走下台阶时我们干掉他。」

那辆车转了个弯，在东边的街角停下。「大荷兰人」环首四顾。街道都空寂寂地。他看向那帐篷。西撒尔及艾丽娜闲逸地在喷水池旁散步。

他拿起他的枪瞄准。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微笑起来，如果你想事情美满地完成，你就必须亲自去做。现在是不可能再去依赖那些年青的小流氓了。他们做事太马虎，对这种工作不大认真。再多会儿，这对男女就会走到他要他们的命的位置去。

西撒尔及艾丽娜抵达喷水池的最高一层，他看到西撒尔已出现在焦点上。「现在，」他喊了下，按下扳机。

那司机踏下油门，引擎及枪声同时怒吼起来。半机关枪响了二下就乳住了。从大厦的灯光，他看到西撒尔的脸转向他，同时，汽车开始飞驰。

他愤怒地拔动那乳住了的枪。他飞快地看下大厦，正好看见西撒尔把艾丽娜推下喷水池，然后自己躲在墙后。他咒骂着，扳动那已修好的扳机。已是来不及了。

这时他们转过力盛顿街的街角。他从望后镜中看到西撒尔从喷水池内把那女人拉起。汽车在街道上飞驰而去时，他们已躲到墙后。他生气地把那无用的冲锋枪抛在座位上。

司机把车转到另一条街：「干掉了吗？老板？」他回头问道。

「没有！」他咆哮着说。

司机把车转到第三街。「现在去那里，老板。」他几乎很轻快的说。

「市中的职工会办公室。」「大荷兰人」说，同时他听到爆烈声，他急忙把枪收进大衣内。

车子激烈跳动一下，然后倾斜一边。司机把车在路边停下。「轮胎爆了！」他说。

「大荷兰人」瞪着他会儿：「发生这种事儿？」他愤怒地钻出汽车，向那路过的的士招手。

「真没办法！」他边爬进的士边想。真是个惊险的夜晚。

第十五章

「你怎么样？」西撒尔从喷水池把湿淋淋的她拉起，问道。

她惊慌地睁着眼。「西撒尔，那些人是向你开枪吧？」她问。

他环视下。人们开始从屋内跑出来看究竟：「别说话，」他急忙扶着她到路边，截住辆的士。

「去高楼，司机。」他说。的士开始跑动时，他转向她又问了一声：「妳不会怎样吧？」

她还茫然发楞，但却下意识地回答：「我没事了。」她望一眼身子：「我的新衣，完蛋了！」

他冷酷地笑下：「别埋怨了。已算是很幸运啦！」

她看着他，开始了解到是怎么回事。她说：「那些人是向你开枪！」

「我不知道，」他嘲讽地说：「我没有时间询问他们。」

她颤抖起来。他脱下他的大衣，披在她肩膀上。他的双眼严厉冷酷。「我不要任何人知道这事，明白吗？任何人。」他严厉地说。

她点点头。「我明白。」她说，紧闭着上下打颤震抖的牙齿。她寻摸他的手：「看来你比我还有更多的麻烦，我的朋友。」她温柔地说。

的士在旅社前停下，他们钻出。看门人舒奇她看着艾丽娜走进去。西撒尔付钱给司机。

他拿了廿元的钞票在司机眼前晃了幌说：「你从没有把我们载来这儿。」

那钞票消失在司机的手中：「我想本就没有载过你们。」他高兴的回答，然后跑去。

西撒尔打开她的房间，他退后一步让她先进。「换上乾净的衣服。」他说。

她在门边缘犹豫了下，说：「我看我还是上楼跟你在一起，我今晚怕孤单单一个人。」

「不！」他马上说。然后看住她。今晚跟她在一起未尝不是个好主意。「让我换下衣服，」他说：「我一下子再回来。」

「大荷兰人」坐在职工会所内空洞无人的办公室，眼瞪着桌上的威士忌酒瓶。他拿起酒瓶再倒了一杯。楼下传来夜班工人下班的打卡声。他拿起杯，把酒吞下。他的喉头热辣辣的。

他许他们说得很对。终究他是个大头子，不值得去从事这种危险的工作。虽然那些年轻小流氓不会像他那样例落，但还是让他们去干的好。至少他们不会损失太多。

他不禁怀念起他年轻的事迹。那已过去的日子多好。每件事都为你而开放。黑白分明，如果有人出卖你，你就去干掉他。你不必去等他妈的理事先开会，然后才作出决定。

他回想起立克把他及沙姆凡尼可拉召到佛克林的一间地下酒店的情形。「我要你及沙姆去蒙地西罗跑一趟，把凡士第·威克烧掉。」他说：「他太过份了。」

「好的，立克，」他们回答。然后他们去酒吧拿了六瓶威士忌，以便在路程上享用。

他们走到外面时，对用谁的车一事而争吵起来。他不喜欢沙姆的「宾威」而沙姆也不喜欢他的「佐威」。最后协议偷了辆停放在佛克林大厦前的「必斯」车。

那个时期，他们得花五个小时的行程才抵达凡士第·威克的小旅馆。那时已是早上二点钟了。他们还剩下三瓶威士忌酒放在车内。

他们从车内出来，伸下腰。「我口这儿的空气。」沙姆说：「它跟城市内的空气不同。清新。哈，这才是居住的好地方。」

他还记得他们进去时，听到蟋蟀的唧唧叫声。已是最后一场表演，但整个地方还挤满着人。他们站在门边，观看那些午夜在那午台上表演。「嗨，看那一个！」他大声地说：「从那端算起第三个。我选定了。看那双孔雀，跳跳得就像是胶球！」

「我们没有时间玩这些，」沙姆说着，把他推到酒吧：「我们是在工作。来，再喝一杯。」

「公事要紧。」沙姆加强语气。

酒吧侍者拿了瓶威士忌放在他们面前。「什么事情使你们从城内跑来？」他不满地说。

「我们游车河，」「大荷兰人」兴高采烈地说：「城内很热。」

「这里也很热啊！」那侍者说。

「很热没啊。」沙姆说，他倒上酒杯。

「有好有坏。」侍者随口回答。

表演完毕，那些午女郎经过酒吧走回化妆室。他伸长身子，等那午女郎经过时，偷摸她一下。

她马上转过身，看住他说：「去你的！」然后微笑着走开。

「我替你拉线。」侍者暗示道。

(四十三)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跟随着那女郎，说：「我需要时才通知你。」

他看下沙姆，点点头。沙姆转身向经理办公室走去。侍者弯身企图被下通知办公室讯息的按钮。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去动它。」他温和地微笑说。

侍者慢慢直起身子。他走出吧柜，扫下他身上的衣服：「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个侍应生而已。」他说。

「那就对啦。」他镇着地说：「别多管闲事。」他跟着沙姆的后面走向办公室。

他们进去。凡士第·威克坐在桌后。他抬起头。勉强地微笑说：「进来，朋友。」

他们把门关上。「我们带来了老板的指示。」他说：「他要与你见面。」

「好的。」凡士第·威克回答。他随向房内他那已站了起来的保镖：「通知我时间，我随时都可以去见他。」

「他委现在。」他说。

凡士第·威克盯着他：「明天吧，现在我不能去。」

他们转身像是要走出房间。那保镖微笑地放下他的手枪。沙姆冷酷地一拳把他击倒。他们转回向凡士第·威克。

「你知道老板是不喜欢等人的。」他说。

他们扶持住离开他的旅馆时，凡士第·威克的脸色苍白无血。那侍者怎样地看着他们离去，手上的抹布一直在抹着同个污点。

他与凡士第·威克坐入后座，沙姆坐到前面驾驶座去。他们离开那旅馆，他又拿起克威士忌，牙齿把木塞咬掉。他把酒瓶递给威克。

「喝口吧，」他说：「你看来很冷。」

凡士第·威克摇头。

「喝吧，」他说：「这是好酒，不像你卖的那么差。」

凡士第·威克还是摇着头。最后他开口了。他的声音低细而颤抖着。「如果你们放掉我，我给你们一千元。」

「大荷兰人」又吞下一口酒。他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出声。

「两千吧，」威克马上说：「你们干这趟事能得到多少？一百？一百五十？两千是很多的钱了。」

「你听到吗？沙姆，」他叫道。

「我有听到，」回答传来。

(四十四)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还有在身上吗？」他问。

「在我的衣袋内。」威克回答，手指着他的笑容。

「好的。」他说，他看下周围，他们已在郊外上。附近没有房屋。「停下车来，沙姆。」他叫道。

车子跳动下，然后停在路边。「给我那些钱。」他说。

凡士第，威克的手颤抖地拿出他的皮包。他很快地算了钱。放在座位上。「两千。」他说：「你们很幸运，我身上所有的就是这些了。」他看着已空无一物的钱包。

「是可，」他说：「我们很幸运。现在，滚出去！」

凡士第打开车门，跳出去。他转向汽车。「谢谢，朋友们，」他说：「我不会忘记你们。」

「我想你是不会忘记的。」沙姆笑着按下他的机关枪的板机。

那45口径的弹丸把凡士第·威克打飞到十尺外的草丛内。他们走出车子，向他走去探看。尸体弯曲地僵硬在那儿。

「吸些汽油来浇在他身上去。」他说。

沙姆问：「干什么？」

「立克说『烧掉他』，老板说什么时，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执行他的吩咐。」

他们坐在「必斯」的车板上把剩下的威士忌酒彩喝掉，同时静观着火焚烧着。当他们再开动汽车时，才发觉沙姆把油箱内的汽油吸乾了。他们不得不步行了三英里，才再偷到另一辆汽车被回城去。

「大荷兰人」酒前桌面，叹了口气。他又倒了杯酒。那美好的日子。它是都过去了。立克及沙姆也都去了。立克上了电椅，沙姆在池中被刻。

他拿起酒杯看着。从威士忌酒杯透视去，一切看来呈金黄色。都是那些王八的错误。他不相信沙姆会开口作证，沙姆是不会这么做的。沙姆是他的好友。但他们还是干掉他。他们就像水蛭。一旦被他们缠上了，他们是不会放手的。但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他要显些颜色给他们看看。

他吞下酒，伸手向电话筒。还是打个电话给老婆子，告诉她他就要回去，虽然她定然已在发怒的了。

他忙於转动号码，以致没有发觉西撒尔打开门来。

天刚要亮时，她听到他的钥匙的转动声。「是你吗？西撒尔。」她问。

他的声音单调而又浓厚：「是的。」

他在她床边出现。他急性地脱下他的衣服，爬上她的床。

第十六章

西撒尔拿起橙汁杯啊了一口时，多尼奥闯了进来，说：「巴克先生要见你，阁下。」

西撒尔颔头。「请他进来，」他说。他喝掉了橙汁，然后站起来。这时巴克走进餐厅。

「巴克先生，」他说：「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坐下来喝杯咖啡。」

多尼奥倒了杯咖啡放在他眼前时，巴克坐在那儿细心地观察西撒尔，西撒尔若无其事地也调开视线。「我想昨晚你遇到些麻烦吗？」巴克说。

「我？」西撒尔很有礼的回答：「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今早的报阮。」巴克说。

「我还没读它们。」

巴克望向西撒尔杯旁摺着的报纸：「那不是吗？」他尖锐地问。

西撒尔别向桌面。他抬头又看下巴克，他的笑颜透着暗示：「那是华尔街日报。这是我唯一读的报纸，为了生意的。」

巴克的脸胀红起来。他从他的大衣袋内拿出了份「每日新闻」，无言地把报纸在西撒尔面前打开。

西撒尔看去。那半版大的标题向他跳来。

「大荷兰人」被干掉了！

西撒尔抬头看着巴克。他耸耸肩：「我看不出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已告诉过你我不认识这人。」

「在第五版又有个故事。」他说：「在午夜过后，一个男人及一个女人在公园道西提大厦前面被人开枪。那女人跌下喷水池。在他们被认出之前就跑掉了。」

西撒尔在面包上抹上牛油：「是吗？」他问。

「昨晚你与芭罗尼斯回来时，那看门人说她全身湿漉漉地。」

「没有人向我开枪。」西撒尔再为他的面包加抹蔓果酱。

巴克呷口咖啡：「这并不能替这女人解释为何她的衣服会湿啊。」

艾丽娜在门边出现：「为什么你不直接问那个女人？」她走进室内说。

男人都站了起来。西撒尔为他们介绍：「巴克先生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又说。

艾丽娜睁大眼睛。「啊」。她转向西撒尔：「你有什么麻烦了？」她关心地问。

西撒尔笑下：「我不以为是。巴克先生说有人企图谋杀我。」

（四十五）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多么恐怖。」她惊叫道。她转向巴克：这就是你要知道我的衣服浸湿的原因吗？」

巴克点头。

「这是难以启口的事。」艾丽娜以很适合身份，庄严的口气解释说：「是这样的。我们在艾摩洛哥用餐，我大概喝多了些香槟酒吧。还有我的新鞋。我绊了脚后跌下个水坑。我真希望没有人看见我的丑态。」

「妳肯定妳不是跌下西根大厦前的喷水池？」巴克问。

艾丽娜注视着他。她的声音由於他怀疑她所说的话而显得慢起来：「当然。我敢肯定。」

「过后妳做些什么？」他问。

「卡地诺利伯爵送我回房，就是这个旅社。」她说。

「他几时离开妳？」

她望向西撒尔。他伸出他的手在她手上安抚地拍了下：「妳如果不愿意回答的话：妳是可以不作答的。」他说。

她转向巴克：「这很重要吗？」

巴克点头：「非常重要。」他严肃地说。

她吸了口气：「一个小时之前。他离开我，回到他自己的套房吃早餐。」她说，直望住巴克的眼睛。

西撒尔站了起来。他的声调虽然还低，但已冷冰冰地说：「现在，巴克先生，你不以为在一早上内你问了太多的问题？」

巴克站了起来。他望向艾丽娜：「我很抱歉，芭罗尼斯，如果我的问话使妳感到难堪。但这是我的责任。」

艾丽娜低头望着桌布。她没有抬头看他。「我了解，巴克先生。」

他转向西撒尔：「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双眼睁大的，卡地诺利先生。现在，剩下的人可能更加危险。」

「我会的，巴克先生。」西撒尔站着说。

多尼奥又闯了进来。「你的行李准时办妥的。阁下。」他对西撒尔说：「四点钟时我送你去机场。」

西撒尔点点头：「谢谢你，多尼奥。」他不大高兴地说。

巴克望向他：「要外出吗？」

「我参加了墨西哥的大赛车。」西撒尔回答：「后天就开始了。我的法拉第已在那儿了。」

「我也会去。」艾丽娜微笑地抬起头：「该很刺激吧。」

巴克看了他们一下，然后微笑起来：「祝你好运。」他走向大门，说：「小心驾驶。」

西撒尔等到门关上后，他转身生气地说：「为什么妳告诉他妳要跟我去？」

艾丽娜开朗地对他笑道：「我只是想帮你，西撒尔。」多尼奥又在门边出现：「请给我些葡萄。」她对他说。

西撒尔等到那佣人消逝。「如果我要妳跟去的话，我会叫妳。」他忿怒地说。

她的眼睛睁大：「呵，我太体贴了，定是有另个女人。原谅我，西撒尔。」

多尼奥拿着葡萄回来。他把葡萄放在她跟前，然后离去。

「没有另个女人！」西撒尔生气地说。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跟你去。」艾丽娜接口说。她摘下葡萄，抬头看着他：「同时我不能替你打工了。今早在我来了之前我打电话给你的秘书。她告诉我说我的薪水是每个星期一百廿五元而已。」

西撒尔怒气沸腾地说：「你期望得到什么？你什么工都不会做。」

「我也没有什么期望。」她耸了耸肩，望着手中的葡萄说：「我每天至少要花这个数目的钱。」她把葡萄放进嘴里。「很可口。」

他瞪着她，突然泡对自己而微笑起来。这就是双方互相了解的情势。她不会去陪示他，她曾为了他而被骗了巴克。她不会为此而说出一个字。

她抬头微笑望向他。她知道他已明白她的意思。「同时。」她接着说：「可能有些我认识的穗省富佬，会去看墨西哥的大赛车呢。」

第十七章

墨西哥城艾林休大旅社的柜上职员和蔼可亲地微笑道：「芭罗尼斯华丽的套房就在你的隔壁，卡地诺利伯爵。」

西撒尔在註册簿上签了名，瞥了他一眼。「那很好。谢谢你。」

「我们这儿还有一封电报。」那职员从柜底拿了个信封，递给他。

西撒尔接过来打开，同时走向艾丽娜。他扫视下电报。这是封意料中的信息。「我刚才接到消息，」他对她说：「我的技工病了。」

「很遗憾，」艾丽娜说：「严重吗？」

「我得再找个新的技工，」他回答。「我得马上到车房去，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好的。」艾丽娜说：「会很久吗？」

「我不知道。」他回答：「咋还是上楼打点下。可能只一下子。我们晚餐时再见面。」

西撒尔到来时，车房很是繁忙。到处都是人，在赛前最后几分钟前修检他们的车。他走向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

一个矮小的老人从办公室走出来。他看到他时，高声喊道：「卡地诺利伯爵。」他的脸充满笑容：「真高兴见到你。」

西撒尔握住他的手：「高兴能再见到你，伊地班先生。」

「你的车在那一端第十二号的坡道上。」伊地班说：「我想你定急於看到它吧。」

「是的，伊地班先生。但我有个难题。」西撒尔回答：「我的技工生病，我得找人代替。」

老人脸上的笑容消失，换上个担忧的神情：「这很困难呵，卡地诺伯爵。所有的法拉第技工都被人定了。」

「我知道。」西撒尔说：「我们得尽力而为，不然我就不能参赛了。」

「我们得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伊地班马上说：「我现在就去寻找，我到时马上来通知你。」

「谢谢。」西撒尔微笑地说：「我在我的车子那边。我尽我所能检查它一下。」

他在那辆白色的法拉第跑车工作了整个小时后，看到一个女人走来。她直直向他走来。他站了起来。注视着她白大衣下面条的身材。

她在车前站住：「卡地诺利伯爵？」她问。她的声音很柔悦耳。

他点点头，从放在法拉第车上的夹克中取出支香烟。「什么事？」

「伊地班先生说你需要个技工。」她的眼睛是海苔色。

「咋认识吗？我到那里去会他？」他热切地说。他已对他的工作感到厌恶。车赛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这项工作。

那女郎笑了起来：「我就是。」

他惊异地叫起来：「女的？车赛中那有女人的份。那是一手四百哩的赛程。」

她眼中的笑意消失。她直望住他。「必要时我能跑那么远。」她平静地说。「但我们并不会走那么远。」

西撒尔深窥着她：「不会？」

她摇摇头，满头金发在深褐色的脸庞上闪闪发亮：「不需要跑那么远。」她弯身探看车底下的引擎：「唐·艾米利奥有另个计划。」她细声说。

他微眯着眼。他预想不到会是个女的。

她微笑地站直起来。她像男人般地伸出手：「我是露克·尼可斯。」她说。

他们握手，西撒尔打量着她。「咋真的会修理法拉第吗？」

她开朗地笑道：「我懂得。我以它们参加过世界各地的赛车。」她从西撒尔的肩膀看到伊地班走来：「要不要问问他？」

西撒尔转过身。伊地班微笑地说：「我看你们已经认识了，那很好。」

「一个女人参加墨西哥的大赛车。」西撒尔说：「谁会预想到？」

「你很幸运，卡地的利伯爵，」伊地班重申地说：「有很多人都想聘请她加入这次车赛，她都拒绝了。她得知你的困难时才欣然答应。去年她驶她自己的法拉第跑车。」

西撒尔转向她。「咋自己的车？」他问：「咋的车呢？」

她耸耸肩。「我输了。我典当给人了。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些东西，但没有机会。」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好吧。」西撒尔说：「既然我的朋友，伊地斑先生说妳能胜任，定当不是虚言。如果我赢了就照公价分花红。如我输了妳也得到五百元。」

「我接受，卡地諾利先生。」她微笑地说。

他拿起他的夹克穿上。「检查下，然后到跑道去试跑。五点钟时给我个报告。我会在艾林休大的酒吧内。」

「好的。」她说。她转向伊地斑。她的声音很商业化地说：「伊地斑先生，请你安排第二号的修理站给我好吗？那个有新电子仪器的。我第一件事是查查它的电路线。」

伊地斑点点头，西撒尔转身走向跑道。当他走出跑道时，他回头看，她已把车驶向修理站。

艾林大餐室墙上的灯盏隐藏在墙上，以至连光线都给阻遮掉了。西撒尔高兴能看到放在前面桌上的酒；他不必看他的手錶去查看几点了，因为他知道他根本是看不到錶面的。

前门打开了，一片阳光就泄进来。西撒尔看去。露克进来，站在那儿。她眯着眼适应光度地寻找他。他站了起来。

她微笑地坐在小桌对面。「当你进来时，他们该给你金矿工探照灯，」她笑着说。

「很晴。」他承认。侍者走来。「在我们全首之前，可不可以给我们些光线，」西撒尔问他。

「当然可以，先生。」那侍者弯身，在墙上隐藏着的按钮按了下，柔和的光芒照射在桌位上。

「这才好些，」西撒尔微笑地问：「妳要喝些什么？」

「大吉丽。」她说。

侍者走开。西撒尔望住她：「妳觉得那辆车怎样？」

她的眼光似乎有点悲伤。「非常好，但很可惜。通常的情形下，以这种车定能赢了车赛。」

侍者把他的饮料放在他面前，然后走开。西撒尔提起杯：「干杯。」

「好运。」

他们呷下口酒，然后把杯放下。「还有别的车赛，」西撒尔说。

她无表情地说：「我希望如此。」她环视一下。周围没有人靠近他们。「我在速度仪上装了个计时的仪器。」她低下声音说：「离出发点一百十五哩时它就会爆炸，弄坏了你的发电机。那时我们距离下一个检查站有二百九十哩。是以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有大约五个小时。离大路半哩的地方有间荒屋。我们到那里去等待唐·艾米利奥。」她又拿起她的酒。

西撒尔呷口酒，「就是这些吗？」他问。

「就是这些。」她回答。

西撒尔打量着她。她已换上件夏季的上衣，使她的女性美更显眼。这使她看来更像个年青的美国女学生，而不像是个与黑手党非法活动有连繫的女人。他微笑地想。唐·艾米利奥真有一手。

在他的注视下，她开始不安。他跟她曾遇到的男人不同。通常他们都是很粗鲁的，而且态度大胆。他们属於那一类人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与他们却大大的不同类型。

「你盯着我干吗？」她终於问道：「你没见过女人吗？」当这些语言吐出之后，她才感到她太愚蠢了。

他缓慢地说着道：「我热敷盯着你，」他说：「我只是在猜想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金钱，」她冷冷地说：「我告诉过你了，我要牺牲一第。这是最快能得到它的方法。」她呷了口酒：「你呢？你并不需要钱。」

他轻快地笑道：「像这样的车赛不很多。而且一个人如不忙於什么活动，生命终究是太单调了。」

他向侍者招下手，侍者再为他们拿酒来；他们沉默着。然后西撒尔提起杯，看着它，遗憾地说：「很可惜。我真希望能赢了这场车赛。」

露克喝了口酒。「我知道你的感受。」她说，她的脸突然明亮起来：「没有别的事能像车赛。速度，冒险及刺激。你感到活生生的，体内的器官都感到激动，好像整个世界都感到在你体内沸腾。」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西撒尔立刻说。一种童稚的兴奋充塞着：「我想别人不会有同样的感觉。那就好像你拥有这世界的一切。金钱，权力，女人！」

露克低望着酒杯。她感到着急：「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他的手伸过桌面被住她的手。他感到从它们传来的力量。她看向他的脸，他的眼睛深沒如夜间老虎的眼睛。

「我似乎从未跟女人交往过似的。」他温柔地说。

她突然怕了起来。不是怕他，而是怕她自己。她知道像他这样的男人对她有何企图。她连忙收回她的手。「我们只谈公事，好吗？」她冷冰冰地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赢这场车赛。」

他的声音还是很温柔：「为什么，露克？我们在这儿。为什么我们只谈公事吧？」

他的眼睛似乎有电磁力，而她在他双眼深处开始旋转。一种很熟悉了的热力，美意开始在她体内四肢伸延。为什么每次都会这样？看来一切都照计划进行时。她对自己感到忿恨起来，以致声音都结巴巴地说：「因为对你我将是个失败者。我曾经遇到过像你这样的男人。他们都是一样。首先你要星星也可摘给你，然后，像这样——」她手指一弹。

「难道每次都这样吗？」

她对望住他：「都一样。」

「难道因为称怕作个失败者，而愿意让妳的生命平平淡淡地过去吗？」他温和地问。

她生气起来，因为他正刺中她的心病。「你想对我打什么主意？」她忿怒地说：「你是不是跟那些一看到女人就要缠住的男人一样？想拥有每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十分钟内给你的性满足可能比我十天内给你的还要多！」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忿怒的眼泪开始涌上她的眼睛。在他能看到之前，她哈了起来。「所以，我们只谈公事！」她生气地说：「明天在起跑点见面！」

她转身向外走出时，差点撞到正朝着这桌子走来的艾丽娜。艾丽娜的眼光随着她，在她空出的座位上坐下。她望向西撒尔，好奇地问：「她是谁？」

西撒尔目送露克走出大门，回答说：「我的技工。」

艾丽娜抬起眼皮：「呃？」她转向走前来的侍者：「西芝納，加冰。」侍者离去。「你的技工？」她重复地说。

西撒尔看着她说：「对的！」

艾丽娜微笑地说：「你知道我无意中听到她最后几句话。她是对的，是不？」

西撒尔没有出声。侍者在桌上放下她的酒，然后离开。她拿起酒，向他举个干杯的手势。

「还是一样，我想我不能如计划那样在朱那华加与你会面了。我在这儿墨西哥城等你。」她说，喝了口酒：「我不是个美国人，所以对这种事很了解。我把我该给你们两人在一起的机会去发觉你们自己，并证明对方是否对的。」

第十八章

从阴暗酒吧间走到明亮的太阳下，她感到一阵刺眼。她戴上黑眼镜，然后开始步行。起先，她对她自己生气而匆急地步行。接着她发觉人们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她。她才缓慢下来，这是墨西哥城。在这里人们不会匆忙地赶路的。

为什么她会把事情弄成这地步呢？在她还是个小孩时，也常常会把事情弄成这样。别的女孩子常都有同伴在家里温习功课，而从没有事情发生。她也像他们那样做，但总是有事情在那晚发生。

当那些男孩子们离她而去，她就坐在一角咒骂埋怨自己。通常那些男孩子不会再来找她，但总还是有新的男孩子来。她也有她的解脱法，就是那些书本，她不会自动去接近他们。她只是坐在桌上的另一角或课室内的角落，而他们就把她当话题也谈论着。每晚就是这样地渡过。

（四十九）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不久后，她开始感受到体内炽热感觉。她的脚会软弱，声带也变调。那时，她就觉得没法集中精神於课本上。那时她就得与体内的慾念斗争抵禦，以致汗水开始在她脸上及手上流出。她的体味及香水味於是混合成种麝香的气味。

接着下来是这样。起先是试验式的接吻。她要自己证明，只是接吻，然后她就能制止住。不会再有别的事。但突然间慾念在她体内滋长，使她近乎狂乱。对男性的企望，及压制她体内的慾念，常使她自己迷失。

她感到有点晕眩。她下意识地摇摇头。抬头看下太阳。热，太热了。她想还是找个地方坐下。在遮掩下会较好过些。

她环着四顾。她差不多已回到车房了。也好，她再去检查下那部跑车。跑车给与她那种男子气概会使她好过些。

从外面的炎热走进来，车房内令人感到清凉。已接近晚餐时刻了，大多数的男人都已回去，她走向跑道。

伊地班从他的小办公室出来，喊道：「哈罗，尼可斯小姐！」

她微笑着转向他：「哈罗，伊地班先生。」

他急忙赶前来。「妳有见到伯爵吗？」他问。「他是否满意？」

她点点头：「我欠你人情，伊地班先生。」

「别客气。」他说。「为你们两人服务我很感到荣幸。」他敏锐地看着他：「很有吸引力的男人，这位卡地诺利伯爵，是不？」

「嗯，」她回答：「很吸引人。但告诉我，他是不是赛车好手？」

他看着她：「他可以成为最好的一个。但他还差了点东西。」

他们开始向跑道走去。「差了点？我不明白。」她犹豫了下，然后问：「差了点什么？」

「恐懼。」他回答：「一个赛车手就好像位斗牛士。在他们尝试到恐懼之前，他们成不了好手。一旦经历过恐懼后，他们才会注重到技巧。那时，他们不会愚蠢地干出不必要的行为。他们只为胜利而驾驶。」

他们走到那辆白色法拉第车前停下：「他对赢胜不在乎吗？」她走过车的另一边，把手放在上面，问道。

「漂亮的车。」他说。

她看着它，手下意识地摸着车档：「车房内最好的一辆。」

他敏锐地微笑道：「我想我这次该下注伯爵赌他十个比索。」他走回跑道：「好运，小姐。」

她目送他在弯角处消失，然后打开车门坐进车子去。滑机油及汽油混合的气味，及座位的胶蓆味扑鼻袭来。她坐到驾驶盘前，双手放在上面。这是力量，纯粹男性的力量。

她回想起她坐在她父亲的膝上，一同驶着车到城内买东西的情形。那时她感到多么强大，向每个看见她驶车的人摇手。连山打先生，那个在大街指挥交通的警察，也跑过来看她是否有驾驶执照。那时她才六岁而已。

在她十岁之前她已懂得驶车了。父亲让她驾着车在屋后的小巷跑，母亲常摇着头。

「大部份的时间她不像是个女孩子。」她母亲常说：「常常徘徊在车房间，绕着那些车子，同时又听那些徘徊在那儿的男孩子讲满口的粗话。」

「唉，让她去吧。」她的父亲常常好性子地说：「长大些时才让她去学习煮饭裁剪还不迟。况且目前这些都已不重要了。每样食品都有罐头或是冷冻包制，衣服也有现成的可买。」他暗地里感到高兴。他一直想要个男孩。

十六岁时她考到驾驶执照。那时男孩子们都不大理她，她也不觉得有需要跟他们玩。这或者是因为她常在路上与他们竞赛，而且常在海洋大道的竞赛中常把他们击败。

她第一次驾驶她那辆改装过的车出现时，她发现了他们对她的想法。轻浮的口哨声，都想诱惑她。她也知道学校中谣传着她的故事。每当个男孩子在更衣室内给人发觉他背后给人抓伤时，别的男孩子就会哈哈大笑地嘲弄他。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在她的汽车旁吊膀子。

佐尼·乔丹，那些男孩子的头子，大摇大摆地走到车旁。他倚在车门上，唇间还挂着支香煙：「从那里找来这辆破车？」他问。

「在史丹。」她说。那是一间其他男孩子常去购买二手货的车房的名字。

他上下地打量着车子：「我从没在那儿看过它。」他说。

「我自己也加了些工。」她瞒住说。那不只是加了些工而已。她把车拆散，然后自己再用手装配过。她买下了这辆破旧的「波达」，装上了新的「卡地勒」的引擎，换上新的分速器，新的轴承，加强了刹车器，把车身改小，换上了旧「克特」的车身，然后在车门内倒下铅使车的重量增加，并喷射上银白及黑的漆。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它会跑吗？」佐尼问她。

「当然。」她说。

「移过去点。」他说，想坐进车子。

她稳坐在驾驶座上。「呵呵，」她说：「得等我跑几回先。」

（五十）

他瞪住她：「谁要跟妳赛车呢？这里没有人要跟女孩子赛车的！」

她微笑地问：「胆小鬼？」

他的脸胀红：「不是这样说，」他说：「谁听说过女孩子也赛车？这是不可能的。

「好吧，」她说。她开动引擎：「我到城内告诉他们你是个胆小鬼。」她开动汽车向大路驶去。

佐尼尾随着她。「嗨，等一下，你不能这么说。」

她停下车子，向他微笑着。「哎，不能？那么你证明給我看。」

「好吧，」他不甘愿地说：「但妳受伤时可别怪我。」

他把车跟她并排着。「在大路上跑一英里，」引擎声噪乱。他高声喊道：「在那边停止，然后再比赛，看谁是『胆小鬼』。」

她点点头，双眼注视着开钮。那男孩摘下他的手。她放松离合器，车子向前冲进。她踏两下离合器，车子已遥領佐尼。他赶前来与她平行。她兴奋地笑着把车向他扫过去。这时他们只相距几吋而已。

他踏下油门，想追上她。她又大声笑起来，同时打开节流器。他追不上她。她把车驶近他。这时金属与金属摩擦的声音传来，他不得不让路。这时他的车子是一半在大路，一半在路边上。她踏下油门，把他远远地抛在后头。

她把车子调过头时，他才飞驶经过，向大路另一端驰去。他经过她时，失意地望向她。

她注意着他的开始讯号。当讯号灯亮起时，她的车已向大路飞去。他们双双在大路中间并排飞驰。她微笑下，大力踏下油门。她稳定地操弄着驾驶盘。

当她抬眼时，看到他的车几乎撞上她。她的微笑僵硬起来。她没有移动她的驾驶盘，她没有。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在最后一分钟，她看到他闪开他的驾驶盘。她超越过他时，看到他脸色苍白地咒骂着。从望后镜她看到他的车子，她渐渐停下车来。真是千鈞一发的惊险，但他终于避过。他把车子停下。她转过车头，驶近他。

他钻出车子，一群男孩子围绕着他。他们望向他车子后面的防护板。它已被撞落。她不知道她越过他的车子时曾撞到他车子的后部。

他抬头看向她：「妳疯了！」他说。

她微笑地移向旁座。「要试下吗？」她问：「在直路上它能跑上一百二十哩的时速。」

他走向车子，坐进到她身边来。他开动汽车向前驶去。在几分钟内，他已使车子达到每小时九十英里。他是她的第一个知心男朋友。

跟他在一起是与众不同的，不像其他的男孩子。她对自己比较放任而有信心。他们不会像狗与猫般地争执。他尊重她，把她放在与他同等的水平线上。但这并不能使她避免受孕。

那时她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月经过期一个礼拜后，她去找他。「我们必须结婚了。」她说。

「为什么？」他问她。

「你猜不出吗？笨蛋！」她生气地说。

他瞪着她咒骂道：「妈的，定是那些在汽车戏院买的便宜胶袋搞出的祸。」

「不是那些胶袋搞出的祸。」她忿怒地说：「是你那他妈的东西搞出来的。」

「妳不是很喜欢吗？」他说：「妳从来没拒绝过。」他注视着她：「况且我怎知道是我弄的？我已听够关于妳的谣言！」

她瞪着他会儿。他们两人的美梦开始粉碎。在他的心深处，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她转过身子走开。

隔礼拜的星期六，她从储蓄户口中提出一百元，然后驶到城中去。在麦市上有个专门替在校的女学生解决问题的医生。

她静静地等到所有的病人离去后，她才走进医生的办公室。他是个矮胖，秃头的男人。他看来很疲倦。

「脱下妳的衣服，然后来这儿。」他说。

她把衣服挂在墙上的钩子后转向他。

「全部衣服。」他说。

她脱下乳罩及内裤，然后走向他。他从桌后站起，向她走来，他抚下她的乳房和肚皮，按听她的心房。他只有到她肩膀的高度而已。他引她到张狭小的床去：「把手放在边缘弯下身子。」他说，右手指穿上胶质：「吸口深气然后慢慢呼出来。」他说。

她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开着咀缓缓地吐出来。同时他在她体内弄了下。完毕后，他站直起来。

他直视她的脸，说：「我猜大约有六个星期了。」

她点点头：「大约是这样。」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走回他的桌子坐下：「一百元。」他说。

她无言地从皮包内把钱拿出。她算了下，然后放在他的桌上。

「几时要弄掉？」他问。

「现在。」她说。

「妳不能住在这儿！」他说：「有人陪伴妳吗？」

她摇摇头。「我的车在外面。」医生疑惑地看着她。「别为我担心，我会安全地回到家的。」她说。

他拿起那一百元放进抽屉，他走向消毒器，拿出个注射器，他把它刺进个小瓶内吸进些液体，然后走向她。

「那是什么？」她开始感到有点懼怕地问道。

「盘尼西林。」他微笑地说：「该为此而谢谢上帝。它能杀死任何细菌，除了现在妳体内的那种例外。」

他很熟练，快速而又胜任。大约只花二十分钟。他扶她下床，帮她穿上衣服。他给她个装了药丸的信封，上面已写好注明。

「大粒的是盘尼西林」他说：「每四小时吃一粒，要吃两天。小粒的是镇痛丸。回家后每二小时吃一粒。躺在床上，至少要好好休养二天。如有流血，也不必惊慌，是这样的。过了一天之后还大量失血的话，别做傻事，赶快找医生。如妳母亲问起，就告诉她来大量月经。记得吗？」

她点点头。

「好了。」他平静地说：「妳可回去了。直接回家上床休息。一小时后会大痛一番，那时妳真恨不得死去。」

他走回他的桌子坐下，她朝大门走去。她转身望向他说：「谢谢你，医生。」

他抬起头。「不必客气。」他说：「下次聪明点，我不希望妳再来找我。」

回程四十英里，她半小时内就赶抵家门。她的车停在门前时，她已开始感到头晕而又软弱。她直接上楼回到她的卧室。庆幸的是家内无人。她急忙吞下了二种药丸，然后爬进被单内，与痛楚激战着。

一个星期后，她从超级市场背后的泊车场上驶出她的车子时，佐尼走上前去，把手按住车门。

「我一直在想，露克，」他以那种听来刺耳的充满男性自信的音调说：「我们结婚吧。」

「去你的，你这胆小鬼！」她冷酷地说，然后踏下油门飞驰而出时，差点连他的手臂都拉落掉。

这以后就是只有汽车而已。到她进入学院时，她在本地的赛车界也有点名望。每个星期她都参加牧场跑道的二手车车赛。她时常赢得锦标，以致她成了本地的名人。他们开始为这个击败职业赛车手的小女孩感到自豪。

在她的第一个夏天假期时她结了婚。他当然也是个赛车手。身高六呎三吋，弯曲的黑发，充满笑意的褐色眼瞳，他是预赛中最好的赛车手。他来自德省西部，讲话时慢吞吞的。

「我想妳与我是天生的一对，小姐儿。」他低头望着她说：「我们在一起的话，那将是赛程上最好的一对了。」

「你是谁，你要跟我结婚？」她又再感到体内开始发烧。

「我想是的。」他说：「我的意思是这样。」

她的父母反对。他们要她完成学业成为个教师，那时再结婚也不迟。况且，终年巡回全国参加那些车赛，将是个如何凄凉的生活。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她父母的争论点错了，因为这正是她期望的生活方式。只有坐在驾驶盘后面时她才感到生活有意义。因这使她与每个人平等，而且每个人都是能手。一年之内，她终於在银行存了一万五千元。

不久，警方以重婚罪逮捕了她的丈夫。他已有了三个妻子，而他又拒绝与她们离婚，二个礼拜后当局把他关进监狱。这时她发觉已怀了孕。这次她生了个孩子，是个男的。

她把他带回家给她父母扶养。然后她买了张机票去欧洲。在那儿买了辆法拉第。在法国她参加了妇女的车赛，且赢了锦标。奖金不多，但现在她已拥有辆法拉第及二千元的银行存款。她不再参加小车赛。现在她只参加大规模的车赛了。

在摩纳哥时她认识了个爱尔兰人。他驾驶术很好，且常常笑容满面。他有个缺点是他喜欢赌博。每当她看到他时，她都兴起慾望。这次她没跟他结婚，但也与结婚差不多了。他们在一起环游世界，一起发狂地在每个国家飞驰，但他也一直两袖清风。

去年在墨西哥车赛开始之前去找她。她第一次看到他双眼充满恐懼。「那些赌徒，亲爱的。」他说：「如我没还债，他们要杀掉我。」他坐下开始痛哭起来。

「多少？」她问。

他抬起头，眼光充满了企望：「一万元。」他说。

「我银行内有四千，」她说：「我的车也值六千。」

他拉着她的手，感激地吻着：「我会还给妳。」他发誓：「每一分钱的。」

第二天他与她去银行拿钱。她把钱交给他后，他说他等下再与她在酒店会面共进晚餐。他不再出现。那晚十点时，新闻在车房内流转。他跟另外个赛车手的妻子私奔了。

她在车赛中输了，同时银行也押掉她的车。她坐在旅社房内，正在思考如何去找钱来还债时，传来了阵敲门声。

她走过去打开门，一个衣服整齐，看来面熟的男人站在那儿。「尼可斯小姐？」他问。

她点点头。

「我可以进来吗？」他问。

她退后，他走进房来，而她把门关上。他转向她：「我是妳的崇拜者。」他说：「我在很多地方看过妳的车赛。意大利，法国，摩纳哥。我也听到目前妳的困境。我想帮助妳。」

她又打开门。「出去。」她说。

他提起他的手，微笑地说：「别这么急。不是那回事。妳驾驶跑车，而我正好拥有一辆。我要妳替我驾驶。」

她关上门。「在那里？」

「在亚加布哥。」他回答。「车赛是从那儿到加利福尼亚。妳只要把车驶到车赛终点的车房去，我就替妳付还这里的债及给妳一千元。如妳胜利的话妳也可得到妳所赢到的东西。」

「装了些什么？」她问：「车子是不是装有毒品？」

他笑了起来：「妳只需驾驶那辆车。这就是妳的工作。」他拿出支意大利雪茄，点上火：「别的东西妳是不需要知道的。」

她瞪他。除了接受他的工作，不然她得打电话给她的父母讨钱，他们是不会拒绝她的要求，但是一旦拿了他们的钱，她就得回老家去。那么她就不会再有机会拥有一辆车了。她不会有足夠的钱。她将困在那儿。

「我接受。」她说。

「好。」他微笑地说：「明早妳下楼时，在柜上就有张支票给妳。」他又给了她一些指示，然后在她有机会请教他的名字前，他已离去。

直到第二天在飞机上时她才想起。她在罗马的一间餐室见过他，有人指给她看。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那是艾米利奥·马特洛，」那人说：「当今黑手党最重要三巨头之一。美国把他踢出来，但这并不阻碍他的事业。他还是一样成功。」

接着下来的一年她见过他六次。每次都替他当差使。她并不愚蠢，她知道她已成为黑手党的信使。

每次之后就有一千元存进银行。现在已有八千了。再多五千她就能买只法拉第。

她与马特洛差不多是老朋友了。她有读报纸，她也知道她正在把这个人引向死亡。这对她没有什么差别。在车赛中她已见过太多人的死亡。那些惊心的翻车，扭曲及燃烧。每个人终须死去的。这是你坐在驾驶盘后时必须面对的现实。

至少在她遇到他之前，在她感觉到体内憨望高炽，双腿软弱之前，在她感受到他的触摸而产生火花之前，她是这么想的。

第十九章

艾丽娜闯进他的房间时，西撒尔正穿衣服。他吃惊地望向她：「艾丽娜！才早上六点妳起来干什么？」

她系好衣带：「在你出赛前，我要亲自向你祝福。」

他向她微微一笑，然後弯身穿上皮靴。「妳真有心，谢谢妳。」他站直起来，走过来吻下她的面颊，然後向大门走去。

在门边他停下，回头看向她。「今晚晚餐时再见。」他冲口而说。

「晚餐，今晚？」她怀疑地说：「我以为那车赛不是要进行两三天吗？」

他感到不快。「是的，我忘了。」他马上说，同时发觉自己溜了嘴。他勉强地微笑下：「几乎已养成了每晚与妳见面的习惯。」

一个模糊的警号在心湖出现。西撒尔不是那种会把赛车搞错的男人。「好的还是坏的习惯？」她问。

他列嘴笑笑。「我回来时再告诉妳。」他说。把门在身後拉上。

她呆了会儿，然後走向卧室。他的行李箱开着放在床上。她顺手把它关上。一塊折板从箱内跌开，她弯身把它放直，再关上箱子。

那折板呈三角形，搁在行李箱的角落。折板上面是个粘在一起薄薄的刀鞘。这刀鞘必当曾藏过把刀，她从它的形状可看出。

她想起那晚他发现她在他的寓室时，西撒尔手上拿着匕首的情景。在车赛中他没有带着刀的必要呵！

他说他今晚回来与她共进晚餐时，她心中的警觉又再出现。可能这是他无意中的错误。也可能那些人所说的不错，虽然那时她并不相信他们。

她惊饶了起来。突然间她明白他为何要带着把刀。他今晚要回来干掉她。

露克在车内看下西撒尔。他熟练地驾驶着，他的双眼隐藏在那巨大的黑护目镜下，咀角微泛着笑意。她趋身查下仪器表板。

旋转指示针停留在26000r.p.m.上，跟速度仪上的相符合。温度计正常，油压平衡，发电器及电池操作正常。她坐直身子。如需要的话，这能够跑上百万哩。他们转了个弯，追上另两个赛车手。西撒尔望向她：「在我们退出之前，我们来下刺激如何？」在摩多噪声中，他喊道。

她看下路程仪。他们离出发点六十英里。她点点头。

西撒尔列嘴笑下，然後踏下油门。他追近前面两辆车。他们阻挡着他。他追上前，直到他差点撞上他们的後板。

她看住他。他的牙齿咬紧嘴唇，露出个残酷的微笑。在护着镜後的双眼似乎闪躲着邪恶的光芒。他前面的车子已抵达个弯角。

他高声地笑下，然後加速向前撞。她看下时速仪。已是一百廿哩，而那指针还一直上升。法拉第转弯时，她不由自主地斜板着身子。她紧张地盯住前面。如果那两辆车不分开让路的话，他们会出事。这念头在脑海还未消失前，法拉第已从两辆车中间挤过，他们不得不分开让路。

（五十四）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西撒尔谨慎地驾驶着法拉第。她看到後头的司机互相咒骂，争着要占住路面。他们已跑在笔直的道路上，而法拉第正領前他们几尺。西撒尔又大声笑起来，然後踏上油门。时速表跳上一百五十，把那两辆车远远抛在後头。

她笑着回头望他们。現在他明白伊地亞在车房时所说的话的意思了。这是一个卡地诺利他自己也知道他不会赛完全程的车赛，而他还是这样不顾危险地飞驰。伊地亞所说得很对。他是个能手。如果他要的话，他可以成为这一行的頂端人物。

她感觉到他的手伸过来，她转身子。她不由亢奋地移近他。他提起她的手，把它放在他双腿间。她抬头看向他。他转过头来，嘴角正泛起个邪意的微笑。

她感觉到从他腿上传上她的手传入她的身子的激跳。一时之间，她竟幻想到他会如何弄她，如何使她快感。她的手移上他的大腿，她用指甲透过衣裤扭着他的肌肉。她要使他感到痛楚、受伤，而把她的手扫开。

但他只高声地对她笑。她不由生气地用手指抓下他的大腿，然後把手移开。她移离他，离开他的体温时，心中不禁痛了下，她不由闭上双眼。她摇摇头想清醒下。她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这是不可能的。难道自己又要再成为个失败者？

她看下路程仪。他们已离开起跑点一百英里了。她打下他的肩膀：「可放慢了，我们还是让後面那两辆车越过吧。」

西撒尔点点头。那大法拉第慢了下来。他们放慢到时速六十英里时，他们感觉到它竟停止下来了。几分钟後，那两辆车按着喇叭越过他们。

他转下头。「随地结束了。」他说。

「它根本就没开始过。」她的眼睛盯住路程仪回答道。

那路程仪已接近一百十五哩。他好像实不在乎。她望着他，如发电机突然爆炸起来，时速六十英里还是太快了，但他以为这样能吓倒她，那他就错了。

那仪表跳上一百十五英里。他笑着踩下油门。车向前飞进。就在这时，车盖下传来声爆炸声。那车躺了下，摩多跟着停了下来。他们在路上疯狂地滑溜着。

她看着他双臂的肌肉有力地稳住驾驶盘，同时一下下地踏着制动器，把车慢了下来。终於车慢慢地滑行。她缓缓地透了口气。「現在你该满足了吧，卡地诺利先生。」她讽嘲地说：「我想该把它驶到路边了。」

「好的。」他说。然后把车驶到路边。他向她微微一笑。

「小心。」她看到时即刻喊叫道：「沟渠！」

西撒尔马上旋开驾驶盘，但已太迟了。右边两个轮子滑落了沟渠。车子渐渐地沉下沙地，翻成四轮朝天。

西撒尔从车底爬了出来。他站起来，脱下头盔。引擎开始冒烟。他转向车子。「露克，你怎么样？」

她的声音从车底另一边传来：「我没事。」

他跑到车子的另一边，跪下。他向车底望去。她的手伸在座位背后挣扎着要爬出来。

「你还在等什么？」他喊道：「出来，油箱内还有五十加仑的汽油！」

她停止挣扎，生气地瞪住他。「你性妈的以为我在做什么？在玩蛇年？」她厉声喊道，然后又开始挣扎。突然间她又笑了起来：「我的外衣被钩住了。」

他伏在地面上。「为什么不早说？」他微笑起来。他把手伸入她的大衣把它解开。

她跟着他的哈哧，滑出她的大衣，从车底爬出到车外的地面上。她还在笑着。

他望向她，嘴角泛起笑意。「怎样，你不是说很安全吗？」

「爱脸！」她反驳道。

「谁爱脸？」他的眼睛扫视她的身子，问道。

她银铃笑声。她突然间发觉她几乎是赤裸裸地，身上只剩下乳罩及底裤而已。「我得拿我的大衣。」她低下身去，说。

他的手按住她的肩膀，把她压在地面上。

「住手。」她低声地说。她已开始感到身内炽热起来。

「你并不希望我住手。」他说。

「我要你住手！」她喊叫着。双手探入他的衣内，身子疯狂地挣扎。「我要把你撕碎了！」

但当她的手指触抚到他温软的皮肤时，体内的欲念占据了她的思维，以致她全身乏力起来。她闭起双眼。他的手紧抱着她。

× × ×

西撒尔把那小木屋的门踢开。「这里没有人。」他说。

她走进小屋，他尾随着她。「我们現在该怎么办？」他问。

「我们等待。」她管活地说。

屋内有几张磨损的椅子及一张桌子。他拉了张椅子给她，她坐下。他点上两支香烟后递一支给她，她无言地接过来。

「你很沉默。」他说。

她把烟从胸部吐出，烟味使她清醒。「还有什么好说？」她问。「你已得到你所要的。」

「就为了那事吗？」他问。

她瞪住他：「还有别的吗？它不会再发生了。」

「你能对每件事都那么肯定吗？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五十五）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第廿章

「明天我已有足够的钱去买辆法拉第了。」她苦涩地说：「而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车子对妳那么重要？」他笑了下：「一辆汽车？一辆法拉第能做很多事，但它不能爱妳。」

「你说到爱？」她讽刺地说：「你怎么忘了你自己。你跟多少女人提起过爱这个字眼？十个，二十个，一百个？还是更多？」

他企图掩饰地说：「一个男人能住在很多个地方，但还是没有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屋外传来一阵汽车声。露克即刻站起来，经过他，走向大门。她转过身回望他，她的脸悲伤而又紧张。「过去了，」她终於说：「我说过我不要再做个失敗者。」

「刚才，在车底下，妳不是已改变了主意？」他温和地说。

「我做人家付钱要我做的工作。」她粗声地说：「他们要我把你留在这儿。」她打开大门。

两个男人站在那儿，手中的枪指向西撒尔。

她反过头看下他：「明白我的意思吗？」她问，然后小心地经过他们走到外面的阳光下。「我们并不是来讨好西撒尔的！」她说。

他们把身后的阳光关在门外，站在那儿盯住西撒尔。

「马特洛在那里？」他问。

艾利歪笑地说：「他不能来。他派我们来。」

西撒尔感到肌肉绷紧，咀唇乾燥。他以舌头把双唇舔湿。看来不对劲，根本不对劲。他的死亡并不会给马特洛带来什么利益，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定是误会了。」他说。

艾利摇摇头。「不是误会。」他走前来，摇着手上的枪。「转过身，面对墙壁，双手放在头上。慢慢地。」

西撒尔看下他：然后缓缓地照着他的吩咐做。艾利的手搜索他的身子。「没带枪。」他说。

「我不是在找枪。」艾利即刻说。

西撒尔感到头上手臂上匕首传来的寒意。「你也不会找到刀子。」他说：「我不需要带着刀子来赛车。」

艾利退后。「我想也不需要。」他同意地说：「而且，你不再需要它了。」

那枪手注视着他。「现在可以动手了吧，艾利？」他提起他的手枪。

艾利不高兴的斜止他：「不，我有我的计划。这家伙拥有特别的东西。」

西撒尔从肩膀向后看。艾利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件东西。他看到西撒尔注视着他。他咧齿一笑：「知道这是什么吗，孩子？」他拿在空中，问道。

西撒尔没有回答。他知道。

「这是冰鑿。」艾利还是咧着咀：「它不像你用的武器有个华丽的名字，但它能胜任它的任务。『大荷兰人』必定曾经告诉过你吧？」他把枪换过手，朝西撒尔的头背出力打下。

他脑子一阵晕眩，不由地跪了下去，他的手指企图抓住地毯，他听到艾利粗野的声音。

「转过身来，你这杂种！我要你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他慢慢地转过身子。摇了下头，他的视线又再恢复，他望向艾利。

艾利还是微笑着。他把枪放进衣袋，把冰鑿移到右手上。他的脸靠近西撒尔，咬齿地说：「你将被活活刺死！」

西撒尔看着他举起冰鑿。他不顾一切地闪向旁边时，冰凿已袭击下来。那冰凿直刺入他身后已腐朽了的木墙。他的手以柔道的斩式奋力向艾利的喉部扫去。

他不管他那一击的结果如何，他已飞扑向屋内的枪手。他们缠在一起倒在地上。那人的枪飞跌掉。他的眼角瞥到艾利抬起那把枪：他翻身，把那枪手挡在身前时，艾利正好开火。

子弹的冲击力使那人的身体一震。他终攀下，想挣开西撒尔的紧抱，接着身子软了下来。他跌倒在地面上。西撒尔这时扑向大门。

艾利大笑着。「不，你逃不了，你这杂种！」他按下扳机。

那枪「嗒」地一声，弹膛已空了。他咒骂一声把枪向西撒尔丟去。他回手，抓住冰凿，把它从墙上拔出来。他转过身，正好看到西撒尔手拿着闪亮的匕首一步步走来。

他把冰凿横在身前，沿着墙壁移动。他想起他的枪是放在衣袋内。他的咀唇不禁泛起微笑，手偷偷地移向它。他需要的是短短的时间而已。

他呆坐在前座驾驶盘后，动也没动。他的手紧紧抓住驾驶盘，以至关节都泛白，眼睛透过挡风镜，空洞地望向远方。直到他发觉到一支匕首抵着他的喉头时，他才转过头看他。

他趋身靠近他，咀唇紧紧地抿起着，脸上的表情急怒而紧张。他蔚蓝色的眼眸在太阳的黄光下闪耀。

他睁大着眼睛，脸上浮现个他不了解的表情，但只一下子又消失，变回冷淡。他沉默不言。

「为什么妳这样做？」他的手拿着匕首，问道。

他望向他。他的声音与眼光一样空洞。「我已告诉过你，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向马特洛发问。你能吗？」

金黄色的阳光似乎在他眼内燃烧。「那是不同的，我有我的誓言。」 （五十六）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我也是一样，」她说：「不同的是他对我们的作为的偿付方式。」

「我该干掉妳！」他厉声地说。

她感觉到匕首的尖头压进她的喉咙。她闭上眼睛，头晕靠向座位。「请吧！」她消沉地说：「这无关紧要的，对你的成功，与特洛将不会变却我的失败。」

他沉默下来。跟着的静寂似乎漫无止境。突然间她又感到一阵炽热，那阵热浪辐射向他的全身。她已抵御不了那种生理上的慾望。「请吧，干掉我吧！」她狂叫道。

他还是沉默着。她睁开眼。他的脸流满汗水，他那仰靠在座位上的身体也在颤抖着。她突然明白起来。她看到他内心深处的自己。「噢，天！」她低声叫下，然后靠近他，他们互相拥抱着。

她听到匕首跌落车板的声音，他的唇吻向刚才喉部被刀子划破的小伤口。危险及刺激已过去，而他与她的感受竟是这么相同。

他把车停在她的旅社前。「去收拾妳的行李，二小时后在飞机场见面。」他说。

「你要小心呵！」她看住他，说。

他宽有信心地点点头：「在没有人发觉前，我们已在回纽约的途中了。总之，我必须跟艾米利奥联络。他必须解释清楚。」

她放下他的手，然后下车。他目送他驶去，才走进她的旅社。

他走进艾休大的大厅，走向柜问。「我的钥匙。」他向一个背朝着他的职员说。

那职员转过身。「卡地诺利伯爵！」他叫了起来，他的声音充满惊讶。他拿出挂在背后的锁匙放在柜上。「那车赛——。」

西撒尔打断他：「我的发电机烧了。」

「很可惜，先生。」那职员说。他拿出个信封递给西撒尔：「芭罗尼斯留给你的。」

西撒尔打开信封。是艾丽娜的亲笔字。

「亲爱的，很对不起，我不能等到你回来。我跟个善有富佬回纽约去了。他坚持要我带他去作假期购物。爱你的艾丽娜。」

西撒尔笑了起来。他该早就猜到艾丽娜不会跟他在朱邦华加会面的理由。他望向那职员。「芭罗尼斯几时离开？」他问。

「大约早上十一点，」他微笑着回答。

西撒尔点下头，然后走向升降机。他看下手表，已是将近七点了。艾丽娜大概已抵达纽约。

第廿一章

巴克靠前向他的桌子，瞪住艾丽娜。「妳怎么跑回来了？妳本该跟随着他的。」

「我怕。我已告诉过你，」艾丽娜紧张地对视住他。「我感觉到他会杀我。他已发觉……。」

「妳怎么会这么想呢？」巴克即刻问道：「他讲或作了什么？妳看到什么？」

艾丽娜摇头：「不是这些，是那些我曾告诉你的，他行李箱上的折板，当我撞到它时，我就有一种死亡已侵进他灵魂的感觉。所以我回来了。」

「但妳并没有看到匕首，」巴克说：「在我行李箱也有个同样的折板。这是用来装我的牙刷及剃刀。」这时有人敲门：「进来，」他叫道。

一个探员拿着份电报进来。他把它放在巴克的桌上：「刚从墨西哥城来，」他说：「他们发觉艾利，法哥尔及一个歹徒死在沙漠上一个荒废的小屋内，那儿离卡地诺利的车出事地点约半英里。」

艾丽娜紧张地站了起来：「是不，我说对了！」

巴克抬眼看向她：「如果妳有留下，那我们可能知道得更多。」

「可能，也可能我已死掉了。」艾丽娜讽刺地说：「我不喜欢整个事件。」

巴克望向那探员，他问：「卡地诺利现在在那里？」

「正在回纽约途中。他的飞机早上抵达爱德怀机场。」那探员回答：「有个女人与他同行。」

巴克转向艾丽娜。「女人？」他问：「这就是妳回来的原因？」

「别转说！」艾丽娜生气地说。

巴克笑了起来。「我现在明白了。他找到别个女朋友，所以叫妳滚蛋。」

艾丽娜忿怒的反驳：「这不正确，我认识那个女的，他是他的技工。」

「他的技工？」巴克不信地问。

她点点头。「她的名字叫露克什么的。他常用的技工生病了。他在那儿聘用了她。」

巴克转向那探员：「打电话给他们，并给我有关她的资料。」

「好的。」那探员回答说：「飞机抵达时，你要逮捕卡鬼诺利吗？」

巴克摇着他的头：「这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没有理由去扣留他。给我准备一辆车，我要看他下机后去那里。」

探员离开房间。巴克隔着桌子望向艾丽娜：「妳还是回到旅社去，尽妳所能紧跟着他。」

「我不。」艾丽娜立刻说。

「在他发觉我们之前，他是不会伤害妳的。」他的声音强硬了起来：「难道说妳愿意被驱逐出境吗？」

「被驱逐也好过被杀掉。」她反驳说。

「从事败坏道德的行为是件很严重的控诉。」他接着说：「妳就永远不能再回来这国家了。而且报上一登就不大好看吧。」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她忿怒地盯住他：「在欧洲，人们会比较通情达理。他们明了一些女人不是生下来就要工作的。」她拿了支烟，神经质地在桌面敲着。

巴克为她点火，然后靠后。他知道他现在已经到她的弱点。「我想我们美国人也明了这种事。」他微笑地说：「只是我们不把它挂在口上。」

她保保地吸了口烟：「现在我才明白在这儿性是很不美国化！」

他弹了她会儿，然后趋向桌子。他再开口时，他的声音提温和：「妳害怕了，是不？」

她回望住他的眼睛，缓慢地点点头：「起先，我以为不过是个玩笑。但现在我发现并不是好玩的。我开始感到很害怕了。」

他站了起来，绕过桌子走向她：「别害怕，巴罗尼斯。」他缓缓地说：「我们会保护你。我保证有什么麻烦出现时，妳是第一个离场的人。」

那跟巴克一起来的年青探员看到与西撒尔在机場前钻进辆的士的露克时，不禁吹了声口哨。「看，那家伙跟女人倒有一手，是不？头子？」

巴克点点头。他看到的士已开动。「开行吧。」他说。

探员把车驶上大路，有辆车越前，挤在他们前头。他望向巴克：「要不要越过他们？」

巴克摇摇头：「不必，这样就可以了。保持这样，在快速大道上不怕会失掉他的。」

他们静默地行了十分钟。在抵达牙买加海灣的那个弯角时，巴克奇怪地看着他们前面的那辆车。它还是呆在他们的车及西撒尔的的士之间。现在它正加速，并转向左边的车道去，他觉感到有些不对劲。

他在这行业中已干得夠长久的经验使他警觉起来。他打开他的大衣，松弛掉在枪袋内的手枪。「紧跟那辆车。」他对那探员说：「不对劲。」

那探员遵命地把车转入右边的车道上。「这车有点怪。」他说。这时一阵枪声自前面传来。「他们向他开枪！」他喊道。

「撞它的后面！」巴克向他喊道。他拔出他的枪。他伸出车窗外向他们前面那辆车开火。

西撒尔的的士撞向路边的草地上。他们飞驰而过。巴克不知道的士内是否有人受伤。他又开枪。

那车的司机后头的玻璃窗上出现个子弹孔。司机倒在驾驶盘上。车失去控制地飞出车道驶向海灣。在它陷下水面时，巴克看到车门打开，有个人跳了出来。

他们在草地上停下。巴克从车内跳出来，向那个弃车而去的人追去。「站住。」他喊道，并向上空开了警告枪。

那人转过身。巴克看到他手上微光一闪，子弹呼啸声在他身边掠过，然后他听到枪声。

巴克急忙伏在地上。那人又开始奔跑。巴克瞄准那人的脚，他轻轻地按下扳机。他要活捉这人拷问。第一枪不中，他又开火。

这次那人向地上栽倒，他滚向草地上的边缘。

那年青的探员跑前来，手还拿着枪。他低望住巴克：「没事吧？」

巴克站了起来：「没事。」

「车内那个已死了。」探员说。

巴克看下他。「去看那边的，我只射他的脚。」

探员跑过去，探身查看那倒下的人。「这个也死了。」他喊道。

巴克冷酷地把枪放回枪套。这时西撒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是个好枪手，巴克先生。」他微笑地说。

巴克几乎痛苦地瞪住他。这个人的神经似乎是冰冷的。他刚被人射击，且已有两个人身亡，而他的声音却平静得像那天在他办公室会面时那样。「这次，你不能再告诉我说他们不是向你射击吧，卡地诺利先生。」他说，尽量使到他的声音跟对方一样平静。

西撒尔耸耸肩，「不，我不能，巴克先生。」一种接受挑战的神情在他的眼中出现：「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巴克的眼光冷冽起来。他发觉到他的掩饰已逐渐褪去，「我想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艾利·法哥尔在那间小屋被杀，而出事地点距离在墨西哥你的车子出事的地方只有半英里吧？」

西撒尔微笑地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已被杀。你知道的，我并不看报纸。」

「你能澄清在那段路时你的时间表吗？」巴克问。

「当然我能。」西撒尔说：「每分秒我都跟我的技工在一起，你可以去问他。她还在的士内修补她的化妆。」

「你对那些会为你守口的女人真有一手呵！」巴克嘲讽地说。

西撒尔还在微笑着。「我很幸运。」他同意地说。

（五十八）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巴克深望他会儿。这时警车飞驰而来。「走吧，卡地诺利，去享受吧！」他生气地说：「但记住，我们不能无时不刻来保护你。」

的士在路边停下，西撒尔钻出来。他的头伸入的士内：「在这儿等一下。」他对露克说：「我上去我的办公室一下子。」

接待室的女郎看到他时似乎吃了一驚。他经过她走向大办公室。一堆的职员围在冷水柜旁。他们看到他进来时，就分散走回各自的桌子。他向他们点点头，然后走向他的办公室。

「进来。」他走进马丁小姐的办公室时，说。

在他的办公室内，他转向她微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不工作？」

马丁小姐看住他：「你没事吧？」她问。

「当然我没事。」他不高兴地说。

「我们刚听到收音机的报导，说有人在你回城的途中向你开枪。」她说。

「这就是他们坫在一堆不工作的藉口吗？」他生气地说：「他们是被聘请来工作，不是来唠叨的。」

「他们没有工作做。」马丁小姐说。

「妳这是什么意思，没工作？」他更加愤怒起来：「为什么？」

她从桌上拿起张摊在那儿的电报，递给他，「我们的顾客已取消生意契约，这是最后的一个，它才来了一个小时。」

他看了下，再拿起搁在桌上其他的电报。它们的大意都是一样。两间意大利公司，两间英国公司、一间法国公司及一间瑞典公司。他抬头望向她问：「几时发生的？」

「在你赴墨西哥的那天早上，」她说：「我不明白。似乎有人发出了讯号一样。」

他再看一眼手中的电报。他生气地把它们抛向桌面。「组织」那么自信，以为他定会死去，所以他们不必再跟他的公司有生意上来往了。现在他必须联络马特洛，出的乱子太大了。

「很遗憾，卡地利诺先生。」马丁小姐同情地说：「我想跟你联络，但你已离开旅社参加赛车去了。我想是报章所报导的事所导致的吧。」

他没有回答。他在思考。他该派个人送个讯息到西西里岛上他的家乡的邮政局局长那儿。他相信马特洛就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他可能要花上二十年去找他，但也不见得能找到他。他的秘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潮。

「你有什么打算？」她问。

他望向她，「有什么办法？」他耸耸肩：「付每个人一些赔偿金，暂时解雇。告诉他们在情势弄清以后会再叫他们回来。」

「你以为会吗？」她问。

「我不知道，」他说，向大门走去。他停下，然后回望向她，「坦白说，我才不会在乎呢！」

第廿二章

西撒尔把锁匙插入锁头一转。他打开房门。「请进，」他向露克说。

她走进寓室，他尾随着她，把门在身后关上。艾丽娜的声音从卧房传来。

「是你吗，西撒尔？」

他看下露克。她脸上毫无表情。他微笑起来，「是的，艾丽娜。」他喊道。

她的声音还是从卧室传来：「我真不知道这世界是怎么搞的了！我所遇到的德省佬不是已结了婚就是骗子！我遇到的这个其实是要我替她妻子购物！」

他禁不住开朗地微笑着，而露克的表情却愈是僵硬。「那很可惜，艾丽娜。」他说。

「我听不到你，」她回答：「不要紧。我已吩咐多尼奥替我们冰冻了些香槟。它在酒柜间内。乖乖，倒些给我好吗？我一会儿就出来！」

他走向酒柜。冰箱内有支香槟酒及两个杯。他无言地再拿下一个杯，把它们放在一起，他打开瓶塞倒酒。

（五十九）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艾丽娜边系上睡衣邪的衣带，在门边出现。她微笑地说：「我不能等你——」她看到露克站在房中时，微笑即刻消失。她以疑问的眼光望向西撒尔。

他很有趣地看着两个女人尴尬的局面。「我相信你们两个女人已经见过面。」他微笑地说：「让我来为妳们介绍。」

他替她们互相介绍，并为她们各自递上一杯酒。他举起杯：「为我们愉快的友谊。」他笑着干了。

艾丽娜冷淡地看下露克，然后转向西撒尔，甜蜜地微笑道：「虽然她很娇小，但你不认为你的寓室不足夠容纳『家庭式』的性游戏吗？」她以法语问。

西撒尔以同样的语言回答：「别胡闹，艾丽娜。她有特长。」

「我相信。」艾丽娜苦涩地说：「但如果旅社方面不允许一个女人住进来，现在有了两个他们该会怎么想呢？难道你已告诉他们你已改信回教了？」

这时西撒尔灵机一动。他想到如何去联络马特洛了。他开心地绽开笑容：「这对他们无关紧要。」他继续以法语说：「我已告诉他们说妳今晚就要去意大利，而她将住进妳的房间，直到妳回来！」

艾丽娜瞪住他：「我不愿意。」她还是以法语生气地说：「我不会站在一旁看着你与那个女人鬼混！」她把杯扔向他，然后走向卧房，把房门大力关上。

那个杯打在酒柜上，粉碎成小玻璃珠，西撒尔低首看下，然后望向露克，「艾丽娜的脾气很暴躁。」他以英语说。

「最主要的是她愿不愿去？」露克以正确的法语问。

他注视了她会儿，然后笑了起来：「妳听得懂？」

她也微笑起来：「每个字。」她点点头，「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微笑在她唇角消失：「她会去吗？」

「当然她会去。」西撒尔依然微笑地充满信心地说：「艾丽娜与我是老朋友，她会为我做任何事。」

多尼奥放下电话，然后走进饭厅。他们抬头看他：「是航空公司，阁下。」他对西撒尔说：「他们已证实了西罗尼斯今晚的定位。」

「谢谢你，多尼奥。」西撒尔说。

艾丽娜等到多尼奥离去，她才转向西撒尔，生气地说：「我不愿意。我不管你如何说，我不要去。」

西撒尔瞪着她。他的眼角看到露克正以谅解的表情看着他。他生气起来：「艾丽娜，妳听我的吩咐去作。」他说，他的声音已开始生硬：「不然，妳愿意让移民当局知道妳并不是真正在替我工作吗？」

艾丽娜望向露克。露克的眼盯在她的餐盘上：「为什么你不报她去？」艾丽娜不满地说。

「妳知道我不能，」西撒尔怒吼道：「她太引人注目。现在，把东西吃完然后去打点行李。去罗马的飞机在午夜开航。」

艾丽娜生气地放下刀叉，走离餐桌。他们听到她忿怒地把门用力关上。

露克从盘上望向西撒尔。淡淡微笑泛在她的唇角，她讽刺地嘲笑道：「艾丽娜会为我做任何事。」

西撒尔皱着眉尖盯住她：「闭嘴！」他怒吼道：「她不是去了吗？」

艾丽娜走进她的房间，把门在身后闭上。她匆忙走过房间，提起电话筒，给接线员个号码。有个声音回答。「请巴克先生。」她说。

他接过电话：「什么事？」

「他派我去西西里，巴克先生。」她低声紧张地说：「去他的家乡。我必须去会见那儿的邮政局长，给他传讯。」

巴克充满兴趣地问：「什么讯息？」

「是这样的，」艾丽娜照着他的话说：「『告诉我的叔叔说我必须见他』，然后我得呆在旅社内，直到邮政局长给我个答覆，然后带回来给他。」

「很好。」巴克说：「现在我们开始得到点苗头了。」

（六十）

艾丽娜感到恐惧在她体内涌现。「很好，你只这么说吧了吗？巴克先生？或者你不知道，但西撒尔的叔叔在十二年前就去世了！人们不能为死人传递来回的讯息！」

「别担心。」他安抚地说：「那个妳带讯息给他的叔叔还活生生地存在着。在他们的组织内，每个人的支持者都被尊称为『叔叔』。」

她的声音突然低弱下去：「巴克先生，要是我所传递的讯息是给黑手党的话，那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掉我！」

「我都告诉过妳别担心，」他还在安抚她：「有个男人在机上或者任何妳去的地方保护妳。妳不是孤单单一人，妳不是说过较喜欢富有的德省人吗？那么，在机上找个这样的人吧。」

她慢吞吞地放下电话，点燃支香烟。她走向玻璃门，把它们打开，然后走进露台上寒冷的空间中。她望向脚下的城市，它的灯光在寒冷的冬天夜晚中闪烁。

从底下漂起一阵声音。她好奇地抓在栏杆上向下望去。这声音不是来自街上，而是从下一层的房间传来，她的露台比下一层的凹进去，一对年青的男女在那儿拥抱。

在夜色中，她看到那少女皓白的脸正微微扳起受吻。他们似乎不在意於寒冷的天气。她打了个冷颤，然后退回室内，小心地把门在身后关上。

如那底下的少女的那种情怀已在很久以前离开了她。她怀疑她是否能再有那种感觉。突然间她明白她不会再有那种感觉了。十九岁时，她已把它遗留在她的母亲的队室内了。

长久以来她第一次回想起她的父母。可怜的父亲已失踪，甜心，她的母亲，也在她自己的旅程上消失。奇怪的是要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她才能体恤到他们。

只有在现在，在这没有一个人可依靠或去爱的现在，她才感觉到她与他们那么靠近，也像他们一样地迷失。她感到泪水向眼眶涌现。她为他们而哭泣了。

第廿三章

巴克趋前望向他桌子对面的史特朗队长：「堂，我想我们已找到了线索。卡地诺利正要求与他的叔叔见面。如那会面实现，而他叔叔就是我猜测的那个人，那么在这案件中我们已稳操胜券！」

警察队长微笑说道：「是时候了。但如果那些凶手先干掉卡地诺利呢？」

巴克熟虑地点点头：「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但每次他们出击时，我们并不可能每次都在他背后保护他。」史特朗即刻说。

「我知道，」巴克说：「我已有个计划。」

「讲来听听。」史特朗说。

巴克抬头望向他，他放低声调机密地说：「这只有你知道。上头不会喜欢的，这不很合法。」

史特朗笑着说：「我开始感到兴趣了，虽然我还未听到这计划。」

「我们使他受惊而躲藏起来，」巴克说：「我们执行个策划。每小时打电话恐吓他。我们叫个看来凶猛的人尾随他，并且让他发觉。他会以为是那些暴徒。他必须喘息。只要使他躲藏到他们的会见实现就够了。」

史特朗沉思地看住他：「这可能有效。」

「这当然有效！」巴克说：「一旦我们把他监视住，我们就可实行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没有人能在我们监视下出去，或者进来。」

史特朗瞪住他：「但如果被发觉的话，我们的工作都会丢了。」

巴克点点头：「我知道。」

「你对那家伙太严厉了。」史特朗说。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是很严厉。」巴克承认地说。一种无名的感情在他体内泛涌，以致他从椅上站起，步向窗口。他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很激动：「我对其他的人还能了解。我见过他们的发源地，他们都得空手起家。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及如何走进歧途。但对这个我却一点也不能了解。

「他从开始就拥有一切。以我看来他并不需求任何东西，可能他是为了过瘾，或是生性好残杀吧，我不明白。

「我只知道是我们不设法阻止他，那么将有更多的人送命。我不是说那些流氓，而是一般无辜的人，如死在佛罗利达的那个少女。没有人能预测像他这么一个心理变态的人会如何分黑白！」

史特朗缓缓地吸了口气。他拿出他的烟斗在烟盒上敲着。他把那清了烟灰的烟斗含在口中，抬头望向巴克。双眼含着笑意，但声音却很冷酷地说：「我已在警界服务了三十年，」他说：「但我也不喜欢多味的案件！」

电话铃响。西撒尔走过去接听：「我是卡地诺利。」他说。

粗野而他也未曾听过声音传来。「是卡地诺利？」那声音酷厉地说。

「匕首已不再实用了。我们终会干掉你，为什么你还不自我解决呢？」

接着电话给挂断。西撒尔不耐烦地按着按钮：「哈罗，你是谁，你是谁？」

没有回声，他把电话筒挂上，走向露克的沙发。她好奇地看着他：「什么事？」她问。

「一个警告。」他回答：「可能是那些不入流的流氓打来的。」

露克担心地说：「他们是这样开始的，我以前见过这类事。他们在使你焦虑。」

西撒尔忿怒地说：「他们以为这些电话就会使我恐惧的话，那他们将发觉我是跟他们常恐吓的猪猡大大不同！」他生气地走向大门。

「你要去那里？」露克问。

他转身望向她：「下楼去看艾丽娜是否上了机。要来吗？」

她摇摇头，「不，谢谢。」她说：「我不需要向你的女朋友说再见。」她伸手拿饮料时，他已走出大门。

他从意大利航空大厦出来，走向他泊车的车场时，他满意地微笑着。艾丽娜已听他的吩咐去做，他不必为她担心，那讯息将会被传递到。

她就是这样的女人，除了她，谁会像她这样攫取每个机会呢？他看到她跟个年青人在一起时，差点笑出声来。戴着顶「史特生」帽，该又是个富有的德省佬吧。在这旅程结束前，这年青人必会多少损失点钱。

他走到泊车场，经过一排排的汽车，时分已很晚，没有很多的汽车。一阵尾随着他的脚步声传来。他停住会儿，然后回头一望。

空旷无人。他耸耸肩，又开步走。他又听到脚步声。他停下，点燃支香烟。那脚步声也停下。香烟点燃后，他又开步走。

过了一会，他又听到脚步声。这次很响而又杂乱。这次他肯定他们是在跟踪他，他放慢脚步，看他们是不是也放慢脚步。他们真的跟着他。

他几乎已走到他的汽车了，他把匕首握在手中。那金属品的冷意使他充满信心。他走到两辆车之间时，突然转过身，他的刀在手中向外指着。

「是谁？」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泊车场上回响。

没有回答，他等了会儿。泊车场静悄悄地。他只听到他自己脚步声的回音。他把匕首放回刀鞘。那王八电话使他神经紧张了。他笑了下，感到紧张的压力已松弛。他走进车子去。

他扭动引擎。他感到双股间像往常一样在危险时刻一过就要蠢蠢欲动的刺痛。他想到露克正在寓室等着他。他很庆幸她今晚会在那儿。他需要像她一样的女人，她能帮他得到憩息。

他开动他的「亚花罗密欧」，驶出泊车场。他知道露克是属於那种不跟任何男人上床的女人。她是待价而沽。一旦发现她喜欢的人时，她会不犹豫地奉献她的身体，因为那时她再控制不了她的慾念。

接着只需击倒她的自大感。首先，在性事上得给她个空前的满足。他独自微笑起来。这就是现在她所处在的境界。接着下来的，是让她强烈地感觉到她所作所为及成就与男人一样平等，然后又因她是女人而感到比男人还高一等。

那是她从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凡是能吸引她的男人，不管是他或任何人，都是意志坚强的人。而她也不会去喜欢那些懦弱的人，因她对他们只有轻蔑。最后她不能不拒绝她所得到的。而这些就是她所能得到的。

她是这样地去洗涤她道德感上的污浊，以便她能一而再地重覆她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些事情结束以后，他想他该不会很困难地与她分手。其实这也是她自己促成的，到那时他也已预备好。他得到满足，然后对她已感到厌倦。

那时艾丽娜也已再回来。他想到她时不禁微笑，可能与她结婚。现在该考虑到传宗接代了。生下来的血缘将是高尚的，因为艾丽娜也是个欧洲人。

欧洲人比美国人还要诚实而实际。比起露克那复杂的个性，艾丽娜单纯，直率得像个女学生。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第廿四章

「已经两天了，」史特朗说：「我们的进展如何？」

巴克耸耸肩。「没有人知道。现在他提起电话筒，在我们还未讲到一半时，就把电话挂断。」他拿了支烟，点燃上火：「你那些行动人员又有何报告？」

「我已把他们调换了六次。」史特朗回答：「他们说他开始怀疑不安。寻常的反应，常常回头探看，进进出出时都检查门锁。」

「那女的呢？」巴克问，「她怎样了？」

「她看来比他还镇定，」史特朗说：「她常跟他在一起，可能她不知怎么回事。」

「我已有她的档案。」巴克说，「她看来很清白，她是个赛车手，一个我们可承认的赛车好手。去年她走了霉运，连自己的车子都失掉了。现在她正在储蓄钱买车。」

「这没有多大的帮助，」史特朗说：「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她会情愿参与发生在墨西哥沙漠上的事件。」

「她看来急於得到辆车，」巴克说：「而他是那种有能力送辆车给她的男人。」

「现在他不是了，」史特朗说：「我们刚发现他的汽车订单已被取消了。」

「全部？」巴克问。

史特朗点点头：「全部，我想背后定有原因的。」

「可能，」巴克回答：「我调查下。」电话铃响，他提起电话筒：「是你的电话。」他把电话筒递给史特朗说。

史特朗接过来，倾耳听了会儿，然后放下电话：「是我们的一个线人。卡地诺利正跟那个女人到五十七街的芭维龙吃午餐。」

巴克微笑地拿起电话，「该再打个电话给他，」他对史特朗说。「打个电话到芭维龙餐馆，放我们的录音给他听听，」他对电话筒吩咐道。

「我肯定那个人在跟踪我们，」西撒尔坚持地说：「我认得他，我曾看过他。」

露克望着他：「你肯定吗，西撒尔，我没看见呵。」

「刚才他在公园道的转弯处。我敢肯定。」西撒尔静了下来，侍者正端来他们的饮料。

他们无言地呷着鸡尾酒，等着侍者离去。露克的手按在他手臂上：「你需要好好地睡一觉，」她温柔地说：「你昨夜整晚都没睡。」

「整晚电话一直响，谁睡得下？」他不耐烦地说：「在我把听筒拿掉前就来了四个电话。」

「我想把电话关掉。」露克说。

「这不是向他们表示我已被他们弄得坐立不安？」西撒尔说：「这正是他们的目的。」

那侍者提了电话走回到他们的桌座：「是卡地诺利伯爵的电话。」他鞠躬地说。

西撒尔看露克一眼，对侍者说：「好吧，我接这电话。」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侍者鞠躬下，然后把电话线插进壁角的插头。西撒尔接过电话。「这是卡地诺利，」他对着电话筒说。

露克看到他边听电话，脸部表情却逐渐僵硬起来。他静静地放下电话筒，他对她面上疑问的表情点点头以示回答。

「又再来了，」他拿起他的酒，沉重地说：「妳看，我们被跟踪了，他们知道打电话到这里来找我。」

他们走进寓室时，电话又响了起来。多尼奥赶前提起电话：「卡地诺利伯爵的住所。」他对着电话筒说。他抬头望住他们。「请等一下，我看他是否有在。」

他放下电话，向他们走来。「阁下，是你的电话。但那位先生没报名字，他只说有个重要的讯息给你。」

「我来接听。」西撒尔走向电话机说。他静静地听着，这时多尼奥走进房内。突然间他的脸暴怒起来，他把电话连插头拔起，向室内摔去。

「他妈的简直是虐待！」他怒吼道，电话机撞到了个花瓶。他整个人倒坐在沙发上，多尼奥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他圆小的脸孔充满了恐慌。

「打扫清洁！」西撒尔向他喊道。

「是，阁下！我马上做，阁下！」这小男人回答，然后又走出去。

西撒尔趋前，双手抱着头。露克同情地走到他背后，替他按摩他的颈背。

「别紧张，」她说：「这样没有什么好处，我替你倒杯酒。」

她走向酒柜，拿下「松子酒」及「华曼酒」。她很快地弄好杯马天尼。她回顾寻找杜松子。欧洲人都喜欢在他们的马天尼上加几滴杜松子。

它不在打开着的柜内。她转动柜间背后一个小门上的锁匙。那儿有个深黑色的瓶子，她拿出来转向他：「加几滴杜松子？」她问。

他望向她的手，不高兴地说：「妳在那里找到它？」

她摇下手：「在这里，我知道你喜欢……。」

「放回去。」他高声地说：「别碰那已锁上的小门。」

「你不必对我发脾气！」她忿怒地反驳，把瓶子放回去，并把小门关上。

他透了口气。「对不起，亲爱的。」他道歉：「杜松子是在酒吧下面的格子上。

「那瓶子是什么呢？」她递给他酒，问道。

他呷了口酒，抬头望向她。「毒药。可惜的是我不能把它像其他武器那样挂在墙上。」他说：「我从佛琳的一位化学师那儿得来的。他是为波几亚做试验工作，只几滴就无可救药了。他说他们对化学的认识在他们的时代是个传奇呢。」

她好奇地看向那柜格：「放在那儿不是很危险？」

他把酒喝完。「放在那儿很安全，没有人会去打开那门，或是打扫它的。」他把头仰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说：「我很疲倦。」

她按摩着他的额头，温柔地说：「我知道，亲爱的。在艾丽娜回来之前，如果我们能到个没有人会发觉我们的地方该多好。」

他突然转过头望向她。他脸上的焦虑已消失。他微笑地叫了起来：「有个好地方！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到它？我知道那个地方，他们是不会想到那地方去找我们的。」

她微笑地看着他。她感到一阵温暖。这只是开始而已，她骄傲地想到他也有需要她的时候。

侦探员麦卡文中士看下手表，已接近十一点了，再多一小时就有人来顶替。在寒冷的夜晚中，他跺跺脚。他的工作只有这一点不爽。从下午以来他一直驻守在这旅社的外头。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但这还算好。这次不必像其他的任务那样要躲躲藏藏。真是这行业最大的玩笑。在电视节目中，侦探常窥视嫌疑犯的臥室，而他从不让人发觉。在真实的生活就有点不同了。队长派了六个人来担任这工作。这大旅社的每个出入口都有人站岗，同时还有两个人坐在车子内兜绕着这建筑物，以便同伴需要协助时能及时出手。

车子正在力士顿的弯角消失时，他看下旅社的大门，看见他们走出来。

那女的提了个小皮箱，那男的匆忙地向街头街尾看下，然后扶着她的手召唤的士。他们匆匆忙忙地向力士顿走去。

麦卡文在后面跟着他们。倒霉的是他们选择这时候来突围，这样一来他休想在早上六点钟之前回到家里了。

他们在街角处穿过大路，走向五十一街。他也跟在他们后面。那男的向后看。他不必去隐藏自己，在这项任务里他不需要这样做。他们转过弯角走向地下铁道的入口。

他急忙跑上前去，在他抵达地下铁道的入口处时，他听到火车开进站的呼啸声。他两步做一步地追下去。如果失掉他们，队长会发火的。

在他冲到楼梯低处的弯角时，他的眼角正看到个影子。他转身，正好看到那人的手掌以柔道的招式大力地向他击来。他想躲避，但肩膀转来阵剧痛，他不由地跪了下去。

他并没有全晕过去，他看到光在眼睛内闪亮，脑子也充满铃声，他模糊地想起这和电视节目一样。他摇幌下头，视线又重新清晰起来。

他的手按在墙上，挣扎地站了起来。他昏昏沉沉地站了会儿，他的眼睛向月台搜索。

他看到他们上火车，连忙向月台走去。在他抵达旋转栅门之前，车门已关上，火车也已开行。他看见那人的脸在玻璃窗内微笑地望向他。

他萎靡地转身走向电话亭。他冲进去，按下角子，他听到钱箱内的叮铃声。队长知道他们已逃走时定会生气，但队长也没有先告诉他这傢伙会动手呵。他转动号码。

史特朗放下电话。他看向巴克。「正如计划进行，」他冷酷地说：「但太理想了。他在地下火车站的月台上击倒麦卡文，逃脱了。」

「那女子也在一起？」巴克问。

史特朗点点头：「是的。」

巴克拿了支香烟，他的手指颤抖。「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前，如那些流氓发现他的话，只有上帝才能保护他们了。」他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先打好你的辞职信。」史特朗沉重地说：「我的已准备好放在我的抽屉内了！」

第廿五章

在纽约，没有几个地方能像公园大道上段的现代化廉价组屋那样，没有接受津贴而又办得那么成功。理由之一是它是西班民哈林区的购物中心。在这里，纽约的中央铁轨以它的迅速而又安全的交通工具舒适地伸向它周围的市区，也是这区域的特色之一。

这里的顾客大多是波多黎各的后裔。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穿游在小挡车或路边的排摊上，愉快地交谈交易着；虽然他们贫穷，他们还是以他们在故乡岛屿上的方式生活。在公园大道的这区域也有好多旅社。它们的形式虽与城内同条大道上的旅社不同，但它们的服务目标也是一样，在这样有吃有睡的地方，也给疲倦的旅客一个休息的场所。除了它们的家私摆设不同之外，它们的交易方式也不同。在西班牙哈林区的旅社只有现金交易。

火车在狄里奥旅社外面的铁轨飞窜而过。西撒尔站在窗口转过身来，他望向坐在椅子的露克。她正读着晨报。他点上支香烟：「妳整天除了读那些他妈的报纸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露克望向他，整个星期来他就是这么暴躁，紧张而又易怒。艾丽娜已去了两个星期，而他们大部份时间被囚在这小房里。

起初他们还觉得好玩。他们嘲笑所有的不方便，如漏水的水龙头，窄小的床，松陷的椅子。然后渐渐地，这污浊的房间搞坏了他们的情绪。他们终於感到这并不好玩。

她已感觉到这一切，而他似乎一无所知。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适应环境。他们比较有耐性。她们也比较能等待，不论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一样。她想起每次月经来潮时所感到的剧痛。但现在什么都没有，她不由地怀疑她是否怀了孕，它已迟了一个星期，而她从来没有这么迟过。

「为何不躺下休息会儿？」她耐性的劝他。

他凶猛地转向她：「休息？这不是我在这发臭的旅社中所得到的吗？吃糟透了的食物，睡在污脏的床！我受夠了！」

「至少比死还好些。」她说。

「我才不这么想！」他厉声地说，边走向窗口望向底下的街道。

她低头看她的报纸。他的声音从窗口传来，她又抬头看下他。他还望向窗外。

「当我小时，我常在意大利的乡间看到那些像下面的人一样的人们。看看他们微笑着，高声叫喊着，同时辛辛苦苦地干活讨口饭吃。」

她从椅上站起，走到窗边他身边，「看来他们似乎很愉快。」她望着低下说。

西撒尔不解地说：「我就是不明白，什么东西使他们快乐呢？他们拥有什么而我们没有的？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世界是属於那种敢攫取的人？他们一定知道的，然而他们还是那么满足地微笑大笑和生子传孙。他们拥有什么，而我们没有？」

她看住他。她想起她还是个小女孩时，那种到城市购物时的欢乐。可怜的西撒尔，他失掉好多东西。「可能他们有所希望。」她说。

他看向她，「希望？」他笑了起来：「那是梦想者发明的字眼。」

她想让他明了：「或者他们有信仰。」

他又笑了起来：「那是传教士发明的字眼。」

她不由握着他赤露的手臂。或者她所知道的能藉此流进他的体内，就如她所感受到的。「可能他们有爱，」她低声说。

他又看下她，然后转身挣脱她的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这是女人们发明的，用以掩饰她们生理上的要求及责任。爱，哈！」

她走回她的椅子坐下。她再拿起报纸，但她不是认真地读它。她感到内心的创伤使她痛楚：「那么，我或者也不知道。」

他从窗口走来，瞪着她。她不必抬头也知道他嘴角正泛着残酷的笑意。这几天来她已看夠了。每次他离开她时，从她体内离开时都是这样。

「对了，」他说：「妳不知道，其实，没有人知道。只是我一个人敢这么承认。男人除了生存的慾望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只是大多数的人不认真去思考这些。他们只是生存，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为什么地。」

她正要回答时，有人来敲门。她抬头时，他手中已拿了支匕首，「是谁？」他问。

侍者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有晚报，夫人。」

「放在门口，」她喊道：「我等下才拿。」

「好的，夫人。」那声音回答。他们等了会儿，等到他下楼的脚步声传来。

她从椅上站起走向大门，她迅速地打开，拿了报纸，又即刻把门关上。

她走回椅子坐下，把那份报纸打开。

他愤怒地把报纸从她手上打落，「妳能不能停止看这他妈的报纸？」他走回窗口。

（六十六）

殺手 (STILETTO)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陳欣譯

她容忍地弯身拿起报纸时看到张相片，「西撒尔，西撒尔，」她喊道，把报纸递给他，「看，她已回来了。」

在「美国杂志」的画页上有张艾丽娜的相片，站在飞机梯边微笑地向着照像机挥手。照片上的标题简单地写着：「芭罗尼斯从海外假期归来。」

巴克办公室的人紧张地围拢在一起，这时艾丽娜的声音从他桌上的扩音机传来。她说：「哈囉？」

卡地诺利的声音紧张急促，「我是西撒尔，妳得到回讯吗？」

一个探员提起另一个电话机，低声地说话。

「西撒尔，你在那里？你好吗？」艾丽娜的声音从扩音机传来。

巴克俯向拿着电话筒的探员：「他正如我们所吩咐在拖延他，你找到线头了吗？」

「我们已尽所能了，先生。」那探员回答。

「我得到了，」艾丽娜说：「但西撒尔，我不明白！」

「不要紧。」他厉声说：「告诉我！」

她犹豫下，「月亮今晚就会升起。」

扩音机传来西撒尔放下电话「滴」的声音，然后又是艾丽娜的声音：「西撒尔，西撒尔，你还在吗？」

巴克俯向那探员，「查到了吗？」

那探员摇摇头：「他太快挂断了电话了。」

艾丽娜的声音又从扩音机传来，「西撒尔？」

巴克提起他桌上另一个电话。「他挂断了，芭罗尼斯。」

她的声音听来很恐慌：「我敢对吗？巴克先生？」她问，「我已尽量拖延他了。」

「妳干得很好，芭罗尼斯，」他没有责心说：「我们已控制了局面！」

他放下电话，望向那探员，他对他说：「谢谢你，你可回去了。」

「如果明天他出现时，我们该能做些什么吧？」那探员说。

「什么？」巴克问。

「他不是派了个女人出国传讯吗？」那年青探员说。

巴克微笑起来。「这并没违法呵。」

那探员摇摇头走出办公室。巴克转向坐在他对面史特朗队长。史特朗望着他，平静地说：「已尽我们所能，乔治。」

巴克消沉地微笑道：「并不很好。」

「你已尽你所能了。」史特朗说。

巴克站了起来。失败尝来很苦涩，他望向史特朗说：「我们坦白下，堂。已经结束了。」他走到窗边望出去：「明天如卡地诺出现，也等於那杀手已逃脫了。如果他不出现，我们也是一样失敗。我们并不比以前那样更接近马特洛。」

他转身对着这警察队长，苦涩地说：「他们打敗了我们，堂。不论如何，我们失敗了。」

第廿六章

他们离开旅社时大约是晚上十点钟。「离这儿不很远。」他告诉她，开始步行。他们从公园大道转向１１６街，朝曼狄逊走去。他们在些街角转了几个弯，然后西撒尔触下她的手臂：

「对街就是了。」他说。

她抬头望去。那是间棕色砖平屋，在地窖层有间酒吧及餐室。一盏小小的霓虹灯在门上闪耀着。它的白及青色的字粒写着「半月酒吧及餐室。」

（六十七）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让她先走进大门，然后走上那屋子的楼梯。门大开着，他们向内部走进，一盏小灯在头上亮着，投射下一个淡黄色的光晕。

她回向他，「我们去见谁？」她问。

他弯下她，不隐瞒地回答：「当然是马特洛。」

「我还以为他不能进入这国家。」她奇奇地说。

他微微一笑，「很多人也是这样。」他又再扶着她的手：「来。」

他们走上楼梯，走上第二层。西撒尔在一个门前停下。他敲门。

「进来，门没有锁。」马特洛的声音传来。

西撒尔打开门，他们走进去。她惊奇地发现这是个装饰得很华丽舒适的办公室。她想不到在这种屋子内有这样的装饰。西撒尔拖身后的门关上。

马特洛在桌后抬头望向他们。「唐·西撒尔，还有尼可斯小姐，这真是意外呵。」

西撒尔让她站在门边，自己走向桌子。他站在那儿，沉默地注视马特洛。

露克好奇地打量这房间，这是间寻常的生意办公室。在另一角还有张桌子，桌上还放了架打字机。它的旁边是个文件柜，再过去个挂了布帘的壁龛，可能是通向厕所。唯一不顺眼的是这房间似乎没有窗户。她听到马特洛的声音，不由回头望向他们。

「你要求会面，我的侄儿。」他说。

西撒尔点点头，「我到这里来与你谈下我们之间的些误会。」

「是吗？」艾米利奥微抬起头。

「我们上次见面时，你告诉我说我干得很好，『组织』也很高兴。」西撒尔的声音很低沉。

艾米利奥点点头，「是这样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我死亡？」西撒尔平静地说。

艾米利奥合起他的手放在肚皮上，倚倒向椅子。他抬头望向西撒尔：「你还年青，我的侄儿，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的。」

「什么事情？」西撒尔问。

「『组织』能一直生存下来是依靠着个简单的原则。」艾米利里奥和蔼地说：「这简单的原则使它经历过多少的战事，多少困难的时期，使它能建立起今日的势力。而这原则就是我们的力量。『没有一个危害到组织安全的人能被允许生存』。」

「我并没有违反这法则，」西撒尔即刻说，「反而我应了『组织』的要求去保护它的人员。」

艾米利奥还是很忍耐地，像向个孩子说话般地说：「这我们该感谢。但现在你所知道的反而成了我们颈上的刀。你知道的，警方已怀疑你，而一旦你所知道的情报向他们暴露时——，」他还没结束他的谈话。

「他们永不能从我这儿发现什么。」西撒尔说。

「我相信你。」艾米利奥点点头，「但如果我们都错了，那将带来多大的灾难？别人不能像我那样对你有信心。」

「为何不？」西撒尔强调说：「我没违反我的誓言，而且我不要求他们什么。」

「这就是了。」艾米利奥马上接口：「这就是使他们担心的原因。一个没有什么要求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去保护。你不像堂吉尼克，或者已被你干掉了的『大荷兰人』及艾利。他们有忠心的必要，因为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有所贡献。而你，我的侄儿，不能为我们带来任何利益，也没什么贡献。你只是个业余者，像个小孩子那样，只对刺激及冒险有兴趣而已。」 （六十八）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为了堂吉尼克，所以他们要我死亡？」西撒尔问。

艾米利奥看向他。他的手张开摆个爱莫能助的手势。「为这些理由你必须兑现你对『组织』的誓言。」

露克看到布帘后移动下。「西撒尔，小心！」她惊慌地叫了起来。

西撒尔即刻旋身，他的匕首已闪电般地从他手中飞去，它直刺入躲在帘后壁龛内的人体，那人紧抓着布帘倒下地上。一支手枪飞跌到露克的脚边。

西撒尔即刻蹲下去，把那人脸上的布帘揭起。他回头望向艾米利奥。「是堂吉尼克！」他大声地说：「现在，如照那法则，我已不再感吓到任何人了！」

「还有一个，我的侄儿。」艾米利奥温和地说。

西撒尔瞪着他。「是谁？叔叔？」

艾米利奥手中握着支枪，「我。」他平静地说，他的手指就要按下板机。其实，这真是个耻事，他内疚地自忖。西撒尔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唐，但他缺乏一种东西。

他出神地想着，以致他没有看到露克自地面上拾起手枪，并向他开火。子弹打进他的肩膀，使他向椅后倒去，他的手枪自手中跌落。

就在那一杀那，西撒尔已压住他，手中的匕首架在他头上。「不，不！」艾米利奥叫道：「我向理事会说情，他们会听我的！」

西撒尔残酷地笑起来，「太迟了，叔叔。」他喊道：「他们的法则害了你！你的死亡，使我得到自由。」

露克看着刀子渐渐刺入艾米利奥的身子，不禁吓僵了。「停止，西撒尔！」她喊道：「夠了！」

西撒尔慢慢从桌后站起来，他转向她，双眼中獸性的眼光逐渐隐去。他向她伸手时，又再微笑起来。他拉着她的手，打开房门。

他回头看下房间，然后转向她，「知道吗？」他笑着温柔地说：「他还以为他是我真正的叔叔呢！」

他打开他寓室的门，走进去。他走向他的桌子坐下。他把堆来信扫开，拿出一本支票簿，在上面写着。

露克站在他背后，温柔地按摩他的颈背，她低声说：「回到家里有多好。」

他写上支票，转过身来递给她，粗声地说：「拿去！」

她停住按摩他的颈项，望着他说：「这是作什么？」

他的声音冷淡，他像对着个陌生人似地说：「妳说妳要辆法拉第。现在妳可取拾妳的东西滚出去！」

她不置信的瞪着他。她肚子一阵不舒服，感到噁心欲呕。又再来了，同样的事又再来了！「你以为一一」她哽住会儿，她感到胃内的苦汁在翻滚，「你以为这就是我留下来陪你的原因？」

他站了起来，粗野的经过她走向酒柜。他倒了杯酒喝下，他转向她，「我如何想都不重要，」他说：「我们之间完了。」

她该告诉他，如果他知道她已怀孕，他或者不会这样。这不是他的错，他受到的压力太多了。「西撒尔，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已……我不……」

他伸手向背后的小柜，把它打开拿出那个小黑瓶子。他把它放在柜面上威士忌旁边。「我不管妳怎样？」他打断她，「妳有选择，妳也知道这瓶子是什么。只要几滴及几分钟一一就会遗忘一切。没有一点痛苦。我给妳。」

（六十九）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经过她身边走向大门。她跟随着他。「西撒尔，」她喊道，「你要去那里？去找她？」

他缓缓地微笑，他的声音出奇的温柔。「是的，我对妳已厌倦。我与妳在那粗糙、充满漂白味的床上已睡够了，还有妳那卑贱的性交方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妳说得很对。她十分钟内给我的比妳十天内给我还要多，妳已证实了！」

她的手伸向他的胸口，迟钝地问：「你不再要我了？」

他扫开她的手，冷酷地说：「妳说错了，我不再需要你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她发呆地站在那儿，然后慢慢地转身走回沙发。又再发生了。她看向那瓶放在酒柜边的毒药。他是对的，像她这样的人只能这样解决。

她又站起来，向它走去。这时她感到一阵呕心，她急忙走向浴室，伏在水盆上呕吐。泪水涌上眼眶，她再呕吐到肚子都空了。她不由地慢慢跪下去，头倚在冷凉的瓷壁上。眼泪滚流下她的面頰。现在是更确定了。

第卅七章

他转动下艾丽娜房门的鎖匙，然后走进房去。灯光亮着，他听到浴室传来的冲水声。他微笑地走到浴室门边喊道：「艾丽娜！」

水声顿住，然后她的声音，「西撒尔，那是你吗？」

「是的。」他笑着说：「我回来了。」

「你没事吧？」她问。

「我很好，」他叫道，「快点，我有紧要的事要告诉妳。」

他走离浴室。是时候了。冒险的时刻该已过去，现在该考虑到家庭了。现在他才明白他父亲对他说的话的意思，「别让我的名字死去，我的孩子。珍惜你的种子。」

他听到她从后门喊道：「亲爱的，请你把我的化粧箱拿给我好吗？我不愿让你看到没搽上口红的我。它是在床桌上。」

他独自笑了一下，回想起他一直就看到没搽上口红的她。他想他该学习去适应她的虚荣心。那将是他们未来生活中的一部份。

他走向床桌，拿起化妆箱的手柄。那钮扣本已打开着；那箱子已是打开了的，里面的东西都倒在地上。他微笑地蹲下把它们一一拾起。他把口红及脂粉放进箱子，然后收拾散布在地上的名片及信件。

他散漫地望着它们，女人就是带着这些鬼东西，信用卡及单据。最后的封信吸引住他的视线。上面写着「美国政府公函」，是移民局寄给艾丽娜的信。他不禁打开来看。

「在联邦调查局乔治巴克先生的要求下，我们正式通知妳，妳的永久居民护照的申请已被核准。请到最接近的办公室去出示这封信及妳的护照，以便能进行正确的入口手续。」

西撒尔慢慢地站起来，手中拿着那封信，而忘掉了那掷在地面上的化妆箱。他打开浴室的门时，才意识到这封信的内容。原来她一直为巴克工作，不然巴克是没有帮助她的必要。

她站在镜子前面，匆忙地披上浴衣。她从镜内看到他。当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她匆忙旋过身。「西撒尔，怎么一回事？」她叫了起来，接着她看到他手上的信。她的眼睛睁大起来。

他站在门中，他的眼睛冷酷严厉：「为什么，艾丽娜，为什么？妳以朋友之情来求我帮助，我也帮了妳。为什么？」

她睁大着眼：「我被迫，西撒尔，他们不给我选择的余地。」

（七十）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我不相信，艾明娜。」他差点对她说：「哪怎少能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一起争取。」

她看到他慢慢提起她的手。她一时反而对将要发生的事不再感到害怕。她怀疑不知其他的人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别这样，西撒尔，」她平静地说：「你现在太迟了。他们已知道是你干的。」

他望着她，他的手犹豫着。

「别这样，西撒尔。」她匆忙地争取他犹豫不决的时机。「你病了，让我帮你！」

「你已帮够了我，」他苦涩地说：「我真傻得还想要娶你为妻呢！」

她想从他身边冲出门去，而没有看到他的手已出下。她摔倒在地上。

他站在那儿喘着气低望着她。他盘思下，不敢再用匕首，该使整个事件看来是个意外。

就如他处理芭芭拉一样。他打开浴室的门向浴室望去，他看到落地的玻璃门开向天台。他心中已有了主意；自杀看来更恰当。

他抱起她，走向天台的门。他打开门望出去，沉静的夜晚，雪花已开始飘落。他走出天台处，把她放在栏杆上。他把她软软的身子放着，低望头着她。

她的脸色白而又细致，他似乎听到她叮铃般的笑声。她该是个很可爱的新娘子，他温柔地抚摸她，然后把她翻过栏杆去。

他没有停住看她。他匆忙地转身走过队室，离开她的房间。

他回到自己的起居室，走向沙发。看到露克在队室门边出现时他停住。「你还在这里！」他厉声说。

她没有回答。

他背向她，在沙发上坐下。「你还在等什么？」他几乎是在大喊道：「滚出去！」

他趋前，把头埋在双掌中。他疲乏地抚摸着颈项。露克走到酒柜去，在他的杯倒了些酒。

她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拿去。」她说。

他接过来，一口把威士忌吞了。他把杯放在面前的桌上，抬头看着她：「现在事你的东西滚出去。」他粗声说。

她无言地回身走向队室，他疲惫地把头靠在沙发背上。他很疲倦。明天他要远去一个不必作任何事，只晒太阳的地方。他闭上双眼，很久他没有去晒太阳了。他想站起来。不如上床睡吧。

他把头抬起，但有点不对劲。他的脚似乎睡去了。他想用手撑起来，但也不成功。他的双手乏力。

露克提着她的行李箱从队室走出来，她无言地走过他面前。

他感到额头直冒汗。「露克，帮下我，」他叫道：「我不对劲！」

她转头望向他，低声地说：「我不能帮你了，西撒尔！」

（七十一）

殺手

(STILETTO)

陳欣譯

哈洛·羅賓斯 原著

(HAROLD ROBBINS)

他瞪着她会儿，然后望向面前小桌上空了的玻璃高杯。突然间他明白怎回事了。「好个婊子！妳毒我！」他喊道：「我该在沙漠上杀掉妳。」

「或著你该这样做，」她无动於衷地说：「我已告诉过你，我不要再做个失敗者。」她转身打开门。

巴克和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把她推回房内。巴克低头望向她。他转向露克问道：「他怎么啦？」

西撒尔衰乱地回忆着。他抬头瞪着他们，他的脸松弛着**绷紧**。

「他就要死去，」露克说。

「毒药！」西撒尔突然间喊叫起来。

巴克警觉起来。「快叫医生！」他向他的另一个人员吼道。

「太迟了！」露克笑了起来，「现在他需要的是个牧师！」

「总之，快叫医生！」巴克匆忙地说；「把她带出去！」

史特朗走进来时，探员正把露克带出去。「芭罗尼斯没事了，」他说：「她只需在床上休息几天，她也没跌断骨头！」

西撒尔抬起头：「艾丽娜已死了！」

巴克点点头：「她的头台向后凹进，她只跌了一层，压破个遮篷。」

西撒尔笑了起来。

史特朗望向巴克，他问：「他怎么啦？」

「他就要死去，」巴克说，「他吃了毒药！」

西撒尔望着他们，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他们该知道波几亚人是不会自己吃毒药的。他几乎想告诉他们整个事情的真相，最终他还是决定保留着这个秘密。让这些愚蠢的人员再增多一项他们不了解的秘密吧。他又笑了起来。

巴克趋前靠近他。「马特洛及堂吉尼克在那里？」他问。

西撒尔望向他，微笑地说：「死了，他们全死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卡地诺利？为什么？」巴克即刻说。「你不愿参与他们。你也拥有你要的一切。」

西撒尔的眼睛焦集在巴克的脸上。它在他眼前模糊不清。「我父亲常常这么说，巴克先生，他领养我的原因是要我继承他的名衔。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这些。在生命中只有两样东西是有意义的：诞生与死亡。在这两者之间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虚无的。」

他停下吸了口气，「只有当你接手进这两者时，你才真正活着。这也是你进入女人的原因。因为都是诞生。这也是你站在那儿看着我死亡，享受着死亡的乐趣的原因。在这一刻，你发觉你比以前更活着！」他的头靠向椅背，汗水如溪水从脸上流下。

「这人疯了！」史特朗嘶哑地说，他的脸苍白。「完全疯了！」

西撒尔抬起头望向这警察。他是挣着最后的力气来望向他眼前模糊不清的影子。在遥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婴孩的哭喊声。这人或者是对的，他可能是疯了。在这里怎会有个刚诞生的婴孩的哭喊声？突然间他明白了，这是他的孩子在哭喊。这也是露克一直想告诉他的，她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他尽全身之力想说话。他痛苦地扭曲着咀唇。「这世界……是不是……也有点疯？」他问，然后黑暗落下，把他们推离他。

（七十二・完）

皇冠叢書第八〇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六十一

殺手
STILETTO

原　著：Harold Robbins
譯　者：陳　欣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話：721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話：721342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芳及鉉
趙爾心・雲　菁・馮　馮
林　儒・余國芳・林靜華
施寄青・軒紆倫・戴國光
鄭光立・湯新華・林少岩
編輯顧問：陳　麗　華
策　劃：施寄青
主　編：陳　旻　萃
美術設計：吳　璧　人・林　莉　娜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話：7017948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
著作權及版權登記註冊・盜印必究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原著　陳　欣 譯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剋星，同時是黑手黨的最後一張王牌……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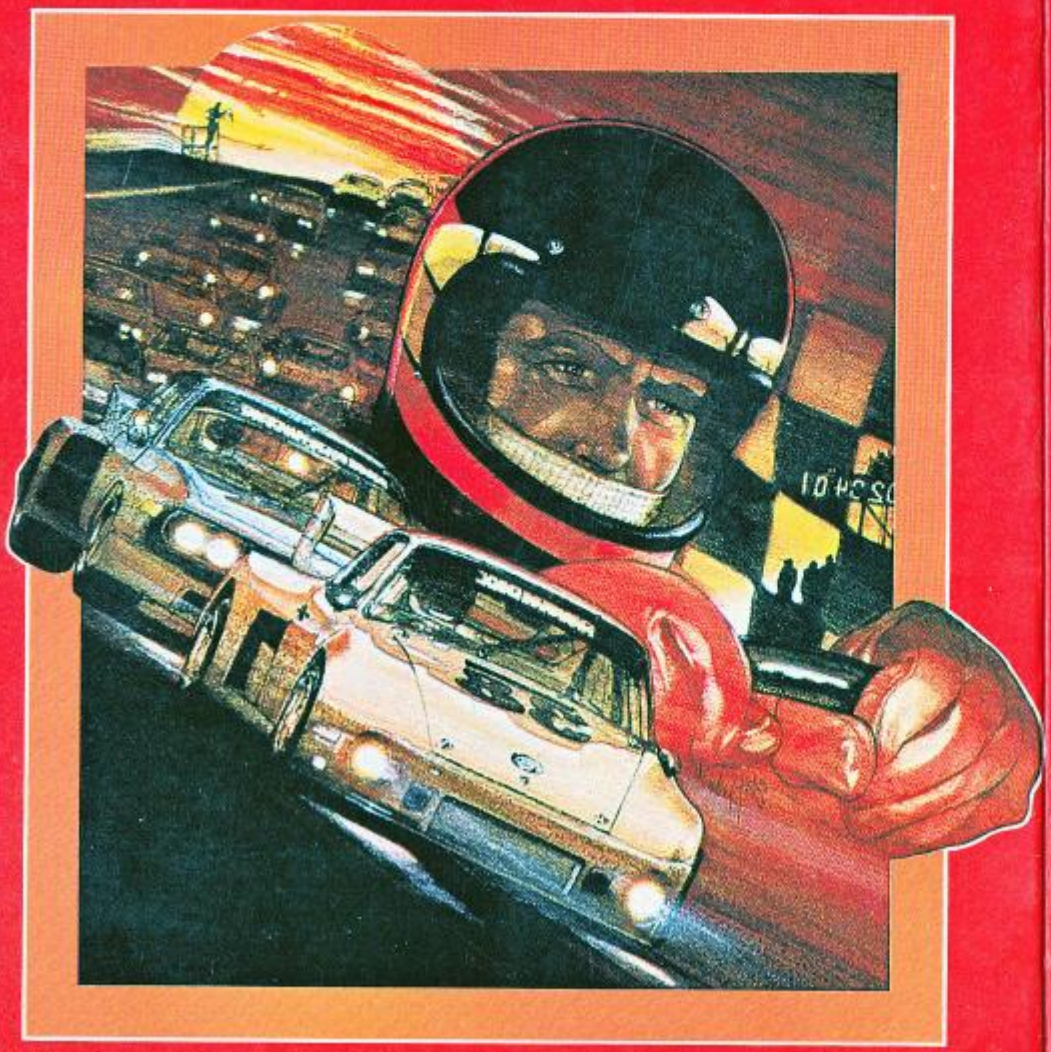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原著　陳　旻　萃 譯
這頭性情溫馴、忠厚可愛的兩百磅重超大型聖伯納狗・只因爲野地上的一次追逐居然……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3 孽障　COLLEEN MCCULLOUGH 原著　施　寄　青 譯
『刺鳥』一書原著者五年來的新著・一個堅強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們……新台幣七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4 讀心人　C. TERRY CLINE. JR. 原著　王　瑪　麗 譯
沒有任何人能够欺騙他，當他透視出任何人心靈深處的秘密，當他掌握住世界的命運……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殺手

HAROLD ROBBINS原著・陳欣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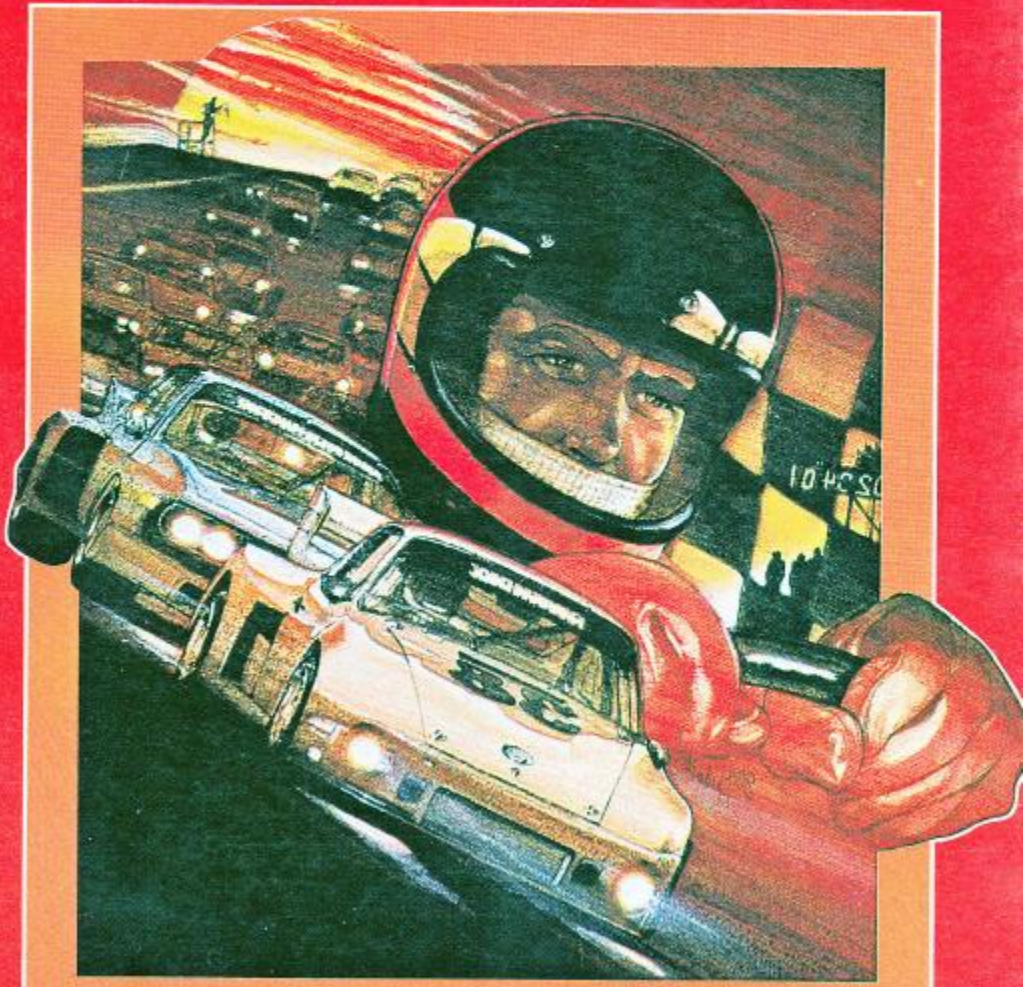


NT$90.00

哈洛羅賓斯
的暢銷名著

- 情歸何處
- 往日雲煙
- 別愛陌生人
- 那接棒的人
- 再見珍妮
- 大海盜
- 夢幻商人
- 殺手

HK$13.00

殺手

HAROLD ROBBINS原著・陳欣譯